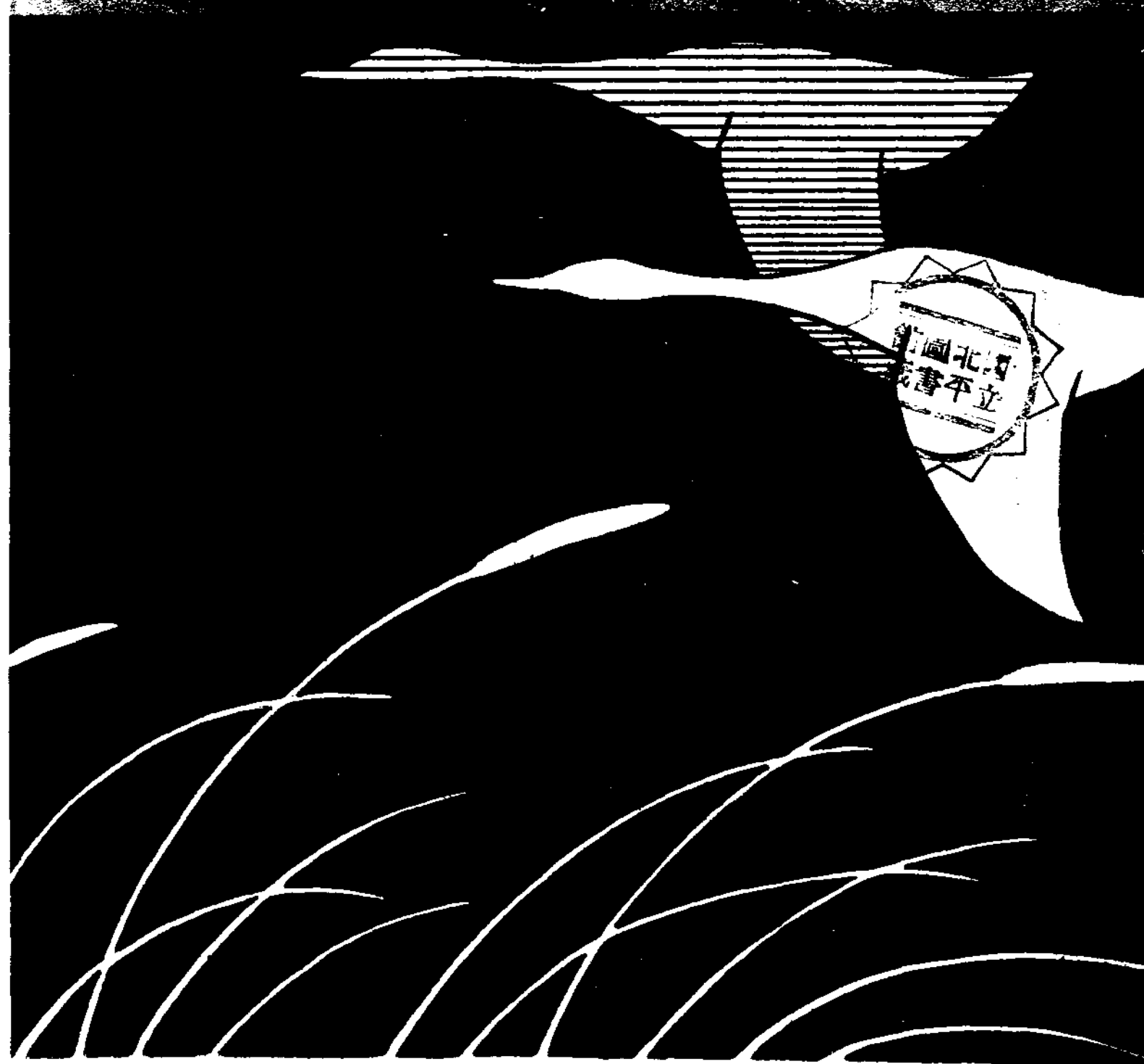


14 FEB 1935

風花



期十第 卷二第
(期三二第即)

發售減價頭二三等

遊覽來回票

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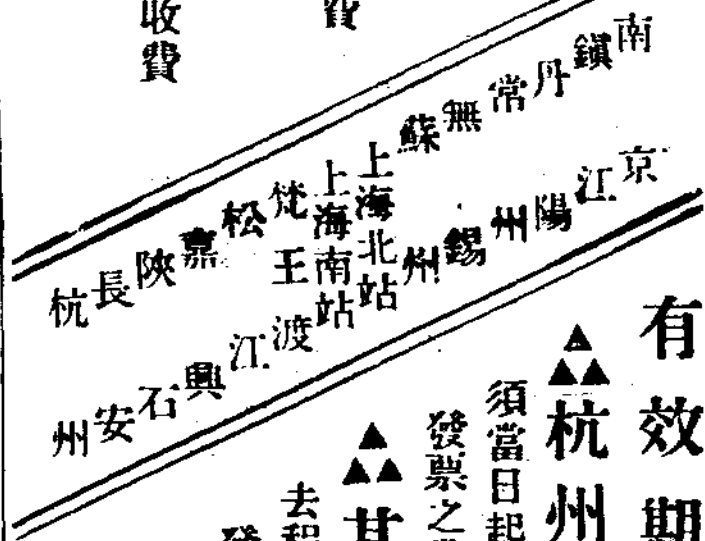
票價：

▲▲頭二等

按雙程七五折收費

▲▲三等

按雙程八五折收費



有效期間：

▲▲杭州南京間

須當日起程二日內到達終點回程十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得在上海北站分程

▲▲其他各站間

去程當日適用回程七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

京滬
滬杭甬
鐵路管理局廣告

執藝子

劉父題



本刊報紙印普及本售價二角。
優待定戶，用道林紙精印。

期十第 卷二第

藝風月刊

第二卷 第十期

二十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目錄

- 同醉櫻桃林下春……………曾仲鳴攝
西湖白隄興工擴大……………潘惠霖攝
挖泥上隄……………潘惠霖攝
夕照裏……………潘惠霖攝
斷橋遠眺……………潘惠霖攝
秋宴……………顧汝成作
夾袍……………柴扉 (三一—元)
行行出富貴……………陳升洪作 (一元)
獵人家內的一宿……………楊丙辰譯 (一九—元)
錢塘渡頭……………潘惠霖 (二七)
採菱……………侶萍 (二六—元)
徬徨……………許綺禪作 (一元)
陶淵明與農民……………堵述初 (一〇—元)



我願一打.....	荇青胡說(一)
「給小朋友的信」自序.....	季誠性(一)
警察與小孩.....	春 蒼(一)
奴隸哲學.....	吳大琨(一—七)
他說她很柔弱.....	陳升洪作(一)
讀楊花詩.....	王毅君(一—二)
塞外之夜.....	許綺禪(一)
寶劍.....	誠 性(一)
我的家庭.....	荆有麟(一—四)
采桑子.....	葉 塵(一)
流亡日記圖.....	王悅之作
流民圖(民間畫展出品).....	黃少強作
展覽會第一室.....	任甫贈
展覽會外觀.....	任甫贈
人體.....	顧汝成作
中華旅日作家十人展.....	立人贈
花與蝶.....	李東平作





幽禽.....蘇臥農作

牛眼洲.....曾奕作

兔.....楊蔭芳作

弄姿.....黃浪萍作

果熟.....方人定作

肖像.....李仲生作

黃衣少女.....梁錫鴻作

顏.....趙獸作

峨眉山景.....趙循伯贈

峨眉九老洞附近.....趙循伯贈

峨眉屐痕.....趙循伯 (畫一完)

伏虎寺.....趙循伯贈 (畫一)

大眾語怎樣提高?.....孫伏園 (杏一六)

秋深.....水浮萍攝 (六)

月下.....趙鈺權 (六)

大眾語和大眾畫.....安敦禮 (杏一六)

雜詩.....堯公 (六)

讀書雜記.....攻之 (杏一六)





亭子間分租

升 洪

(吉)

青蛙聲聲

黃 嘯 空

(吉)

塑像

夏晨中贈

(吉)

爆芽豆

徐思遠

(吉)

一婦人

金仲芸

(夫)

女兒香

天 瘋

(夫)

姑嶺之夏

李建新

(吉)

跋涉 (錢塘江邊牛車)

潘惠霖攝

奔馳

潘惠霖攝

倪貽德個人展覽會出品

倪貽德作

秋柳

倪貽德作

湖音

倪貽德作

秋老湖山

倪貽德作

百合花

倪貽德作

生命是如此的長

曉茅譯

(六九—七三)

菩薩蠻

葉 塵

(吉)

文藝消息

(吉)



中華民國國有鐵路
道清綫
旅客列車暫行簡明時刻表

上		行		站 名	下		行	
混 合		區 間			合 混		間 區	
六 次		八 次			五 次		七 次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7.00			三 里 灣	17.10			
7.06	7.36			道 口	16.36	17.00		
7.52	8.02			王 莊	16.40	16.20		
8.22	8.32			柳 衛	15.40	15.50		
8.47	8.52			屯 源 李	15.20	15.25		
9.11	9.26			汲 縣	14.46	15.01		
9.41	9.46			白 露	14.26	14.31		
10.02	10.12			新 鄉 縣	14.00	14.10		
10.18	10.28			游 家 坡	13.44	13.54		
10.35	11.10			新 鄉 新 站	13.02	13.37		
11.17	11.27			游 家 坡	12.45	12.55		
11.40	11.45			大 召 營	12.27	12.32		
12.02	12.12			獲 嘉 縣	11.57	12.10		
12.26	12.31			獅 子 營	11.38	11.43		
12.46	12.56			修 武 縣	11.13	11.23		
13.10	13.15			待 王	10.54	10.59		
13.25	13.35			李 河	10.36	10.46		
13.45	14.10		6.54	焦 作	10.01	10.26	17.40	
14.18	14.28	6.53	6.65	李 封	9.41	9.51	17.27	17.30
14.36	14.45	7.04	7.07	常 口	9.23	9.33	17.16	17.19
14.53	15.00	7.15	7.18	柏 山	9.10	9.20	17.05	17.08
15.10	15.30	7.28	7.35	清 化	8.35	9.00	16.35	16.55
15.50		7.55		陳 莊		8.15		16.15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五日起實行

所有前訂旅客列車時刻表一概作廢

車務處奉命訂

平漢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實行

79 64 62 52 42 44 22 2				北南		1 21 43 41 51 61 63 71									
合漢通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				上列		快特車快		通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普合漢							
行開日每				漢二由漢一		由一北二		行開日每							
				漢四由漢一		由一北二									
				漢六由漢一		由一北二									
				漢期由漢一		由一北二									
				漢期由漢一		由一北二									
17.45	7.40	9.40											7.30	18.12	12.25
18.22	8.00	9.57											7.13	17.53	11.48
19.02	8.50	10.28											6.48	17.33	11.08
19.13	8.30	10.32				23.00	23.50	到	漢口大智門	到	18.10	18.35			
19.43	8.35	10.37				23.10	24.00	到	漢口江岸	到	18.00	18.25			
20.44	9.25	11.21				23.20	0.10	到	橫店	到	17.55	18.20			
20.59	9.30	11.23				0.05	0.55	到	孝感	到	17.16	17.39			
23.19	11.07	12.48				0.07	0.56	到	廣水	到	17.15	17.37			
23.49	11.22	13.00				1.35	2.25	到	信陽州	到	15.57	16.17			
1.38	12.35	14.03				1.50	2.40	到	花園店	到	15.47	16.02			
2.01		14.11				2.58	3.45	到	廣水	到	14.48	15.00			
4.03		14.49				3.06	3.55	到	新州	到	14.45	14.55			
6.06		16.04				4.31	5.18	到	駐馬店	到	13.29	13.39			
8.05		17.08				4.56	5.43	到	明港	到	13.14	13.24			
8.30		17.13				6.09	6.56	到	鄆州	到	12.19	12.29			
10.33		18.34				6.19	7.06	到	許州	到	12.14	12.26			
11.35		18.49				7.44	8.23	到	鄭州	到	10.56	11.05			
17.37		20.18				8.14	8.53	到	新鄉	到	10.41	10.50			
14.02		20.33				9.56	10.31	到	彰德	到	9.15	9.23			
16.54		22.36				10.01	10.34	到	邱縣	到	9.13	9.20			
17.44		23.16				11.58	12.33	到	高邑	到	7.25	7.33			
21.06		1.33				12.38	13.13	到	石家莊	到	6.45	6.56			
21.56		1.53				14.54	15.22	到	保定	到	4.40	4.52			
0.21		3.52				15.14	15.37	到	保定	到	4.25	4.37			
1.11		4.07				16.55	17.18	到	保定	到	2.54	3.06			
5.32		7.06				17.16	17.33	到	保定	到	2.44	2.51			
7.12			7.45			20.15	20.20	到	保定	到	0.15	0.15			
12.20			10.48			21.05	21.05	到	保定	到	23.25	23.25			
13.20			11.03			23.43	23.35	到	保定	到	20.50	20.37			
16.58			14.40			23.58	23.55	到	保定	到	20.30	20.17			
19.58			15.20			2.53	2.37	到	保定	到	17.29	16.55			
23.34			17.28			3.28	3.17	到	保定	到	16.54	16.15			
0.14			17.58			5.21	5.09	到	保定	到	14.52	14.13			
3.40			19.20			5.31	5.18	到	保定	到	14.42	13.58			
3.40			19.35			6.53	6.37	到	保定	到	13.18	12.29			
6.45			21.49			7.08	6.52	到	保定	到	13.03	12.09			
7.10			21.58			9.00	8.39	到	保定	到	11.10	10.05			
9.32			23.40			9.10	8.44	到	保定	到	11.05	9.50			
12.00				13.50		10.39	10.08	到	保定	到	9.33	8.22			
16.36				16.12		11.19	10.48	到	保定	到	8.53	7.47		19.47	
17.11				16.22		13.25	12.55	到	保定	到	6.37	5.32		17.24	
20.00				18.07		13.35	13.05	到	保定	到	6.22	5.27		17.09	
21.00				18.22	7.00	15.04	14.34	到	保定	到	4.45	3.50		15.10	
0.03				20.13	8.59	15.19	14.49	到	保定	到	4.25	3.35	19.48	14.40	
0.38				20.23	9.19	16.54	16.20	到	保定	到	2.46	1.53	17.52	12.47	
4.22				22.23	11.36	17.04	16.30	到	保定	到	2.36	1.43	17.37	12.27	
5.22				22.37	11.51	18.43	18.08	到	保定	到	0.47	23.53	15.25	10.13	
6.35				23.25	12.40	18.53	18.18	到	保定	到	0.32	23.43	15.10	9.58	
						19.35	19.00	到	保定	到	23.50	23.00	14.20	9.10	

表內各次車時刻係依照 鐵道部本年三月聯運時刻表
會議決議案規定與各路客車時刻在各聯軌站均相銜接

北甯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重訂

站名	開行	到	下行						
			第一等	第二等	第三等	特快	平快	平	
遼寧總站	開	到	六.四						
山海關	開	到	七.五						
秦皇島	開	到	七.三						
北戴河	開	到	七.〇						
昌黎	開	到	六.八						
塘沽	開	到	五.二						
唐山	開	到	四.〇						
古冶	開	到	三.七						
蘆台	開	到	三.三						
天津總站	開	到	二.八						
豐台	開	到	二.五						
郎坊	開	到	二.二						
天津總站	開	到	一.九						
天津總站	開	到	一.六						
北平前門	開	到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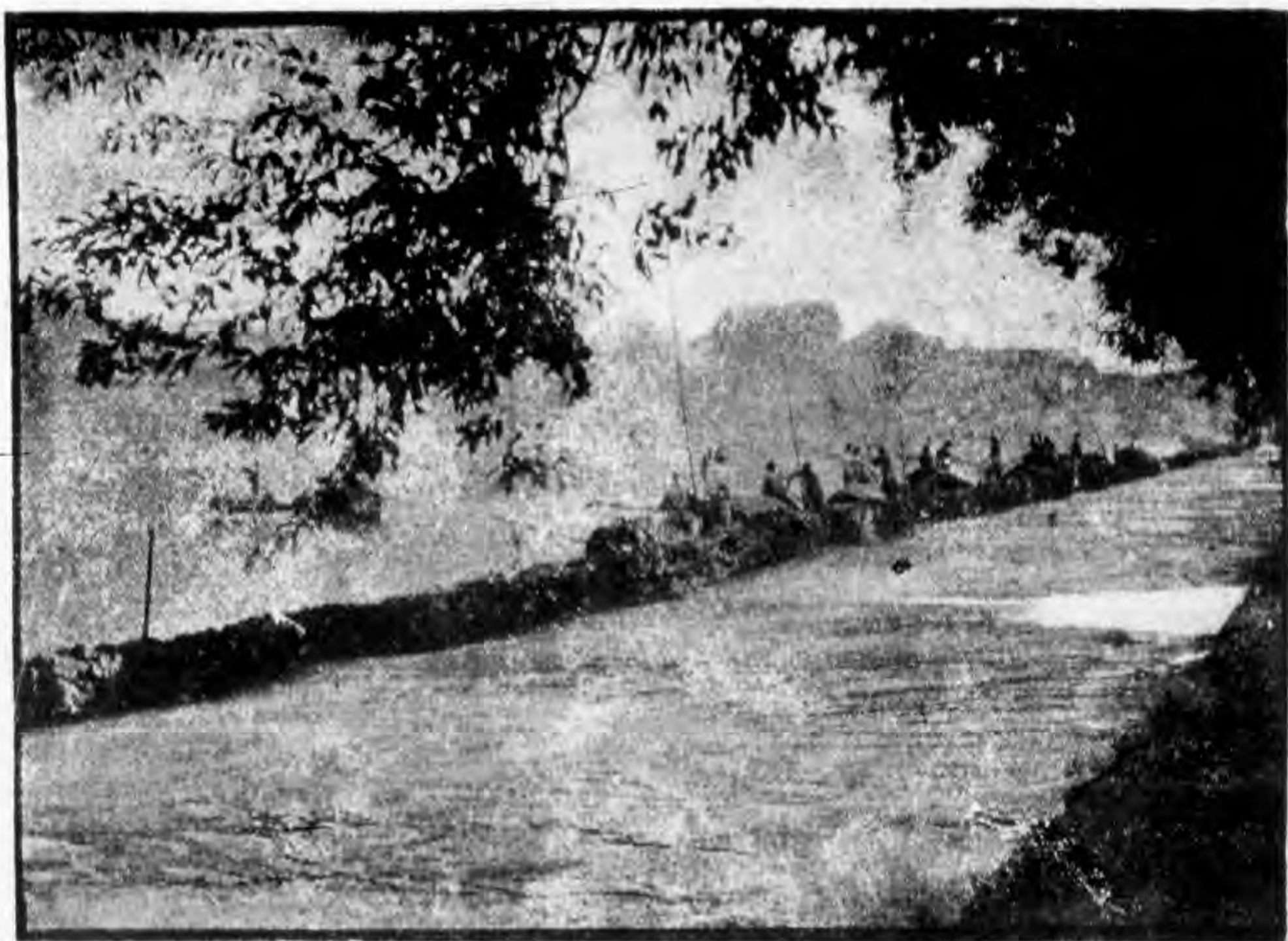
站名	開行	到	上行						
			第一等	第二等	第三等	特快	平快	平	
北平前門	開	到	二.〇						
豐台	開	到	二.三						
郎坊	開	到	二.六						
天津總站	開	到	二.九						
秦皇島	開	到	三.二						
北戴河	開	到	三.五						
昌黎	開	到	三.八						
塘沽	開	到	四.一						
唐山	開	到	四.四						
古冶	開	到	四.七						
蘆台	開	到	五.〇						
天津總站	開	到	五.三						
山海關	開	到	五.六						
遼寧總站	開	到	五.九						



同醉櫻桃林下春

曾仲鳴圖

西湖白隄興王擴大



潘惠霖攝

潘惠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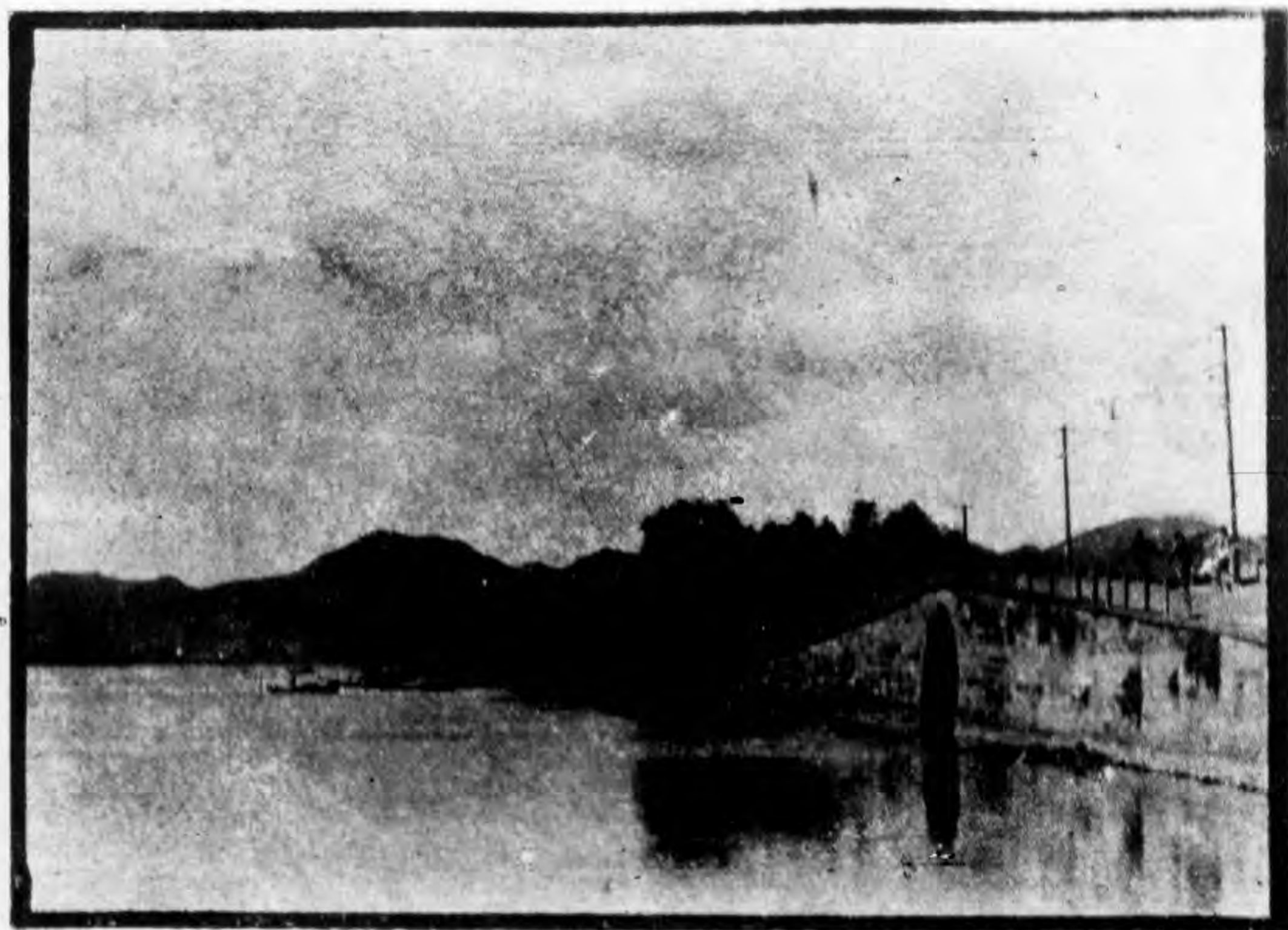
挖泥上隄





潘惠霖攝

夕照裏



潘惠霖攝

斷橋遠眺



秋
宴

顏
汝
成
作

夾袍 獨幕劇

柴扉

——一名「死路」——

人： 陳錦芳

阿儂——陳子

陸媽——陳傭

地： 杭州下城貧民區

時： 三月初旬午後三時許——現

代

景： 一個失業者的家。是普通臥室兼會客室的佈置。室內陳設簡陋，光線暗淡，毫無振作氣象。室右後開門通廚房，稍下靠右壁置衣箱一盞；室左後稍前有床，（床正面與舞台正面是平行的），床下有網籃，左側有小米缸，前，靠左壁有方桌及椅若干；桌上壁部挂一照相鏡框。室左下一門通隣居，並由此可通街衢。開幕時錦芳雙手捧頭靠

陸媽，你最後一次看見它是在什麼地方的？

陸媽：那我明明記得，是在老爺床

下那隻破網籃裏的。

錦芳：（連忙站起，向床下使勁拖出網籃，亂尋一翻。）可是籃裏連鬼影也不見一個呀！（隨即把籃推入床下，又呆坐在床上。）

陸媽：（且打且說）那地方我是早已尋過了。

錦芳：那末，你因為記得曾經擺進衣箱，才一味向衣箱尋找的吧！

陸媽：不，不；我倒恐怕老爺在不知不覺中把它擺進衣箱了呢。

錦芳：（突然苦笑，向床前壁上的鏡框諦視）啊，這真是所謂「衣破無人補」，世界上的人，真是沒有比死了老婆的男人，更其苦痛的了……

陸媽：（雖然對主人的神情感到很大的興趣，但她却假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

陸媽：哎喲，老爺，這件夾袍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呢！

錦芳：（把頭稍仰）唔，我問你，

子。(喂，老爺，上面這衣箱已經仔仔細細找過了，(作亂態)，真是連半個癆什子也沒有找到呀！老爺，照你的意思，下面這箱要不要找一找呢？)

錦芳：那裏面是被花胎，哪裏會有

，除非你昏頭昏腦把它塞了進去！

陸媽：(冷淡地)「昏頭昏腦」，那可太難聽，(她把在上的一箱不耐地摔下，於是打開在下的那箱，拿出一條

作灰褐色的被花胎，隨即任意地把它擲於地面)。這真有趣，這麼隻大衣箱裏，除了這像糯米年糕硬的舊花胎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錦芳：(有怒意，急遽地走向花胎

。什麼你把它丟在地上，這真豈有此理！)

陸媽：(有點知道自己錯)好，好，我把它重新放進去吧，請老爺……

錦芳：(嚴正地)現在實行「新生活運動」，你們這些傢伙，簡直毫不知

什麼叫做「衛生」。(陸媽把花胎放妥，又把在地面的箱子拿起疊好，於是泰然問——)

陸媽：請問老爺，什麼叫做「新生活的骨董」？

錦芳：(微微苦笑)那簡直胡說八道——「新生的骨董」——你須記得，是「新——生——活……運——動……」

陸媽：噢，那麼它是什麼意思呢？錦芳：至於說到它的意義時，那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的：閒話少說，現在，爲了要去謀差使，非先找着那件夾袍不可。

陸媽：(搶嘴)那真是要了我的命……喂，老爺，我倒要問，着了身上這件大衫去謀差使就不行麼？

錦芳：那什麼成，那什麼成……有意轉換語氣)唔，我倒記得起來了，我最後一次看見這件夾袍，是搭在我靠

壁的那床檯上的……陸媽：那麼讓我把床拖開來尋一尋吧。

錦芳：這簡直是小題大做，你只教爬進床底下去尋一尋就是。

陸媽：(故作媚態)你老爺倒說得好聽，我又不是烏……(但她立刻匍匐地面迅速地爬了進去。)

錦芳：(作鬼臉，低聲獨語。)這真糟糕，這真——

陸媽：(仍在床下)喂，老爺，在這裏：在這裏了：(接着尖銳地笑)

錦芳：(冷冷地)真的在那裏麼？陸媽：(迅速爬出站起。)在是在那裏，可惜不在那裏。

錦芳：(嚴肅)別開玩笑了；謀差使覓見官顯是不能開玩笑的。你快把這床拖開，看床靠壁的那頭有沒有。

陸媽：剛才我不是說把床拖開來麼；現在是真的要拖開來了。(於是把床

拖開，但在那裏，除了蛛網和灰塵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錦芳：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忽又指剛剛翻尋過的那箱之下）那箱裏裏你找過了沒有呢？

陸媽：向衣箱尋找時，我首先是尋那箱櫃的，完全是爲了便利起見。

錦芳：這真奇怪；那末床邊邊米缸那一角呢——那就是老放要洗的衣服的地方？

陸媽：（走向米缸去）可是這只教眼睛看看就得啦。

錦芳：這真奇怪：我們這裏人手既簡單，進出也很謹慎，那麼這件夾袍會到哪裏去呢！（坐於椅上）

陸媽：老爺說起這樣的話來時，倒使我有點難爲情：（若有所怨）唉，真真難過，一天忙到晚：唉，我真真：照我的意思，還是請老爺把我打發走，另外再僱一個吧……

錦芳：（很直爽，從椅面站起）你別這樣說，你別勢利，以爲我欠了你三十塊錢工洋，現在爲了這件小事，唔，小事？——對，單爲了這件小事，埋怨了你幾句，你就以「走」來壓勢我，

（極堅決）要知道，那是不對的。說句老實話，三五十塊工洋要我一時付清你，確很爲難；可是，如說我老爺一旦做了官，你們這種人呀，好不得又要老爺長，老爺短了……

陸媽：好了，好了，我們只知道做生活，吃飯，賺錢；什麼叫做「勢利」，我們實在沒有工夫去管它，唔，不錯……去懂得……（舞台沈靜片刻）如說你老爺不能相信我老陸媽，我可以把我的箱子，包袱……唔，更其痛快一點，還是請老爺親自去我房裏一查……

錦芳：（態度和緩）那倒無需的，那倒無需的，你陸媽做了六七年，手脚這點，我絕對放心；假如你有心的話，

趁我外出，阿愷上學的時候，你不是可以把我的東西偷逃個精光……

陸媽：哈……（陸媽最初故意強制自己，不笑但後來終於笑了出來。）

錦芳：哎，我倒要問，你可曾記得把它拿出洗過沒有？

陸媽：從來衣服總是老爺吩咐我洗，我才去洗，老爺可曾記得吩咐過我沒有？

錦芳：那倒說不清：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生氣——假使你拿出去洗，會不會在溝滌時無意中丟到河裏去。或者無意中被人拿走。

陸媽：總而言之，我不會把那件半新舊的灰色布夾袍拿出去洗過。（外面突地響着門聲，接着活潑地走進個十一二歲的少年學生，他就是陳錦芳的兒子阿愷。）

阿愷：（天真地看室的四周）什麼這房間裏會弄得這樣亂七八糟的：唔，

管管，真是討厭，今天先生又向我討過學費了，如說：

（錦芳不等他說完就陡然暴怒地給他吃了個耳摑；阿愷哭，同時莫明其妙。）

陸媽：老爺切不要生氣，如說爲了夾袍而打他，那太，那太……呀，老爺千切不要生氣……，衣服，我陸媽總再細心爲老爺尋找就是了。

錦芳：（若有所悟，慢吞吞地。）「爲了夾袍而打他」，唔……不……唔……不錯（猛省似的），陸媽，現在四點多了，你可以下廚房去收拾收拾；我，我不會再打他的……（陸媽遲疑下）：這……這真糟糕……（他忽然癡狂似地打自己的嘴巴）……這真糟糕……（要求饒恕似地，他慢慢向阿愷走去，於是悲涼而又慈祥地把雙手對向搭在阿愷的肩上，又把自己的頭高仰，似乎在做着禱告。）唔，我的阿愷，我的好愷愷，爸爸錯打你

了；可是你做兒子的，也該……也該……知道爸爸……爸爸……（淚下）的，爸爸的苦處……

阿愷：（語調漫沉）我知道爸爸窮困，但是……

錦芳：對，你那裏能知道我打你的原因；總之，你下次不要在陸媽面前談起學費不學費……

阿愷：可是先生這樣說，如說在三月十五以前不繳清，到三月十六他就叫我不再上學去……先生叫我跟爸爸這樣說，我不得不這樣說啊！

錦芳：（突然又若無其事地）好好，閒話少說，有矯正經事要做（他立刻把手伸入衣襟，拿出個舊皮篋來，迅速地把它板開，取出許多當票，隨即挨次注視每張的票面，於是從中檢出一張，最後又向篋內取出一塊錢，跟當票一併交給阿愷：舉止是侷促，匆忙，檢時又時時偷看台後門的動靜。）好吧，這是

件夾袍，原當價是八毛，加上六個月利息，一塊錢或者夠用的了……這真糟糕……對，你快上驢康當去贖出來吧。

阿愷：好好，時候早着哩；請問爸爸，房裏這樣混亂的，倒底是找着什麼呢？剛才陸媽說尋找夾袍，而爸爸則教我去取夾袍，這我真不大懂。

錦芳：你們孩子們對每一件事，總喜歡掘根到底地追問；啊，假如我不跟你講明白，也許你會老是纏繞不清的，反而把事情弄巧成拙，如說跟你講明白時，那也……那也……不過，你須記得，我將告知你的事，你千萬不可在陸媽面前說起，同時夾袍不夾袍，嗣後你也不許提起……

阿愷：好，好，爸爸，我一定聽你。

錦芳：（拿椅坐下）事情是這樣的：我今天在德勝橋好風來茶店裏撞見了吳先生……

吳先生……

阿愷：（搶嘴）不錯我知道，這就是常上我們這裏來的，順興米行的吳老伯……

阿愷：那末，爸爸，我給你去取出來就是。

快去你做應做的事：噯，還有一件事必須吩咐你，夾袍取了回來，你應把它攤開，丟上我的帳頂，你知道嗎？（阿愷頓首；但有點不解，又不敢再追問，遂急下）

錦芳：對，吳老伯是很了解也很同情我的，所以今天他劈面見我，就告訴我關於我們一位朋友，最近有放任温州縣長的消息，阿愷，你知道我這樣貧困，連你的八九塊錢學費也無力籌措……

錦芳：可是我太糊塗；不，我真健忘；我在事前簡直不經細想就去問陸媽這件夾袍在哪裏；一等到我意會到它是在高牆頭（註）裏時；啊，我又不好意思再和陸媽明說……

錦芳：（極頹傷，獨語）這真糟糕……這真糟糕……總而言之，我太昏憤糊塗……（忽又猛悟語調談諧而幽抑。）好在還有補救辦法：說「夾袍什麼會在帳頂上」就是……哈……哈……

阿愷：對啊，爸爸應該向你那位朋友去謀個差使才好。

阿愷：這是什麼意思呢？

（陸媽突然拿着淘籬上，於是主僕各以驚疑的目光默然對視良久。）

錦芳：如說有機可乘，自然得去碰碰運氣。那朋友過去和我感情雖好，彼此又是老同窗，可是到底也有八九年不會謀面，所以這次去訪他，不得不預備一件衣服：（指自着之衣）如說着了這件破舊的大衫去會朋友，無論如何，總有點覺得不好意思，但是我偏又缺少可供應酬之用的衣服，就想到這件夾袍（指阿愷手中的當票）；趁這二月天氣，這夾袍，正是再合時令也沒有……

錦芳：如說跟她明說，這衣服已去當了，實在……不錯，這和你在她面前說先生向你討學費是一樣的不體面；真是太不體面……咳……照理，這些事不應和你們講啊！（自覺羞慚）

錦芳：（看到陸媽手中的淘籬，就機敏地把剛才的一種緊張性情消懈下去。）陸媽，你預備淘米煮飯了麼？

陸媽：是，老爺；夾袍只得慢慢地找了。（於是她走近米缸，俯身拿起簍，隨即以手向米缸裏伸。）啊呀，老爺，夜飯米不夠了！

錦芳：爲甚麼大驚小怪的，那末你體統……（阿愷作怔忡狀，呆若木雞。）

趕快去把阿愷叫回來吧？

陸媽：叫回來再教他買米麼？（向門外躊躇地走去，一面彷彿仍在等待主人的允諾。）

錦芳：唉：（以手緊捏自己的頭髮，蒙受極大感動似的。）：去叫他，去叫他回來買米？（神略定，即撫摸自己的胸部，即衣內藏皮篋之處，他開始去阻攔彳亍中的陸媽。）就是你去叫他來不及的了：現在有多少就拿多少去煮了，反正你一個人吃總是夠的：（機警地，彷彿一個記憶在他腦中掠過。）唔，我倒記得起來了，今天晚上朋友會約我去吃飯呢，阿愷是可以同去的。

陸媽：好，好！（取米畢，即持籬回裏門走，一面又莫明其妙地低聲獨語着。）真不知道什麼回事，我們的老爺……

錦芳：（卑微地看着陸媽走了進去，這才泰然長嘆一聲。）唉：我們這輩

人呀，真不知道到那一個年代，才會變得稍微優裕一些——你想，現在我爲了要顧全夾袍，就顧全不了飯米；顧全了飯米呢，她媽的，一準又顧全不了夾袍；有時甚至在衣，食，住三者之中，顧全不了其中的一樣，：這真糟糕，：這

真糟糕：唔（忽轉念，並微笑。）等到夾袍到手，我老陳且看這次的機運怎樣吧。

——幕徐下——

杭州典當的圍牆甚高，故諺稱典當爲高牆頭。



行行出萬貴，唯有技術定一則。

陳升洪作

獵人家內的一宿

德國赫貝爾 (F. Hebbel) 作
楊 丙 辰 譯

「我們還不能快到了麼？」

歐陶不耐煩地向他的朋友阿多爾夫呼著說，並且激烈地用手向他的左額上撫摸，因為一條樹枝在他的額上劃了一下，

「太陽落下去多時了，這天色暗得已經足夠了份兒，況且我的腿也實在歇我不動了。」「我想，我們是把道路迷失了」——阿多爾夫怯然地回答著說——

「我們不得不準備著在林中度這一夜了！」「這我早就想到了的」——歐陶厭煩地說——「但是你却處處都不迷的呀，就是在你所從不會到過的地方，也不會迷悞的呀。我也是餓餓了，如同一支耳聞羊鳴的餓狼一般的餓餓。」我的衣袋裏還有個小麵包哩！」——阿多

爾夫回答著一面伸手去開始搜尋——

「我把它扔給那支餓得不成個樣子的牧人底犬了，當牠在方纔的村子裏，從我們的眼前走過時。」

一種長的，只是在學生們之間，若是它們疲憊到了極點時，纔能出現的靜默，這時在他們二人之間開始了。他們倆個的心裏都在感觸著憤煩，並且又都在羞愧著這宗畏怯，時而默然，時而蹙口吹哨着并肩向前行去。「哪，又開始下起雨來了！」歐陶最後又開始說。「這，有皮膚的，自然會覺得」——阿多爾夫答應著——「但是若是我的眼光不悞，我瞧見那邊燈光發明哩！」——這

定是水上的幻光的，還怕是傍的甚麼嗎

！——歐陶低沈了聲音說——「這裏必定不缺少水澤哩！」雖然如此，但他的脚步却加倍地疾速起來。「誰在那裏？」阿多爾夫呼了一聲，並且陡然地立定了脚步。沒有回答底聲音。「我彷彿覺得，身後有脚步底響聲似的！」既而他說。「人們有時會容易聽錯了的！」歐陶回答。

這時他們奔到一所孤立的房屋跟前來了。他們走至窗下，向內探望。一間廣闊空寂的屋子，呈現於他們的眼簾之前；惡劣的土牆，已經把牠們那原來用石灰粉刷的表面喪失了一半去了，幾把麥楷窩墊的椅子，一東一西地亂安置着

，并且在那已經坍塌一半的壁爐之上掛着兩支手鎗和一把捕鹿用的獵刀。在屋內底後面，有一位老婦憑着一張桌子坐的，她的牙齒已盡脫落，并且還是一支眼睛，在她的脚下臥着一支巨大，不時地拿牠那粗爪去抓搔。

「我想」——阿多爾夫完成了他的觀察之後，開始說——「我們事可到林中去宿歇，也比着在這個匪窟裏好哩。

這裏頭聽着實有些兒蹊蹊！」同時一樣的話頭已經到了歐陶底舌尖上。但是像在這樣極端不愉快的時刻裏，人們總是喜向反對底一方面趨的，所以他的思想，就立時轉入了反面去，於是他冷嘲着回答說，他並不覺得，一位老邁的婦人有甚麼可怕，并且實在不知道，他們爲甚麼不可以進去。「你只用隨便」——阿多爾夫鋒利地答覆——「來誤會我的話吧。這位老太太決不是爲我們的緣故坐在那裏的，她在等待客人們，至於被

等待的客人屬於那一種類，却就難說了。你只用瞧，她怎樣地拿手去摩挲她那自前次圍毆以來尙殘留未瞎的一支眼睛吧，爲的是要把來潛襲她的眼睡給驚走，你瞧，她怎樣地歪斜她那張沒牙齒的嘴巴吧！這并且還是座小酒店哩，因爲那邊牆角裏擱着些酒瓶和酒杯呢。但是雖然如此，我却是有點開你心思相同哩。」

歐陶尙未回答出甚麼話來，忽有一聲說得極冷利的：「晚安！」自他們二人身後發出，他們趁着那由窗內透出的微弱的燈光，瞧見了一個男子底形狀出現；他的形體短矮緊湊，兩支眼睛狡猾詭詐，自這支向那支流轉着，頭上的獵帽，他深深地搵到了額部以下。「不用說，你們決定是迷失了道路的」——那個走來的生人繼續着說——「那麼你們要尋個過夜的宿歇地方了。你們感謝上天罷，這麼湊巧逢見我自我的巡遊返回

，我的老邁的母親不會容留你們的。若是你們不嫌棄，你們就隨我來吧；你們一定要覺得，比着在這外邊好一點哩在我那間房頂下的樓間裏，這我可以給你們兩個收拾了出來哩。啤酒和麵包聽從二位支配，并且爲安歇，可以拿麥楷向地上舖成一個臥舖的！」

犬吠起來了，老婦立起身體，脚步遲遲重重地向窗前拖曳而來。「是我！獵夫高聲說。「是你麼，我兒？」老婦鼻音顛顛地回答，并且慢慢地把從裏面鎖起的門敞開。「只用請了進來吧！」獵人用促迫的懇懇向那兩位朋友們說。他們遵從他的邀請，心裏却懷着一半的嫌惡，歐陶在前頭先邁了進去。他們一起過了門限，獵人就用了——一種特別的急遽把門在他們身後給鎖了起來，這時老婦把眼鏡弄正，不和藹的樣子向他們觀察着。「還沒有來麼？」獵人一面讓他們到屋子裏去，一面這樣問着他的母

親，但是聲音却這麼低，竟使他的母親，因為耳朵有點重聽的緣故，不會聽明白了他的話，只有歐陶可會聽明白了的。他俯在她的耳朵上低聲說道着，同老婦向一個牆角內走去，並且不僅一次，一種猶笑飛過他的面孔。老婦向那二位晚客瞞了極奇怪的一眼，走了出去，既而她拿着啤酒，麵包，和牛奶餅，復返了回來。獵人把兩把椅子推至桌前；老婦枉然地逼迫着自己現出點和藹來，用了啞默的動作，邀他們二人進食。他們二人本來是已經是餓極了的，所以就毫無顧忌地開始吞嚥起來了；這其間獵人自壁爐上把手槍取下，並且並不顧及他的客人們底驚異，按著手續把子彈實入手槍裏，甚至還在火門上傾了些火藥進去，然後他就把牠們揣在了身邊。他默然地抓着燈，把兩位朋友自一個樓梯上引到了房頂下的一間老舊房間裏，在這裏他們瞧見已經預備妥當的麥楷臥舖。

他現在簡簡單單地說了一聲：「敬祝夜安！」就又要拿着燈走開了；但是他們兩個却發表他們須要有個亮兒的希望。要個亮兒麼？」——他驚訝地發問——「這却使我抱慊，二位在我這裏安歇，是如同在墳墓裏安歇一樣了，就是須要在黑暗之中安歇哩。我的母親在家中罕有一支蠟燭的「那麼這盞燈，我們自己還得要用哩，爲——爲——爲的甚麼呀？」歐陶搶着問，因為獵人底言語吞吐塞塞。「爲的是要誦讀晚間禱告底經文，自然的」——他回答說——「只是有學問的人們纔會背誦牠們的。但是誰知道啊，或許幸福是順適的，只要能尋著一點兒的蠟燭餘根，我就把這燈給你們再送了上來。」

獵人去了，於是把他們兩個撇在了黑暗之中。「這你可說點甚麼哩？」歐陶對阿多爾夫說。「我們或者絕對不能安眠，或者竟要從此長眠了！」這一位冷然地回答。「那裏不是有一座窗在戶房頂上麼？」歐陶問。「似乎是這樣的」——阿多爾夫回答——「我要檢查檢查，能不能把牠敞開。」他在黑暗之中摸索到了那座窗前，嘗試着下手去敞牠。這時獵人拿着燈又走了進來。他臉上帶著極不滿意的神色，向阿多爾夫厲聲喝叱說：「這窗上的鐵栓鐵鎖只是虛設着作樣子的，從外面已經把牠釘成了死的了，並且我想，上邊安置的有鐵欄杆呢；新鮮空氣這屋子裏總不會缺少吧，因爲那上邊有三片玻璃已經破碎了！」他扯身向門口內退回，但是他又把身體扭轉了過來，并說：「要是樓下邊有這事那事出現，那你們儘管睡你們的覺，不要去理會，決定沒有人來打攪你們二位的！」「這麼晚，還能有甚麼事情？」阿多爾夫激烈地問。「哎哪——」獵人冷嘲着回答說——「林中的小酒店一到夜間，顧客是最多的！」「那麼

人們在這裏總還妥當吧？」阿多爾夫忿然地呼了一聲出來。「我總還有鎗械在身邊哩！」歐陶假裝著鎮靜底態度從傍插嘴說。「這纔使我喜歡哩！」獵人回答，他大聲笑著隨手把門在身後擲了回去，竟使屋柱振搖，門窗響動。「哈拉斯！」——他在外面高呼——「警戒着點吧」，那支狗鳴鳴的鳴着，既而又欠伸着緊貼門口臥伏地上。「把門給上上栓罷！」歐陶對阿多爾夫說。這因為門上果然設有一個推栓的，所以就容易施行了。「感謝上帝，這燈裏頭含有充足的油量」——阿多爾夫說，並且拿着一盞燈在屋子裏面四下裏亂照著瞧看——「現在我們要瞧瞧，在這亂七八糟置放了一屋子的殘廢器具裏能不能找出一桿棍棒，或其它可以能給我們作防禦的事物來。」

現在他們開始檢閱那滿屋堆積着的，各式各樣的事物起來了。一份殘舊的

月份牌落到了歐陶底手裏，這月份牌他隨手檢起，爲的是要立時把牠再扔了出去的。阿多爾夫伸手把牠抓起，並且把牠翻閱了翻閱。過了幾分鐘之後，他的面色死屍一般地慘白著，把月份牌鬆落到地上去了，並且他說道：「現在我知道，我們是在個甚樣的地方了。這是一個殺人的窩子，那個——（他說出一個全德意志都耳熟的殺人兇犯底名子來，這個人在半年之前，在一個有大學校，而在那裏研究學問的城池裏，因重重殺人的案件被斬決了的），他的名子在這張月份牌上寫着，我們大概是他兒子底客人們了吧。」——自己與自己在勾想中活活地描劃死亡和死亡所附帶的一切恐怖和神秘，已經是一半的死亡了。青年底生存慾望，本來是剛剛脫除韁轡，得以洶湧恣肆地奔馳於周身脈絡之中，似要永久不會熄滅地一般的，而恰在這樣熱度的生存慾望裏，並不經

過一種預防的過渡，陡然地立在爲暗殺所掘開的墓穴底邊涯上，自然是可駭的事情之中最可駭的了。人們底靈魂要畏縮了起來，猶如一個蠕動的蟲子底蹣跚一樣在一支已經舉起勢將把牠踏死的脚底影子之下；人們一切的烈火似的慾望，只剩下了惟一的一個，就是和那個蟲子一樣，再一次惡狠地和暈眩地抖擻著威風，奮起了周身的勇力和能耐，用刺擊或打擊在來傷害它們的性命的人底身上作最末後的表示。他們倆個大聲地欣躍了起來，當在他們瞧見了一把在木板之後藏着的，生了鏽的鐵斧，他們非常地高興着把牠自板後抽了出來，並且輪流著把斧子舉起，繞著他們的腦袋劃了一個圈子。

「你瞧」——阿多爾夫說——「這斧子上染有血斑哩！」——「不是染的，是濺了上去的血珠」——歐陶寒顫着回答說——「和一把屠戶底板斧一般！阿多

爾夫，我們却不曾想到了一個這樣的夜晚的，當在我今天早晨出來，要尋一日的快活的時候。太陽底光照得這樣地明媚，這樣地和藹，一陣清涼的風迎面吹來，吹得我們的髮亂飛亂舞，並且我們彼此談論我們三年以後所要作的事情——「誰敲門哩？」阿多爾夫跳了起來說，並且作着勢將打擊的勢子，把斧高高地舉起，向門口走去。「這是那支狗在那裏抓搔哩！」歐陶說。「你說對了——」阿多爾夫回答——「這動物又大聲打起鼾息來了。來！我們要躺在我們的臥鋪上，並且可以把燈置放在那個木頭墩子上頭的！」他們一聲不作地作了這件事體，歐陶拿那月份牌來胡亂翻掀，並且讀了一段那裏面所載着的耶教聖徒底古事，阿多爾夫不轉眼地向那燈底明亮亮的光內瞧着。這實在是令人神魂都要驚慌不安的——他過了良久的一霎靜默之後說——「在一個或許不只一

次暗暗地結果一個安然眠睡的人底地方上坐着，這其間在下邊八成已經磨起了馬上就要來洞穿我們的胸肺的刀子哩。不是開門的響聲了麼？」「顯然的了——」歐陶回答着說，緊張地傾聽着——「我也聽見了一種響動，似乎是自悄悄潛行的脚步上發了出來的；這是黨夥來了——「這我纔歡迎哩——」阿多爾夫說，並且急忙地跳起——「我甚麼都不願等待着，尤其不願等待着死亡！」「我們是兩個人的——」歐陶回答——「況且他們還得先從梯子走了上來的呀。我想，一切的都還能行。對於火銃自然是——」梯子響哩，他們來了，起，迎着他們去！」

們哪；若是他們不願承受你的保護時，那你就可勿須強來保護的！」狗於是低垂牠的兩支耳朵，馴然地爬到一邊去，阿多爾夫抄起燈來，走至梯邊。「還沒有睡着麼？」獵人問。「你還要作甚麼呢？」阿多爾夫回答。「是呀，還作甚麼呢？」——獵人回答，顯然地忸忸着——「總還有點事兒作哩！」「你這個人使我可疑！」阿多爾夫高呼說，兩支眼睛裏向外冒着火焰。「那麼你是那裏來的個警察長了麼？」——獵人回答——「那些警察長老爺們瞧不上我這個鼻子，他們說，我的鼻子是歪斜的；那麼這你們也覺得是這樣的麼？」「野漢！」阿多爾夫高聲叱喝，並且儘量地向前邊走來，他把燈也放在了地上。「不要罵呀！」——獵人激烈地回答——「我相信，你也是那一類的木頭的，那些人拿來作彫刻諸議顧問老爺們用的木頭。但是——」他又恢復了他原來的聲

「請繼續着說——」你把燈再向遠處推一推罷，我有個咳嗽的病，要是我把這個亮兒給咳嗽滅了，那纔不好哩，那好像又是我故意要把牠給你吹滅了哩。看這情形，你似是不願瞧見我到這高頭來的麼？哪，那就請你費心，給我吧這個斗，由那在煙筒傍邊放着的木箱裏，裝滿了燕麥，好去餵我那匹病馬。唉，你手裏竟還有那把斧子哩？要是你拿着牠當作了兵刃帶在衣袋裏，那你這衣袋可要寬綽哩！」歐陶替代阿多爾夫作了獵人所要求的事體。獵人遂即退去，這朋友二人又向室內走回，犬也從新地又占了牠原來的位。

「一個離奇之夜」——歐陶對阿多爾夫說——「這個匪徒終究是獨自在這宅內的，黨徒們不會來了，因為他的暗襲的計劃已失敗，所以自不得不作為罷休了」——「或許的」——阿多爾夫回答，並且向他的鐘表上望過去——「但是天還

早著呢。」這時忽有一顆槍彈底聲透

了過來。屋頂低亮窗面登時起了一陣奇異的響動。「誰在那裏？」阿多爾夫高呼了一聲，並且拿起燈來向那裏照了一照。他不覺失聲地大笑起來，因為他瞧見了一隻貓頭，大概是為槍聲所驚，又為燈光所吸引，纔爬了起來的，牠板着一副俗而不可耐地聰慧的臉子，為那向牠送得這麼近前來的燈底亮所眩耀，在一開頭時，向他作出一種可笑的動作購了購他，然後跳躍著跑開了。過了一霎，他們二人聽見下邊有一種沈重的倒地聲，彷彿是自一個突被利刃所刺，因而仆倒地上的血肉軀體上所發了出來的一樣。他們只聽見響響的脚步聲，時而兼雜着老婦饒饒的鼻音。「怎麼樣了？」老婦問。「死了！」獵人悶然地回答，而且吐了一句咒罵的話出來。「耶穌基督啊！」老婦粗聲粗腔地促迫着叫了一聲。遂即就又安靜了。這兩位朋友對於這

件事故簡直地摸不著頭腦，不知怎樣理解纔好哩。

他們二人向他們的臥鋪上坐下。各人的心到都在追逐著各人的思想。最後因為一切的都靜默無聲，於是他們就漸漸地沈入一種不安甯的昏睡裏頭去了。在這一種半夢半醒的昏沈狀態中，歐陶最後覺得，似是瞧見燈光要熄滅的個樣子。他急忙地跳了起來，但是他却相信，這是他的眼光底迷誤了，因為他瞧見為那靈燈所散佈的朦朧微光仍在繼續着發光哩。這時他說不出地欣悅著，瞧見那朝曦紅紅黃黃地照上窗來，於是他就把他的仍在現著滿臉怒容，昏然睡去的朋友呼醒，他手裏還在死死地抓着那把斧子，歪倒到麥稈上頭去了。「有甚麼事呀？」阿多爾夫大聲說，並且立即跳了起來。「瞧啊，瞧啊！」歐陶說，並且把他引到了窗前。「感謝上帝！」——阿多爾夫說——「我作了一場兇惡的

夢。我覺得，我是到了意達利國了，并且是在一帶森林內穿行着。忽然由叢樹底稠密處跳出一夥強徒來，兇野地大聲喊着殺呀搶呀地向我猛撲。我在這死生底危機裏大呼說：難道說，鳥鴉還能啄烏鴉底眼睛麼？我是你們一流的人物，你們聽這證據吧！我說着這話，就把我那柄短小而可屈撓的匕首拔出，這匕首你知道，是我在弗郎克弗城內的市集上，自一個販賣古畫的猶太人手裏買了來的。那夥強盜們不信我的話，而且還朝着我譏笑。這時忽又有一第二行人，騎着壯大的俊馬，從那邊奔了過來，由那夥強徒底隊裏走出一個人來，到我的面前立定說道：你是我們所是的一流人們麼？好，我們收你入我們的夥，那麼你就去向那裏那一位底身上作你的考驗去罷！恰在這一瞬間，你就把我給喚醒了，現在我想起來，這是我死去的舅父康康這麼愛述說的那一段愚痴的故

事了，這段故事，我却是從不會相信過他的，因為每一間到這件事兒底紛亂結果時，他總是錯愕難以置答的。」

「我們把這一宿和這一宿底夢都要忘了的」——歐陶說——「我們要去沈湎於湧溢的鮮豔生命之感覺裏，無限量地，猶如陷溺於酒色底麻醉裏一般！這我們第一次地可以拿着我們的生命當作一件，雖然不是獲得了來的，却也是因了我們的警戒預防，僅得以保存的珍貴寶物了，不是只可拿着牠當作一種白得的饒頭的！」阿多爾夫熱烈地，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現在宅內老婦虔誠地念誦她的早晨禱歌的聲音發了過來了。他們清清楚楚地聽見了一段葛雷（Gray）所作的宗教歌底歌聲：

醒呀，我的心，并且唱個歌兒罷

與那萬物的創造者，

與那百財千貨底賦與者，

與那亘古如一的守護人類者！

他們二人不知不覺地也和着這個歌兒唱了起來，并且順著樓梯一級一級地步下。在樓梯底脚前，獵人和蕩地間候着早安，向他們迎面走來。他們覺得他的臉面却大大地不似昨晚和昨夜那麼討厭的。在他們的心裏，他們已經有幾分願向他謝罪的意思了，但是他們又正新地發覺圍繞着他的口底四周所起那一種奸詐的裂痕，和那一種令人們可疑的微笑，於是這人登時就令他們覺得他從不會有這麼可憎可惡的了。他請他們原諒，他夜間不得不這麼晚還來打擾了他們一次。「自然是」——他補充着說——「我不能知道你們二位會睜着眼睛睡覺，野兔似的，并且我雖然脚步放得這麼輕，也能會令你們二位聽到了耳內哩。」這即他把他們二人引至住室裏來，在這屋裏老婦正在準備咖啡，咖啡底香味向他們迎面撲來，他們嗅入鼻內，精神為之一振。他們瞧着情勢不妙，亦各自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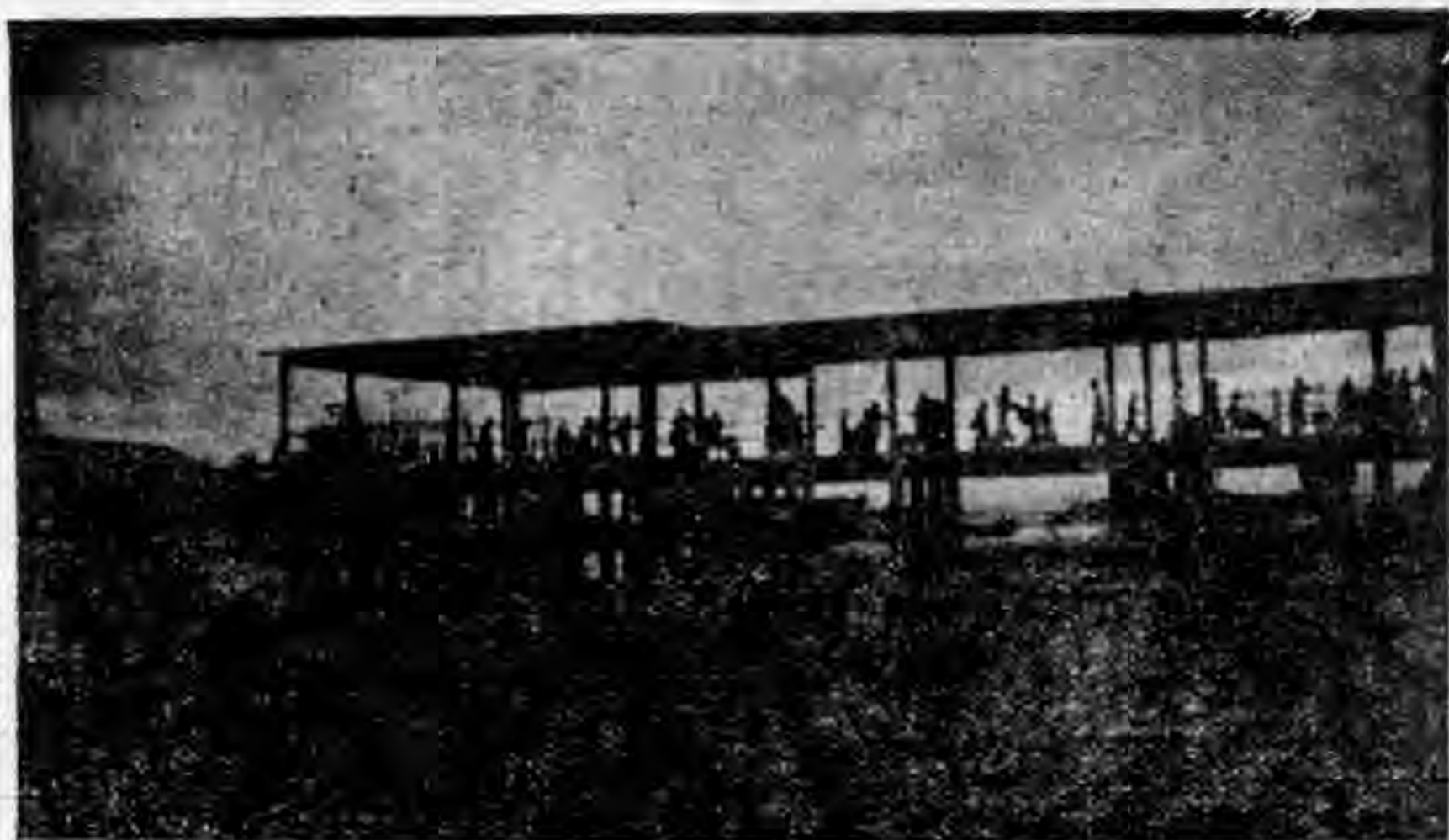
無言地把咖啡喝了下去。然後他們就向那正在給他的犬梳洗着的獵人動問，他們應行交出的報酬多少。簡略地，而且并不舉首仰視，他回答說，他已經得了報酬了。「你的東西短少了點甚麼麼？」阿多爾夫譏諷着他的朋友問，因為他實在按耐不住他的疑惑了。及之歐陶否認了這句話之後，他就對獵人說：「我東西也還不會短少了哩，因此請你，賬目說了出來吧！」「我的先生們！」——獵人高聲說，并且走至棹前，抓起酒杯來，飲了一杯啤酒——「我不要同你們再向下打啞謎了。你們在我這裏受了一夜的酷刑，酷刑却不是人們白白受的呀？」「這却是一種無比的直率！」阿多爾夫回答，并且拿眼睛望着歐陶。

「不是麼」——獵人繼續着說——「我的猜想不會錯了吧？我在你們二位底眼裏，就如同小孩子們眼裏的兇漢一般？」「一點都不錯，我的朋友」——阿多爾夫壓下他的憤怒，敲着他的肩膀說——「你纔是你父親底真正兒子哩！」——這話却使我明白不了——獵人回答，并且滿臉地烙紅——「但這却是我自相期許了的，你們不能不帶着一場羞慚出離我這惡劣的屋舍的。你們瞧見了那裏那位老婦了麼，她昨天晚上給你們送了麵包和啤酒，今天早晨又給你們送了咖啡的？她是我的母親！她沒有了牙齒了就是連你們二位底牙齒，也得要缺上三十二個的，若是你們到了七十歲底時候。她有一隻眼睛，只因爲是一個惡漢用手把她的左眼給打瞎了的，當她在她的孤寂的屋舍裏被侵襲，而不肯把她的丈夫以酸汗掙來的一點積蓄甘心地交了出來時。這你們可再仔細地聽着吧。我昨天晚上已經站在了你們兩個的身後，當在你們兩個從窗裏向我的貧寒的住室內觀望着的時候，并且我剛要迎合着你們二位底意思，這自是理所當然的，把你

們當作了我的賓客請入屋內時，你們却開始了你們對於我母親底卑劣批評，這愈使我心裏煩惱了，我越想從優地款待你們。照着我的激烈的素性，我本來要請你們原諒，我現在把這話說了出來，當場地拿我那桿粗硬的擗木棍子打了過來，但是我却令我的已舉起的膀臂又向下低沈，因爲我想起一個更徹底的報復方法來了，我打了主意，爲罰你們的無理的猜疑，要令你們在你們的幻想力裏頭，狠狠地略一領略那一切的恐怖的，這恐怖是你們一定會在我這裏達到的，若是我果然是你們意中把我所認定了的那一流的人物。因此我纔走了過來，邀請你們二位，但是我一瞧見你們二人進了我的四堵牆底範圍之內時，我就用種種閃爍可疑的行動，來惹起你們最利害的猜疑，這件事，我更能繼續作到了半夜了，因爲即使不如此，我也得去守候我那匹病馬，不能想到床上去安歇的

，這馬可惜在一點鐘左右，已經死去了。」「那麼是關於馬死的事件了，你對於你的母親所問的『怎麼樣了』的答覆？」「這你們也聽見了麼？」——那一位回答說——「哪，這一種的巧合，倒與我來得更合適了，比着我所能預料得到的——實在的，這上頭我却不會着想得到的——一切的惡作劇底興趣都沒了，當在我一瞧見俊美忠義的動物，數星期前，剛剛以重價競買了來的，歪倒地上，僵直地四足伸了出來，我把那一斗燕麥傾在已死去的馬底屍身上，就把斗來朝着牆上摔去，竟把牠摔得個粉碎！」——「你不是——」阿多爾夫問——「那個人底兒子麼，」那個叫作——？」「他把他上邊已經提及的那個有惡劣聲名的兇徒底名子舉了出來，這人他曾也親眼瞧見被斬了頭去的。」「神聖的上帝呀，這可不是的」——獵人駭異地回答着說——「你怎麼會到這樣的一個疑問上頭來了

錢塘渡頭



潘惠霖攝

呢？」——「一份老月份牌」——歐陶插言說——「是我們在那高頭尋到的，令我們起了這場誤會，這誤會在夜間充塞了我們一腦袋底恐怖，要不是這一場的誤會，恐怕你的計劃却還不能這麼容易成功哩，」這間屋子裏盛得這麼凌亂些七八糟的東西啊，」——獵人回答說——「我自己還不知道呢，我還沒有工夫能顧及到這一層的，因為我是頭不些日子，纔被僱到這一區底地帶裏來的，并且不得不暫且在這一座殺人窟裏歇這了。這座匪窟馬上就要拆去，好在這裏再修蓋一所整齊的房屋。」——「你是一個好人的」——阿多爾夫高聲說，并且把他的錢囊置放棹上——「你把這拿去作為買一匹新馬的捐助吧！陶歐在學生式底不問來日過得不得的無憂慮裏，也要作同樣事情了，但是獵人又把錢推了回去，并且說：「我一分錢都不收受的，這已經足夠了，若是我們能彼此寬恕！」

採菱

侶萍

斷片的回憶

「菱角……」

前塵似夢，往事如烟，這一聲的叫賣聲傳來，幾年前的舊事于是又湧現到我的腦際。再閉上眼來仔細的想，還能一幕一幕的不忘。

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在故鄉。

是一個秋天的下午，下雨才晴後的兩天。稀薄的白雲，在碧藍的天空往還飛舞。黃金色的太陽光灑滿了大地，微風緩緩的叻吹。你若走到田野間，便可以聞得着稻草香，野花香，牛尿香，和一些新雨才晴的泥土的氣息。遍田的金黃的稻穗，隨風起伏，像波浪一層一層的捲來。幾乎忘却這是秋天，還是過着

融融的春日哩。

這時我和鄰家的兩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到北莊門前的大塘裏去採菱芡，他們兩個人坐一只船，我自己坐一只。塘裏往年就有菱，芡，而這一年更多。一個三頃大的水塘，除了岸邊生長一點蘆荻紅菱，整個的塘都被菱芡佔有。塘水只有五六尺深，澄清澈底。裏面游泳的小魚兒都可以指數。紫紅的菱角，一個一個藏在葉底；綠色的芡壳盡浮出水面，陣陣的清芬香氣，直撲人鼻孔。菱角味極甜，我且採且食，不覺肚子裏已飽。意興闌珊，斜躺倒船上，頭枕着木漿，（這是個能容四五人的船，所以可以躺下。）任船自己隨風飄盪。縱目四望

，欣賞這大自然界的美景。

堤上幾棵烏桕樹，已經被秋風吹紅了牠的葉子，彷彿滿樹開着紅花的天桃，在春光浩蕩中，亭亭玉立，頗有些超脫塵俗瀟灑的風韻。塘角的一叢蘆荻，已開出了幾穗白花，向下低垂，和旁邊的兩科紅菱花緊緊的挨着，每當微風吹動時，蘆荻就顫動點頭，和紅菱花接觸一下，從遠處看去，好似一個皓首的老翁，擁抱着妙齡紅顏的少婦，作接吻之狀。西斜的落日，正射着水塘，從菱芡的葉的空隙處，蕩漾着萬點的金光。好一幅風物幽美的自然圖畫，簡直是在圖畫中了；這是多麼富於詩意喲！

陣陣的晚風吹送來小溪裏流水的潺潺的繁音；蟬聲漸漸的停止，田間的草虫又接着開始牠這一夜的演奏了。在這大自然之音樂之節奏的懷抱裏，我是很感得愉快而有些興奮了。於是我又想起了袁秋卿的詩來——

「晴雲高映採菱天，

幾處鳴蟬咽晚烟，

隔岸人歌疎柳下，

酒酣舟子枕篙眠。」

我低聲的誦吟了兩遍，不覺酸膩的

睡去。

直到一陣靜寂的歌聲，從蒼堤經過時，才把我從沈迷中驚醒。

夕陽已經躲在西山的背後了。我提着存滿菱，芡的小筐，在暮色蒼茫中向歸途走去。路旁草際的唧唧秋蟲，和着淅淅的聲音送我們歸去。所謂世外桃源的風味，恐怕就是這樣的吧！

呵！說起來世外桃源，這更值得我的眷戀和回憶了：桃源就是北莊的名子——一個別墅。房屋不滿三十間，牆外滿栽了竹樹，離莊二里路外周圍盡是些蔥蘢青翠的松林，小溪環繞了三面，每當夜闌人靜時，常常可以聽得到簌簌的松風和潺潺的流水的抑揚的音調。這里

沒有都市的塵囂，沒有拚扎的叫喊。猶

記得父親在日農村的卽景詩裏：「桑麻

影裏義皇世，雞犬聲中懷萬年。」在這

短短的兩句中，就可以知道這裏的風俗

是如何的古樸，人心是如何的淳厚了。

以後皖邊的匪暴動，接連鬧了幾年

。家裏的房屋被匪燒去，北莊——桃源的屋宇也同時被焚，而今所遺留的只是些斷井頽垣蓬蒿瓦礫而已！我和這可愛的家園作別，轉眼又是四年多了，羈旅西東，憶起昔日田家的風味，這使我不覺眷戀的，同時更添加了無窮的悵惘和傷感！何況這匪亂之後農村凋敝，到處充滿着飢寒的呼聲，舊時雞犬無驚的情況，現在是再也喚不回來的了。風景全非，若是家園重返，恐怕只有如嚴坦叔氏所說的——

「萬屋煙銷餘塔身，

還家何處訪情親？

舊時巷陌今難認，

却問移來新住人。」——兵火後

還家——

的一種很可憐的表示了！

徬徨

許綺譚

深林的夜鳥在啜泣，
周遭的惡魔在竊笑，
破碎的酒杯中——
乾沒了葡萄的酒漿；
生命的旅程中——
橫亘着荆棘的途道。
我徬徨地尋覓那撕碎的光榮，
熱情的火焰在我的靈府狂燒；
我願將這顆創傷的心兒呀！
深深地葬向那洶湧的波濤！

陶淵明與農民

堵述初

陶淵明是我國最偉大的一位農民詩人。我這裏所說的偉大，不是說他已經爲農民寫了多少美妙詩歌或者因爲他的詩歌農民減去了多少苦痛，加增了多少利益；而是說在他那高尚純潔的人格中，認識了農民，願與他們爲人格上的結合。所以他生活的歸宿，是在農民；他的作品，更充滿了農民的情調。

他有一首題爲勸農的詩，曾經明確地表示了他自己對於農民的意見。其要點，就是古來許多賢者如沮溺、葛天之流，尙且勤於農事，何況一般普通的人呢？所以一般的人，都應當躬耕畝，自食其力，但如果自己真有別種偉大的貢獻如孔子等，自當別論。他這種見解，在

現在看來，不能算是了不得的高明，但是在一般貴族與風雅自命的名士們鄙棄農民的當時，獨來勸勉人要作農民，已不能不說是難得。至於他說那班對社會國家既無特別貢獻，而又「曳耜拱手」的人，應當自知慚愧，不應受人們的敬重，這簡直是一種深刻地譏刺與嚴重的責備了。

這首詩共分六節。現在將後三節抄錄如下：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葛天攜儂，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葛天畝，矧伊衆庶，曳耜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實安自逸，歲莫奚冀，儲石不備，飢寒交

至，顧爾備列，能不懷媿。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苟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傲茲，敬歎厥美。」

如果淵明純粹是個農夫，或只是個詩人，而對農民表示了上述的意見，我以為沒有甚麼價值；至多也不過自己捧場罷了。然而我們所知道的淵明，却是一個貴族子弟。他的曾祖侃，是替代很有名的人物，祖和父也做過官，他在命子詩中，曾有詳細的敘述。他雖然生長貴族之家，却願與農民爲伍。至於他自己躬親田舍的事實，在他的詩文中，是有很多的證的。如：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疎微動，日入負耒還。……」

又如：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

由此，可見淵明這種意見的發表，是出於他生活上的經驗，人格上的自信。其價值即在此。

但是，我現在所要進一步研究的，尙不止此，便是貴族出身的陶淵明，爲什麼一定要與農民爲伍，過平民的生活呢？

他是因爲家境窮困，無法取得優越的地位，所以要做農民嗎？不錯，他雖是貴族出身，却生來就窮得不得了。他曾說：「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有時至於不得一飽，而向人乞食。恐怕不會比現在農村破產下的農民富有了。然而不然，因爲第一，他作了農民，並未解決他的窮的問題。他說：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

未曾替，寒餒常精糲。豈期過滿

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蠶絲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

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

方。……」

第二，在重門閹尊士族的晉代，淵明以累世之蔭，何愁不能取得優越的地位呢？況且當時他家族中還有相當地位的人在。他後來能做彭澤縣令，便是得他叔父的力量。

那末，他是因爲思想消極，而回到農村嗎？可是，我們考察他的思想，絕非消極。因爲第一，他之回到農村，實在是積極地有所不爲，而守他的固窮之節。他說：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

非所攀，深得固窮節。」

又說：

「是時而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

介然分，終死歸田里。」

第二，在他的詩集中，積極精神的表現很多很多。如榮木詩中說：

「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

，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

驥，千里雖遙，執敢不至。」

在雜詩中也說：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

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又說：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而且他不僅在少壯時代，是「狂志逸四海，騫翮思遠蒼。」就是到了五十多歲時，仍說：「結髮念善事，僊俛六九年。」所以說淵明純粹是因爲消極避世而回到農村的，實在太委曲了他。

上面的理由，既然都不能說明淵明接近農民的原因。那末他到農村去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以爲這種原因，非從淵明本人和

一般農民的性格上比較研究不可。

就一般農民的性格上去考察，大概不外樸厚，率真，勤勞三種。我不是說每個農民都具有這三樣的性格，可是我們若將農民與市民比較起來，一定發見農民中具備這三樣性格的人，要佔特別的多數。所以我概括說這三種性格，為一般農民所有，總不為過吧？現在試將淵明的性格與一般農民所具者比較一下。

(一) 樸厚。『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糠糲，御冬足大布，贏絺以應陽。』「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從淵明這幾句話看來，他對於生活的欲望，僅僅如此，這不是性格樸實的明證嗎？至於受人一飯之恩，至願其報相貽。其忠厚也可想見了。我們現在更可從他對家人，對朋友，對僕役三方面，來分開研究之：

1. 對家人。他在與子儼等疏中，

對於他那不同生母的幾個兒子，諄諄勸誡，那是多麼的慈祥！其祭陳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悲從弟仲德諸篇，也充分流露了對於家族間的溫厚的親情。

2. 對朋友。他的停雲詩，自序為思親友之作。其中「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數語，也是溫厚可親的，其他如答龐參軍（四言）答龐參軍（五言）酬丁柴桑諸篇，都不但做闊別的友情，更進而為德業的勸勉。又其擬古詩中有一首，對於一般輕薄的交友者，更深致諷刺，這豈不是他忠厚對友的一個反證嗎？那詩道：

「榮榮隍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負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3. 對僕役。梁昭明太子為淵明作的傳上說，他作彭澤令時，「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看了這個故事，無怪他要說「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飛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這種話的了。

(二) 率真。淵明用以自況的五柳先生傳上說：「……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昭明太子的傳上，也有一段記事：「貴職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辭客，我醉欲眠君且去。」上面兩樁故實，當然是他的性格率真的最好表現；又他對於窮，甚至於乞食，不但不以為不體面，而有所遮掩，却特寫詩一首來作紀念。還有他做官就做官，歸里就歸里，也不造作許多矯飾欺心的話頭，故意

提高自己的身分。所以顧炎武說：「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宋徵之篇，而夕有檄之喜者……栗里之徵士，淡然而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其情者真也。」

(三)勤勞。淵明又是個富有勤勞習慣的人。所以他在自祭文上說：「動靡餘勞，心有常閒。」至於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卽，轉顧志長勤，」更可以表示了他勤勞的決心。還有那「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乎。」這簡直就是他勤勞的哲學了。

除了上述在三種性格上促成了淵明與農民接近之外，還有一個使淵明回到農村來的原因，就是他對於農村中自然風景的愛慕。

淵明是愛自然的人，曾說過「質性自然」的話。他的人生哲學，就建築在自然兩字之上。農村就是自然風景的樂

園。因此，他認為回歸田居，就等於返了自然了。他的有名的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願辨已忘言。」豈不就是他對自然風景最高的賞鑒與贊美嗎？無怪乎梁任公要比他做「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的美女了。

淵明回到農村之後，對於農村生活體念如何？這也是我們要知道的。因為淵明曾經躬耕，所以他所有的體念，都是偏於主觀的方面。其中關於耕寫工作情形的，如「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寫與農民交際的，如「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與「農務各自歸，田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寫其對工作的感想的，如：「秉耒歡時務，解衣勸農人，平

時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與「四體成乃疲，庶無

異患乎」等。

淵明的生活，既經過了農村環境的陶鎔洗鍊，所以對於他文章的作風，便也有了深刻的影響。當時的作風，都是尙駢儷，講雕琢。而他的作品，便一反時向，而是樸素的，率真的。這便是我先所謂農民的情調。試將淵明的作品，和他同時代別人的作品一比較，他的特色就更顯著了。所以我們要稱他做農民的詩人，就是爲此。

但是我們僅稱淵明爲農民詩人，尙不足以見淵明的偉大。淵明的偉大，是在其人格的清高。所以王國維先生會說，淵明縱無文字可傳，其人格亦足以千古。（見文言小言。）然而我們對淵明所特別景仰者，仍不光在他的清高的人格，而實在淵明自己基於人格上的自信，能夠認識農民，而且願與農民共同生活，更進而寄託其最高理想於農村。（桃花源記，即他理想的農村）農民是偉大

的，所以陶淵明能同其偉大。這便是我 們試翻開我國的文學史，就作家的人格 陶淵明更偉大的呢？
要特稱他爲偉大農民詩人的緣故了。我 及作品與農民的關係上去考察，誰能比
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在定縣。

我願一打

荇青胡說

我願世上人視金錢爲糞土，視財主爲無恥，衣食住行四件事，限制其使用，定爲三等，不准其爲教員，如此貪財者，一定可以減少。

我願世上人視精研學問技能者爲神聖，爲頭等人，一切使用均以頭等供給，如此文化必甚發達。

我願世上女性，生得均十分醜惡，使男性見之駭怕，如此可省却許多麻煩，增加許多工作。

我願人生壽數，有一定期限，至多五十歲。到了五十歲者，真值得大家一賀，歡歡樂樂來恭送上天。如此或可減少許多人類的爭奪。

我願世上的科學，不要十分進步，如有人發明任何一物，可以使用百年不壞者，即行燬滅，如此世上之人不致餓死。

我願世上的製造家，對於人類日常所需之物品，均檢最美觀最易損壞者來製造發售，若衣料鞋子等經十日必壞，如此工商業必大發達，經濟亦必甚流通，游民盜

匪乞丐亦必減少。

我願世界上的軍隊軍械均一律取銷燬滅，發明軍器製造家，均處以極刑，如此必可減少人類的自相殘殺。

我願我們中國一變而爲頭等強國，無須效法歐美，如此我們中國的音樂，必定爲外人所崇拜。

我願世上窮人的耳目，能及於萬里之外，使聞不到的，亦可聞到，看不見的，亦可看到，如此可以不羨富貴，享受平等利益。

我願一年四季均是秋天，均有圓月，天高氣爽，精神嚴肅，在秋風瑟瑟，秋水悠悠之中，彈琵琶一曲，如此亦可減少許多感觸。

我願世上的人，都像我一樣的傻，研究琵琶國樂，把家中產業用盡，到幾乎沒有飯吃，但仍在那里爲音樂而叫喊，如此傻子多了，將來中國音樂，自然發達。

我願藝風雜誌，銷至四萬萬份，如此中華民國人民都了解藝術的好處。我爲藝風預祝。

「給小朋友的信」自序

季誠性

自己離開小朋友的隊伍已經很久遠了，到了相當年紀再回想過去的兒童生活，心裏非常感到哀愁與悵惘，可是，我以為年紀老大的人，心境不一定跟着老。羅俄是一個年老的文學家，他却有一副小孩子的脾氣。他也跟小孩子們玩，講故事，唱歌，遊戲；有時甚至自己當馬讓小孩子們騎。

當童年之幕在腦際間拉開的時候，我就凝神細想過去的甜蜜的夢。的確，那時根本不知道世界，以為世界就盡乎羣山之間，羣山就是天空的邊沿。又不知道人情，要笑就笑，要哭就哭。不懂虛偽的做作，更不懂陰險人的設計要別人走進自己所佈的圈套！小孩子就是天

使，他們所富有的是純潔與天真。是活潑與和藹。他們的時間就是黃金，他們的生活就是黃金織成的天堂。他們最接近自然，同時最了解自然的人。他們是藝術家與建築家的化身；時常拿着木炭在牆壁間完成他們的傑作。或者拿着瓦片，石塊，木頭架成巧小玲瓏的房子。他們沒有名利心，既不用別人吹牛，也無須別人援助。然而成年人每每以為好笑，忽略了他們用全副心血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品。甚至奚落他們，竟或報以「噁」的一笑。

我雖然上了年紀，但脾氣還跟小孩子一樣。這一點頗自引為安慰與自愛的；但怎能料到長輩自居的先生們在背後

暗笑與譏議呢！不過，我也管不得這許多，還是付之一笑吧！

倘使這本書能夠使小朋友們愛得不忍釋手，那就是著者的成功與豐滿的收穫。至於能否喚起成年人的童心的再現，著者却不敢存有這種奢望的！

一九三四年中秋前二日作於杭州。

警察與小孩

春苔

西湖邊上，一個警察走過，見到一個小孩，他就彎了腰來問小孩說話，小孩打他一下，他也還打一下，小孩追，他逃，小孩哭，他大笑。因為他穿了警察的衣服，所以人人都注意了。

奴隸哲學

吳大琨

在我南京的寓所的牆壁上，有一天

，忽然有人來貼了一張黃色小紙。這張紙的總標題是「勸世忍耐」四個字，正中則有兩個和尚的像，因為總標題下面還有一行次大的字叫做：「寒山拾得笑呵呵，我勸世人也像我」，那麼這兩個和尚大概就是所謂寒山拾得了。像的四週，分成四格，每格中均有一首歌，其末兩首歌則是用「聽天由命，安分守己」八字，依次做起首，做韻脚的。現在且先將這張紙上的歌抄在下面：

「忍一句，禍根從此無生處。饒一着且莫與人爭強弱。耐一時，火坑變作白蓮池。退一步，便是人間修行路。任他曠任他，只

管寬心大着肚。」

「終日被入欺，神明天地知，若還存心忍，步步得便宜。」

「世人欺我，害我，打我，罵我，騙我，如何處之？禪師答曰只管任他，憑他，遠他，莫要理他，再過幾年看他。」

「身穿破衲襖，淡飯隨時飽，涕唾在臉上，不棄自乾了。有人來罵我，我也只說好。有人來打我，我自先睡倒。他也省氣力，我也無煩惱，這個波羅密，就是無價寶。能依這忍字，一生過到老。」

「聽，聽，聽。堂前父母須當敬

。兄弟同胞要一心，枕邊纒言休要聽。天，天，天。天意與人無

兩般，為人莫作虧心事，舉頭三尺有青天。由，由，由。也有情

喜也有愁。世間苦樂不均事，萬物從天不自由。命，命，命。五

行八字皆前定，切莫計算他人有。富貴貧窮都是命，安，安，安

。夜間一宿日三餐。非干己事休招惹，身得安時夢亦安。分，分

，分。今生衣緣前生定，休將巧計害他人，兒孫自有兒孫分。守

，守。命理有時終須有。莫恨窮苦怨爺娘，兒孫兄弟常相守

。己，己，己。別人閑事不要理，休言長短笑他人，何不將心諒

自己。」

我爲什麼要這樣不厭煩地將這些歌都抄下來呢？這是因爲我從這些歌裏面發現了一種哲學，一種中國人的奴隸哲

學的緣故。中國人的相信「聽天由命」，相信「忍」，這原是我所知道的。但我從前總還以為「忍」是一時的。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爲了要成「大謀」，當然不得不暫時「小忍」。現在才知道不然，中國人的「忍」原來是永久的。而且不但是「忍」簡直是自甘滅亡的。試問「人家來打我，我自先睡倒。」這還成什麼話？

中國人的相信「忍」，一般人都說是中國人愛和平的表示。實在在我看來，那裏是什麼愛和平的表示呢，這只是一種弱者的躲避而已。因為中國人是始終相信「天道好還」的。他之所以有人來打他，罵他，欺他，害他，而仍只管聽他憑他者。他的全副精神是全寄託在「再過幾年看他」這句話上的。他相信再過幾年欺凌他的人一定會不打自倒，或是受到什麼災害，那時他就算是報了仇洩了恨了。這是多麼富於阿Q精神的

奴隸哲學啊！

中國的一般民衆，因為相信奴隸哲學，所以始終甘居於奴隸地位。但我們不要以為這僅僅只是民間的信仰，這種奴隸哲學實在支配了整個中國的。試問不戰而放棄東四省這與「我自先睡倒」有什麼分別？國家到了如此危急的地步，一般民衆還不想自己發奮圖強，只是想依靠國聯，依靠英美，這與相信「天道好還」與「再過幾年看他」有什麼

分別？

有人單只是來打我們，罵我們，我當然還可忍受，但若根本要來殺我們。難道我們還是忍受嗎？

中國也許有希望變好，但我信相必在這些「奴隸哲學」已經打倒之後。那麼，現在我們先來對這種「奴隸哲學」作一度認識，也許不是無益的事吧？！

二十三，五，二。於南京



陳升洪作

讀楊花詩

王毅君

賦因無用成狼藉，非是儂閑不整齊。我淚綠君時獨灑，傷春何足令人啼？

可上花神賣篆牌，漫隨春色遍天街。離亭似雪迷金勒；閨闈如梅綴玉釵。

踪跡那須嫌冷淡？形模無意得談諧。却鄰慣作飛英伴，往往相携過小齋。

狂生誰復與徘徊？只爾相親遣不開。未足收歸供冷具，儘堪拈取作詩材。

憎嫌書几吹仍至；懊惱家僮掃更來。自笑清狂還笑爾，何勞攘攘鬧塵埃？

來兮何謂去何因？近似殘絨遠似塵。岸捲晚風黃鳥賤；江沾春水白鷗貧。

天涯萬里無家客；夢裏千秋玩世人。歷落艱辛羞欲死，豈徒愁絕兩眉顰？

輕雷啓蟄殷相聞，驚散枝頭片片雲。雨後有情朝汗漫；月中無影夜繽紛。

排成次第巡芳甸；滾作輕圓弄夕曛。贏得流紗溪上女，歸來晴雪惹紅裙。

桑柘陰濃郭外村，無風亦自舞柴門。鶯雛嫋嫋輕狂態；燕子潛消暗淡魂。

百花催逼雨朦朧，飛絮如雲一望中。

。縱不芬芳甘自異，豈無才思與人同？三千世外非非想；廿四風前色色空。杜

老有言心暗憶，飛揚拔扈爲誰雄？嫩寒天氣襲人慵，晴晝初長策短筇。

。不識不知真領會，無情無緒漫從容。西園舊淚年年冷；南國新愁處處濃。已

悔豪華桃李事，淡然附蝶亦辭蜂。豪情幾許鬱難降，半是橫吹半倒撞。

。名士風流惟有一；騷人態度已無雙。落花時節迷紅雨；啼鳥聲中滿綠牕。昨

日送行行客遠，還沾衣袂渡蒼江。莫問南枝與北枝，舍南舍北總參差。

。任天不強求依附；率性何曾受主持？宇宙本寬事自小？生涯無定且如痴。月

明昨夜相尋處，底事蒼茫費我思？

。誰道書生事業微？春餘萬斛玉塵飛。喜扶風力晴相合；幸曬霞光晚未稀。

泥我一庭情脈脈；撩人千里思依依。靜看別有徘徊意，鎮日無言倚短扉。

也依林壑也憑虛，游行人間與獨餘。得意不禁忘舞蹈，凌雲原自待吹噓。

。偶沾燕嘴糝泥墨；時習蛛絲繞竹廬。托體雖微偏可玩，茶烟春暖共徐徐。

。寰區何處是窮途？阮籍當年淚漫枯。村巷紛紛姑惡語；野田漠漠鷓鴣呼。

不妨顛倒供嘲笑；誰愛纏絲寫畫圖？瀟灑如斯真絕少，從今應喚作狂徒。

。任他世路有高低，一往空前意欲迷。壯士撫膺悲落落；頑童拍手笑栖栖。

數切凌摩頰意氣；一春潦倒費朝昏。蒼
茫獨立空回首，此意憑誰仔細論！

漫嗟輕薄繞闌干，爲博爲輕意獨難

。偶有掛牽隨處好；絕無羈絆一身寬。

和光混俗原非計；絕世離倫豈遂拚？生

怕枝頭收拾盡，時將杯酒共盤桓。

林泉春色未闌珊，麥蘖芹塘共住還

。虛寄不徒君似夢，浮生應共我俱閒。

莫教識破情無賴，寧使相嘲性忒頑。待

喚回頭終未肯，任他枝上鳥關關。

漫和輕霧漫和烟，散點分行斷復連

。野馬塵埃同此息，蠅蚋朝菌與忘年。

悠悠不顧真無謂，轉轉相將祇自憐。怪

塵柔條良可托，如何重附起還眠？

乾坤容得汝鴛鴦，散漫隨緣豈寂寥

？自顧影形原可鄙，那堪生死盡無聊！

凄迷簾幕埋書卷，放浪烟波趁畫桡。何

幸年年如有約，池塘春暖不須招。

風流事業滿平郊，歎息留連在草茅

。本未獨行傷鴛鴦，空令衆口刺嗶嗶。

攀援薄倖聊分勝，憑仗多情爲解嘲。避
世却憐無避處，隨風時復過林梢。

誰裂仙山萬鶴毛？晴暄密送滿林皋

。交河夜靜榮離夢；龍塞春深點戰袍。

泥上有心增恨恨；爲前無舌訴牢騷。閒

中感念情難已，相對相憐首漫搔。

連朝颯沓任相過，時合時分變幻多

。拂眼明知空自爾，到頭詎算果如何？

晴憐落拓將成癖；痛惜顛狂已入魔。幸

是彼蒼恩意厚，不施夜雨令蹉跎。

不知飛去落誰家？望裏茸茸亂似麻

。直以悠揚起色相，試將游戲度年華。

漁村滾滾綠江起；農舍紛紛入圃斜。名

絮名綿真未錯，何須多事復名花？

浪跡浮踪底事忙？似徇徂亦似徬徨

。誰爲知己能憐惜？無可驚人枉怨傷。

著處縱橫寒食節。半生徵逐少年場。沉

吟不解孫郎句，安得承恩繞御床？

處處紛論似鬪爭，川原點點態輕盈

。周旋花事三千客；操練春皇十萬兵。

情到至時原未至；意無明盡是真明。請
看開落當前事，多少英豪不轉睛。

日來何事戶慵扃？愛惜毛毯上草亭

。繡女傷春眠未起；詩人病酒醉難醒。

纔看安穩依深砌，又見倉皇繞曲櫺。我

比昌黎年更少，莫沾霜鬢作星星！

有時消滅有時增，欲樹風規力未能

。漸比無枝三匝鳥；笑同行脚四方僧。

寰區有汝誠何必？春色添伊似不應。爲

問李膺如復起，龍門可許最先登？

信道飄零是已求，春光一去那能留

！閒情漫落徵歌館；狂態曾投賣酒樓。

雖是浮踪能自悔，可知公案已難勾。如

何畫水耽風日，高下參差卒未休。

欲爲彷彿費沉吟，似此風流邁古今

。大塊文章難抑按；百年世事那追尋？

全憑空際千羣舞；可學階前一尺深。幾

度觸難還復起，知他甘分未甘心。

到處烟鋪並露含，飛飛江北又江南

。且乘霽色流虛白，偶入天光弄影藍。

道上存存思犯雨；山前定定欲迷嵐。最憐脫盡柔條日，正值芳辰三月三。

游行自若豈趨炎？常見粉飛傍畫檐。

。免俗未能聊爾爾；避人無處也謙謙。

綠窗縱酒侵盃底；粉壁題詩惹兔尖。若

問疏狂誰得解？唐家供奉宋蘇髡。

煩惱庭前燕語喃，何知神巧妙機緘

？情濃似我天應老；味淡如君世可饒。

綠野愁魔空有陣；上林春譜奈無銜。從

今我爲君題破，碧落狂星偶集凡。

一

坎坷之人，偶逢感傷，便能撼動衷

腸。斯不僅爲自傷，亦且爲人傷；不僅

爲生存之令人傷，亦且爲死去之昔人傷

也。吾讀滿清金壇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記

對於女詩人雙卿之遇人不淑輾轉隴畝與

男詩人西野之懷才莫展中道殞喪，未嘗

不廢卷潸然。當此暮春之時，紅稀綠暗

，惟見楊花慘淡飄零，更足以徵象此種

可憐人青春之老去。今日低吟西野所作

之楊花詩，覺其豪放哀怨，心弦爲顫者久之。茲特照錄於斯，以與未觀者共賞之，其或謂其才情不亞於蘇曼殊歟？

二

西青散記所載盡騷人墨客事。其中

遭遇最不幸者，無如雙卿與西野二人矣

。一男一女，兩兩對照，互相輝映。其

同病相憐，非偶然也。當童子齡先以楊

花詩十五首示雙卿時，雙卿方春穀，倚

杵於懷，視其題笑曰：「楊花詩也。楊

花不易咏耳！」讀之，面壁歎歎者四五

焉。讀畢，自語曰：「紅塵中如許斷腸

人！其悽惻似離騷；放達似南華；解脫

似楞嚴，楊花遇知己矣！」後復取十五

首示之，雙卿春未息，回顧問何詩，子

齡言亦楊花詩。問何人所咏。曰：「亦

西野。」雙卿坐於日，讀之，冷然改色

。但曰：「此雙卿也。」

觀此，是雙卿對西野此詩之同情與

讚美，可謂至矣盡矣。雙卿之詩，有錢

畊莘先生爲之抄登藝風，似西野之詩，亦未可以盡行埋沒而不爲之介紹也。

三

此外尚有欲言者：不述其人，徒述

其詩，是亦未當耳。故復略言之。

據西青散記所載，謂西野姓朱，名

鋼。其先爲廣東人。祖父宦於金壇，遂

居焉。母莊氏，少寡。西野方七齡耳。

西野負異才，于爾嗜力保之試於府，得

前列。忌者攻之。未幾病，不能藥，胡

達湖爲之醫治，病稍起。明年雍正癸卯

六月二十二日病歿。年僅三十。或謂楊

花三十律，殆西野識也。西野家貧，寄

居舅氏之西園。與于壘山爲忘形交。死

後，家益貧。母老子幼，惟壘山慰問之

。故曹震亭題西野傳有云：「夕照荒寒

笛裏村，夢中垂淚到西園。一棺才子黃

命骨；萬古愁人白雪魂。詩草有香吹地

府；楊花無力撲天門。江頭我亦吞聲者

，空憶于公館最敦。」

又云西野家素饒資，所與遊，多市井人，誘以聲色，博蒲飲弈，爭爲豪蕩，業盡廢，乃歛志讀書爲詩文。居常快，賦楊花詩以自喻，寄怨悔焉。至言所作穠芳草百律及浙遊草，專自寫不遇，悲歌慷慨，盡極騷人之意，惜西青散記未詳載耳。 暮春寓於金陵，大著聞。

塞外之夜

許綺禪

夜色昏沉地不明，
殘月已躲入雲屏，
恐怖在統治人羣。

寒風裏送來茄音，
戰馬更吟嘯成羣，
邊聲已不忍重聽！

四野道佈着荒蕪，
理廢戰士的英靈，
周遭更飛着青燐。

一切淒涼的夜景，
任是誰也要傷情！
任是誰也要酸心！

寶劍

誠性

我扶着劍兒沒有注意，黑暗彌漫着整個宇宙，煙塵包圍着我的身體。贏得膽小如鼠的我不敢動彈，劍兒露出蔑視的神氣，好像埋怨自己投錯了主人。她在譏笑我是一員無能的小卒。缺乏雄偉的氣魄。我流着愧淚低着頭，儘量聽取她的議論和裁判！

我扶着劍兒思量，料她決不甘與我同朽，必須要把她的光輝發揚。斬取鬼魔的首級，把一切的障礙除了，有如揩淨鏡面的積灰，有如吹去月下的雲塊，染得她，混身是鮮紅的血。這時她微笑了，像將軍殺敵歸來的凱旋！我低下了頭，因爲已暴露了我的懦弱與無能！

我扶着劍兒跨上了馬，在皎潔的月光下，聽號角吹奏，奔赴沙場。銀白的

劍光懾醉了暴徒們的心，有如傾盆夏雨時的電光懾呆了每個孩童的心靈。敵人們屈伏了，勢如潮湧的賊寇從此蕩平。殘敵狼狽地消逝，我策馬飛追，越過了峻嶺，跨過了溪澗。原野枕藉的，是其頑不靈的敵屍，河流狂泛的，是殷紅的血漿！我的寶劍微笑了，我也微笑了！

我扶着劍兒微笑，因爲自己不再像已往的懦弱而是萬夫難當的英雄了！現在我的血流宛如飛迸的瀑布，全然瀟灑了已往的懦弱的沉澱！頓然與愷撒，拿破侖，岳飛先後映耀了！我卸去戎裝，放下寶劍，在戰後和平的國度裏舉起酒杯歡飲歌頌！莫道過去的豐功烈績，且看我的寶劍映射出來的和平之光吧！

七月卅日，於杭州。

我的家庭

荆有麟

提到俺的家庭，嚇，可有得說。要不是俺最近失業的話，差不離要有十來八個了。就說現在，俺還有四個老婆，三個家庭，那年在天津，張團長，馮科長都要送俺姨太太，俺要收下來，不是又有兩個家庭了麼？

費話別講，總歸俺現在有三個家庭

一，父母的家庭。

別講起這個父母的家庭，可夠討厭了。在俺十三歲的時候，就給俺娶個媳婦，臉子還漂亮，年歲可就比俺媽小不了多少，兩隻襪子腳，一天到晚要穿花鞋。起先，俺怕她，爹同媽却痛她。等俺十七歲時，懂得那個了，喜歡她；

爹同媽却嫌她不生兒子，討厭她。有時媽同她吵嘴，爹逼着俺打她。俺可真下不了手。鬧得爹又打俺，說俺不孝，俺總不明白，難到打媳婦就是孝嗎？沒有法兒，俺當着爹面打她幾下。或者把她拖到媽面前。給媽磕幾個頭。晚上到房裏，又得陪她哭，哄她。幸好，她不怪俺，不然，才糟心呢。

到她三十歲，俺已是二十一歲了。

爹媽不知怎麼轉了心，硬要教俺把她休掉，那時節，俺同她正打得火熱，怎麼舍得呢，幸虧大姨媽出主意。要俺爹再為俺討個小老婆。俺爹雖覺得家庭多一口人，要吃費他許多糧食，可是看見村裏幾家有錢的，全討過小老婆。自己家

裏也應該裝裝門面，便聽了大姨媽的話，花了三百五十元大龍洋，用小輪給俺又抬回個媳婦來。從此，俺算有了兩個老婆，有時候，兩個媳婦打吵子，媽總是幫着那個後來的。把老媳婦罵一頓，說她妖精變的，不生兒子，還想霸佔男人。其實，俺是真想同她在一塊兒。可是，得聽娘的話。天天晚上要到小老婆房裏去睡，鬧得俺不到半年，就得了吐血症，爹媽才慌了，教兩個媳婦睡一房，俺睡到爹的套間去，慢慢吃上鴉片煙。

爹媽覺得俺不中用，又轉了心思，

天天到娘娘廟裏去燒香，有時還帶回來些灰末末，逼着俺同兩個媳婦都吃下去，但，仍歸一樣，爹媽所希望的孫子，還是沒抱到，媽對俺的小老婆也不大好了。

人說，蝎子肚裏生不下好種子。這話俺真信，那個不要臉的小老婆。竟聽

了媽的話，同俺表弟去睡覺。這一下，俺可火兒啦，偷了爹的二十塊錢，一股氣，跑到開封城。俺是初次出門呀。

在開封城住不到半月，二十元錢就花了個光。俺還能回家去當王八麼？就在開封吃了糧。那個家，哼，不要啦！

二，妻子的家庭

吃糧不到三個月，隴海路上竟開了火兒，一連人死的只剩俺一個。營長說俺命氣大，就叫俺作連長。戰事又打了個把月，俺的營長就升了團長。他說俺甚老實，敢幹，他媽的，當兵的不敢幹，誰不敢幹呢？俺就從這兒當了營長，算是抖起來啦。

戰事完結了，同營的王連長，給俺介紹了個女學生，說是什麼女子師範畢業，學問還在俺以上。就是家裏窮一點。問俺要不要。俺想：俺是娶老婆，又不是娶丈人家，管她娘家窮不窮呢。俺硬把她娶過來了。脚足有一尺長。

女學生究竟玩意兒多，天天給俺說

：喜歡俺，愛俺，可是，什麼事兒都得田她，每月關了餉，俺一文錢也不能用，全得交把她，天天晚上得回家，別的人給俺來的信，她也要先看過才給俺。鬧得俺真拘束透啦。可是，她會養娃娃。

娃娃養下咯，男的，又白又胖。她可不高興帶奶，說營長太太怎麼能自己帶奶呢。於是僱了個奶媽子。她自己天天爲娃娃作衣裳，買玩具。心，整個的放在娃娃身上。那怕睡到半夜裏，只要一聽見娃娃哭，就非起去看不行。還得把俺喊起來，教抱着娃娃來回走，真整扭透啦。

你說整扭麼？第二年她又生一個，還是要僱奶媽，家裏人口越添越多了。東西也越買越多了。俺的餉，可總是那一點兒。自然感到不大夠用了。你猜，怎麼着，第三個又養下咯。家裏簡直不

成樣子，一天到晚，哇阿哇阿哭鬧着，屎哩尿哩遍地撒，老婆呢，也無心腸同俺過日子，哄哄這個娃娃，逗逗那個娃娃，錢是越用越盡，俺還是有外快。每月都要負債呢：

可是，她和個豬一樣，真能養，一年一個。好像有一年閏過月，七年內，她足足養了八個。要不是因俺打仗，調到前線上去，她，保准會養一打呢。

三，朋友的家庭

這回戰事完後，再不想搬家養了。她因爲娃娃多，牽掣多，有的已經入了學。有的還在懷抱中，搬家究竟不容易，也沒要求要到俺面前來。只每月多要俺幾十塊錢。可是，俺已經由營長升到團長，這次戰事。又升了旅長。自然不能不有個太太。恰巧華盛銀行副總理，看見俺在堂子裏很賞識雲紅。他就花一千七百塊錢，代雲紅脫了籍，送上門來，俺就模模糊糊留下了。

雲紅那寶貝，手段真不小，一進門，先同俺講條件。一，她無論要用多少錢。俺得給他。二，她要打牌，看戲，跳舞，俺不能干涉她。俺想，反正同她住在一塊兒。無論她到那裏，俺都跟着她，防地也不去個丈人，總不至於出錯兒。誰想想事實仍歸俺上當。她看俺天天跟着她，到不大高興出去了，時常呆在家裏發脾氣。俺覺得太過份，要她約些朋友家裏來打牌。起先還不肯，後來經俺再三說，才答應了。便天天約朋友來家裏，打打麻將，談談天，最初是些女的，慢慢有兩口子一對兒來，後來，竟許多光杆兒男子都來了，態度也漸漸放肆起來。有一夜，俺發現有兩個獨身男子，在俺家裏過夜，俺可不能睜着眼睛當烏龜，便結結實實揍了她一頓。那寶貝也調皮，天天哭，說她活着沒趣味。到弄得俺軟了心，代她約了些自己的朋友到家來摸牌。誰知摸了不到一星期

，她同李參謀長又勾搭上了。俺當時本想拿手槍打死她，忽然接到總部電報，說前線突來敵軍一兩萬人。這一下，把俺腿都嚇軟了。想，不要出岔子罷。果然，俺還沒起身。前線又來報告，一旅人全軍覆沒了。俺還有臉見師長嗎？逃

他們媽的蛋罷。就這樣跑到了上海，手裏還有幾萬元錢，是不是還要再弄一個家庭呢？

老鄉，代俺想想看。

不過；俺是有點怕家了。

采桑子

(輕夢詞之二)

葉塵

眼看頃刻成長別，

寺鐘猶是清如昨，

勞燕分飛，

回憶橋西，

各自東西，

心緒栖栖。

各自飄流各自棲。

一夜光陰萬事非！

惟言：「此後多珍重，

凭高下視蜂巢屋，

每處幽閑，

燈影微微，

舊念時提，

人影微微，

好藉相思慰鬱伊。」

獨自徘徊露濕衣。



王之悅作

流亡日記圖



（品出展畫間民）圖民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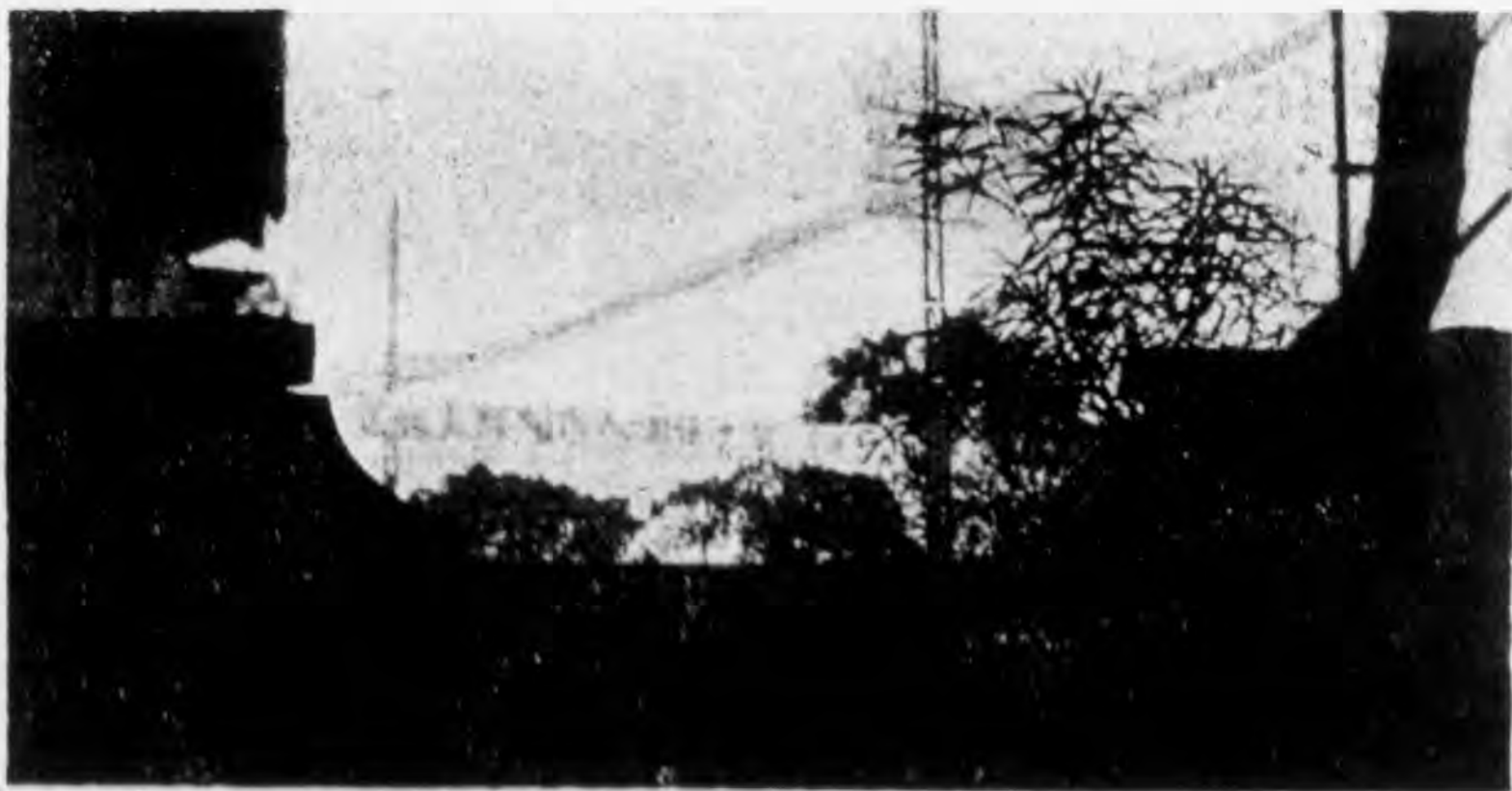
展覽會第一室（參看末頁文藝新聞）

任甫贈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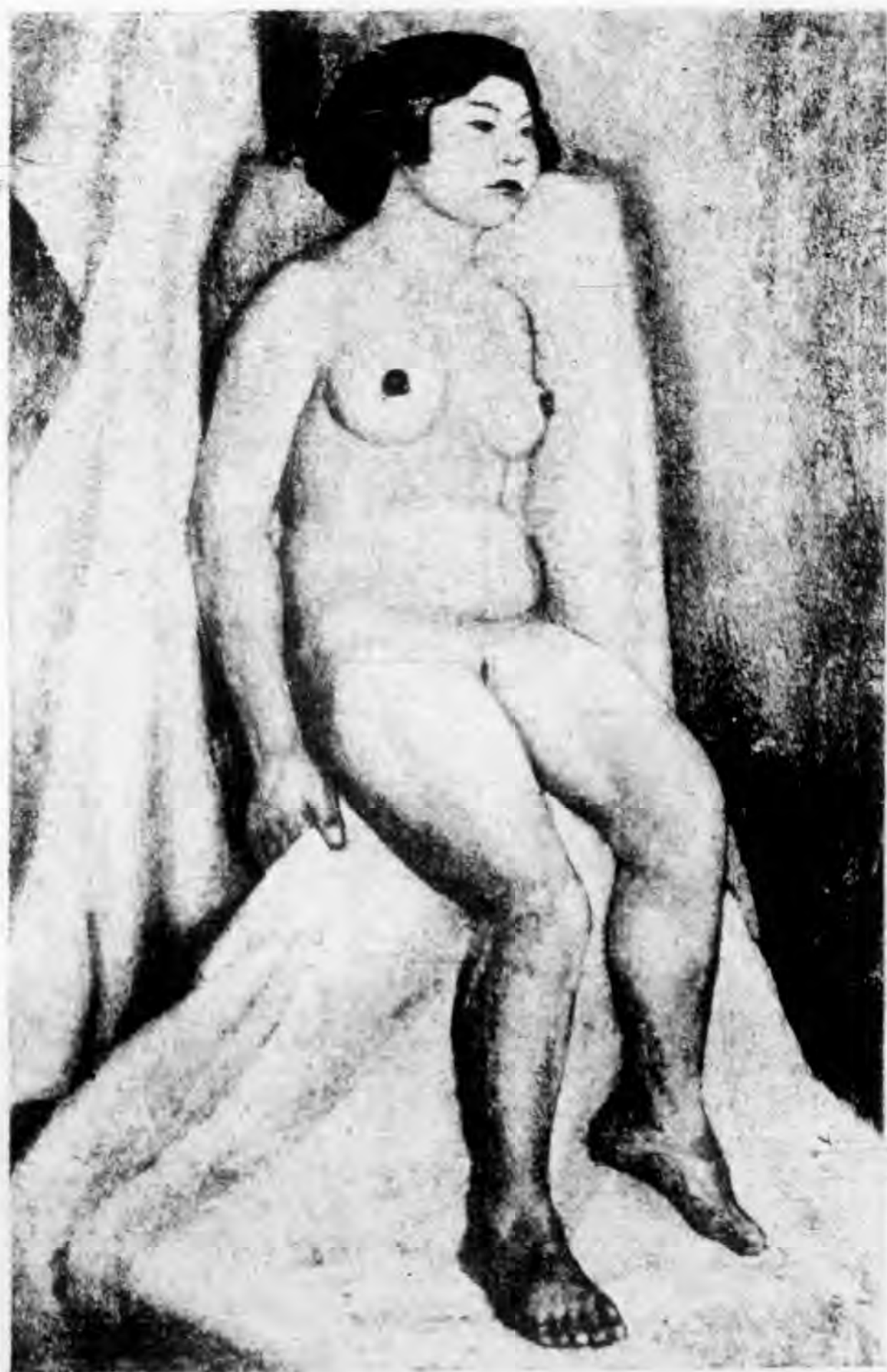


黃少強作



展覽會外觀

任甫贈



體 人

作成汝顯

中華旅日作家十人展

立人贈



李東平

方人定

趙獸

楊蔭芳

蘇臥農

曾弈

黃浪萍

梁錫鴻

李仲生



蘇臥農作

幽禽



花與蝶

李東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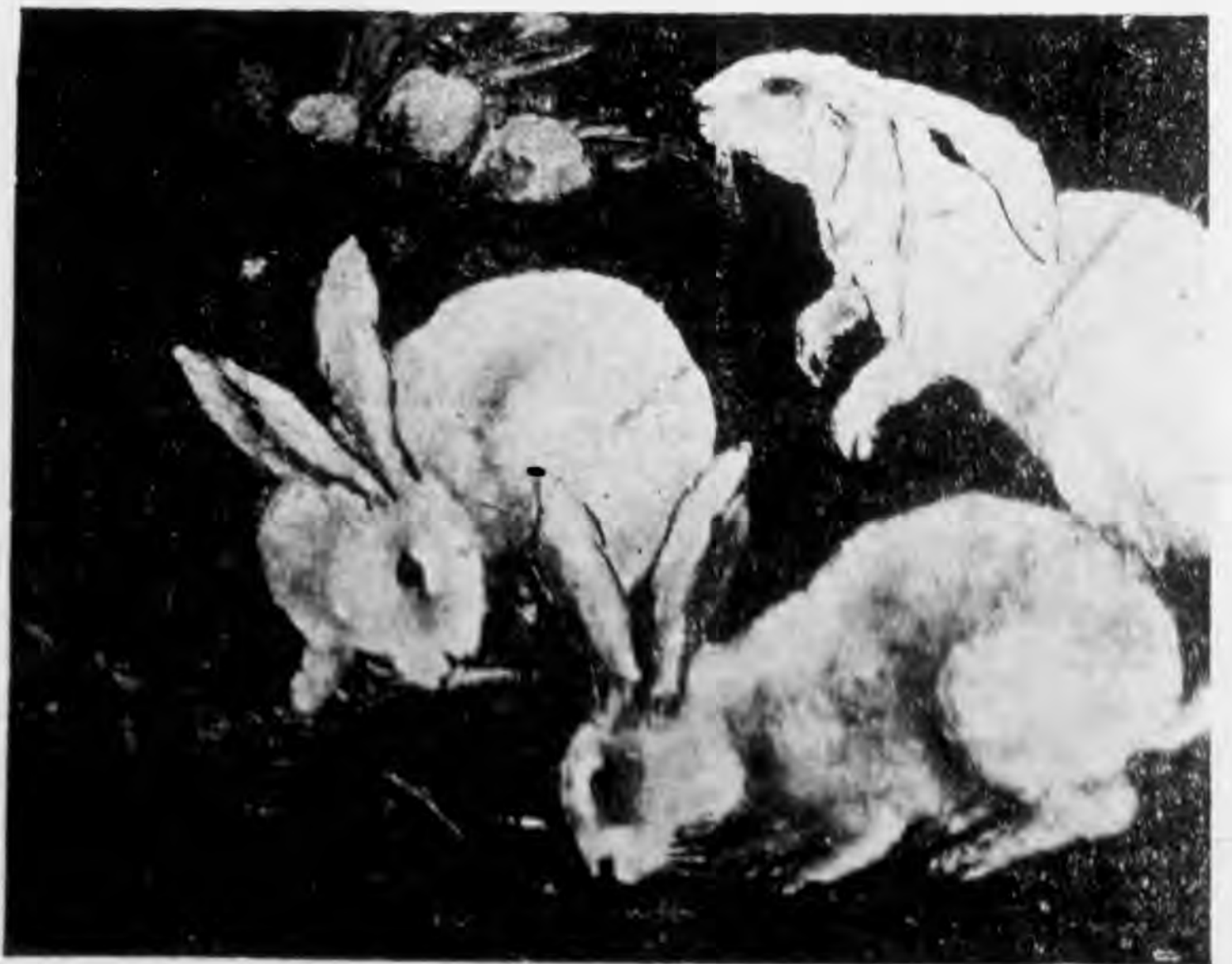
曾 奔 作

半 眠 洲



弄 姿

黃 浪 萍 作



楊 蔭 芳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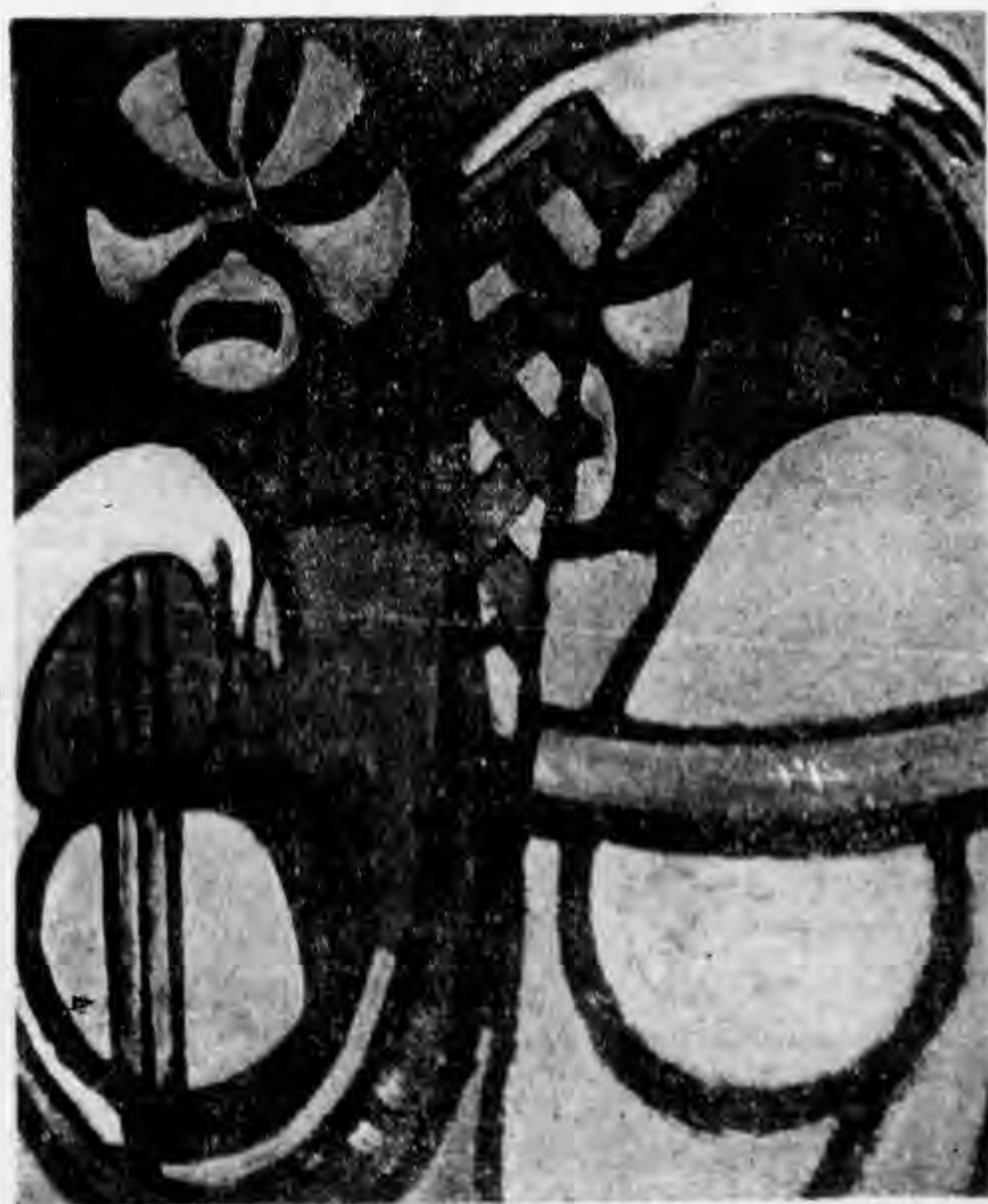
兔

作鴻錫梁

女少衣黃

作定人方

熟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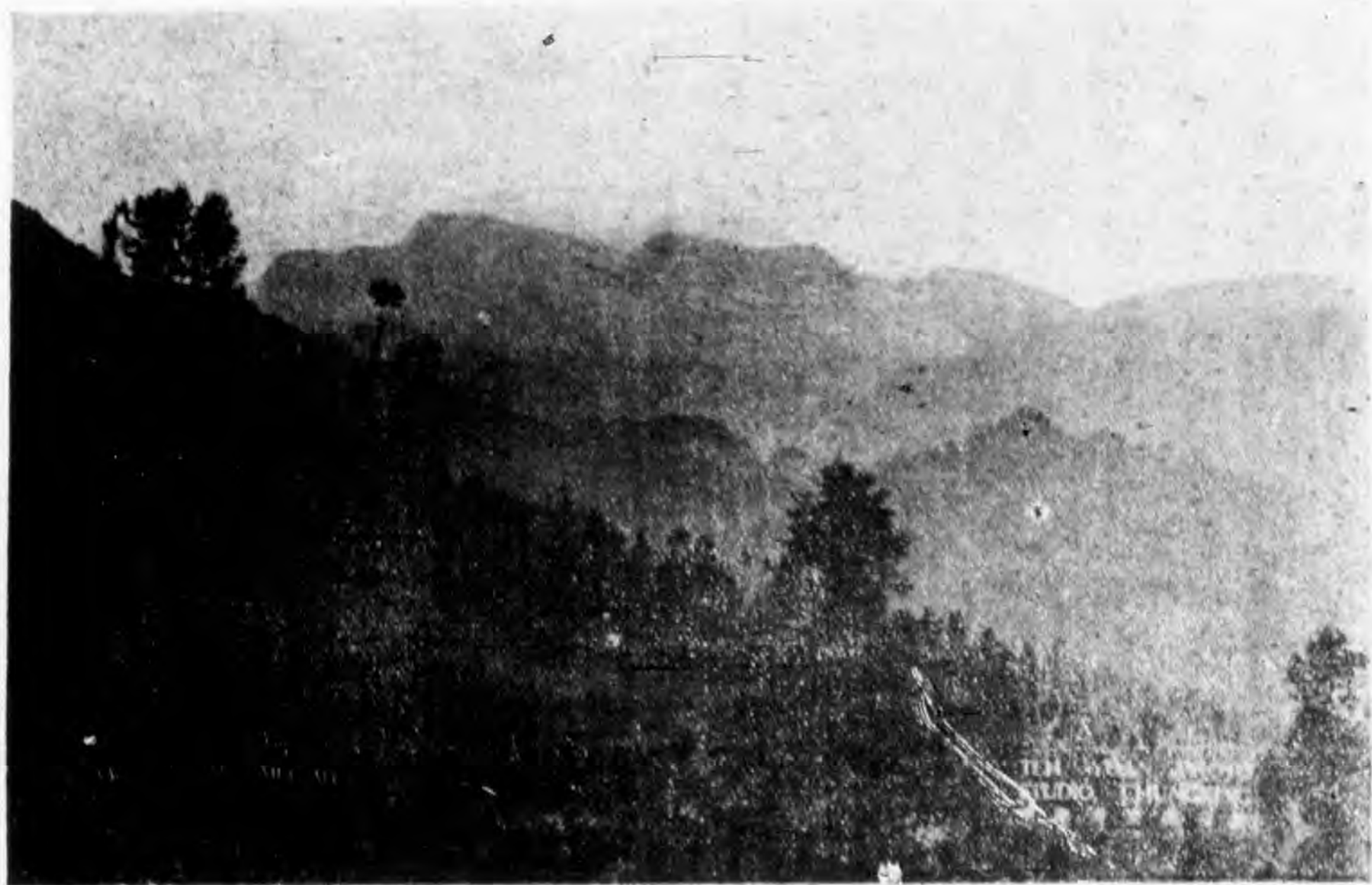


作獸趙

顏

作生仲李

像肖



贈伯循趙

景山眉峨



贈伯循趙

近附洞老九眉峨

峨眉展痕

趙循伯

我於峨眉山可謂神遊已久。幼年時，常聽家中好佛長輩，用誇張的口調，描寫山中靈異；本年三月又根據年來遊峨者發表遊記，撰一遊峨眉山「短文載四川月報四卷三期；名山的記述，此時雖給我一種美妙的憧憬；可是名山的風采，却始終無從仰仰的緣分。

「遊峨眉山」短文發表之後，從四月到七月，陸續收到許多朋友來信。朋友有誤會我實際到了峨眉的；有關於「短文」中誤加以指正的，為滿足朋友和自己的期望，便計劃設法前去瞻禮。不意本年即得此種機會。這自然應列入金靈嘖的「不亦快哉」之一了。

此處遊峨，隨行為張國利君，時間八月十五日，在重慶乘民安出帆，二十日至樂山，二十一日至峨眉縣。二十二日入山，二十五日出山，二十六日返樂山，二十八日乘民安下駛，三十日抵重慶，旅程共十六日，對年的夢遊心影，至是纔算達到目的了。

一 峨眉縣的印象

到峨眉縣是午後四點鐘。

城，給一個初遊者的印象是有一「鄉鎮風」的古城，人行道兩旁植樹，直徑

一丈五尺的大油紙傘矗立在每一街角——下面擺列着小賣的攤肆。犬，點綴風

景地在每一條街上躺着，追逐着；見了

太陌生的人物，也遠遠迎吠。唯一與這

古城不調和的東西，只有地下滿鋪三合

泥的馬路。

稍為憩息，便同朋友王君到城中

各處隨喜。我們首先走入城隍廟，兩

廊塑有十殿幽冥故事，廟首鸛脚神無常鬼判諸像，猜惡不堪。正殿右為城隍殿

宮，屋頂黝黑，佈着陰森森的鬼氣。據

說廟內從前有活動機關，鸛脚神手內藏

練可以落在敬香人脖子上。現在機關雖

毀，但看了城隍爺手下那一般賢爪牙的

面孔，覺得要是他們不安本分，在夜裏

出來活動，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出廟，沿街多香燭鋪，毛廟，精神

人家門首多懸金字匾額對聯之類。行人

男女不論晴雨，皆戴小竹笠，形如四

十五度之圓錐，編製工細，招搖過市。

出東門城外，一望平衍，西眺峨眉

三頂，烟霧蒼茫，如麗人披晚禮服，豐

肌隱約，儀態萬方。東南平陸四五十里

，毫無岡壟起伏。名山在前，連山下的

郊原，也恬服得不敢撒野了。

沿小溪馬路入城，溪中水清見底，

平橋三五，桑榆夾道，四圍田疇歷歷，

豐稔的秋禾黃雲似的覆在棋局形的方田

裏。本年，西南大鬧水災，川東南又大鬧旱災。山城的秋成，却正是豐年景象呢。

返城已屆黃昏，經過一個戲園，由重慶來的「京班」正在鉦鼓開場。

蚊聲如夜樂，夜與張王二君眺月中庭，聽街上劇散人歸，夜露微涼，始寢。

八月二十一日

二 五步一庵，十步一廟

晨，朝陽甚美。早餐後，陰雲四合，隱有雷聲，微雨，即晴。九時，辭王君乘籃輿入山。

出南門，過儒林橋，爲黃泥馬路，齊草叢生。路旁有回龍寺，藏神廟，川主廟，十方院，登山廟，菩提庵，興聖寺各小廟。五里到聖積寺，寺門用粉漆木牌高揭標語：

請看千年古物聖嚴銅塔五色大鐘丈六古佛

和尚爲廣「招徠」，不惜如百貨公

司「大廉價」式的廣告，可謂「近代化」之至。寺內有名的老寶樓已朽，樓前二大黃葛，粗可十人合抱。銅塔在正殿大佛前，高三丈，上刻華嚴經全部及千佛造像。大鐘爲峨眉十景之一——聖寺晚鐘，夜深敲擊，云聲聞金頂。現受駐軍不時敲打，聲音微暗。平時，和尚多用鎖鎖着，防人敲擊。

出聖積寺經文昌宮至保甯寺，有小溪，馬路至此中斷。再過子龍廟萬行莊，共五里到蕭店子，轎夫稍憩，由左側小路入山。出城後，「五步一庵，十步一廟」，有如杜牧描寫阿房宮樓閣的光景。

三 「報國寺從來沒有緣簿」

報國寺距蕭店子三里，是入山第一大叢林。全廟六殿，金碧輝煌，峨山廟宇除萬年寺三殿外，多未施丹漆。此廟較萬年寺尤爲壯麗。門上金字橫額「報國寺」，有康熙御筆字樣。門外古柏森森，排列有序。知客師年約三十，嘉定口音，鼻架羅克眼鏡，認我等爲學生。見面問「來自何地？」，「在何貴校？」我們隨機詭應。又問，「縣中有熟人否？」答以「中國銀行峨眉辦事處。」和尚聞爲「中行」，因誦「遊峨眉山」文中「寺僧未能免俗，時有持簿化緣之舉」二句，謂其語係引用前川軍廿四軍師長張志和「峨眉遊記」之誤。又謂志和觀感多憑直覺，彼初欲作文辯駁，旋二十四軍失敗，遂作罷論。（按此公殊不作落井下石之舉，可敬！）又鄭重聲明，「峨眉金山皆有緣簿，報國寺從來沒有緣簿！」

所謂「沒有緣簿」，也許是真的。

轎夫對我說的峨山諺語中，有「報國寺的穀子，洪椿坪的樹子，九老洞的胖子，洗家池的猴子，」這四句。既有「穀

子」，還用得着緣簿麼！

我們且行且談，走到供有七尊古佛的一殿。因問和尚，七佛何名？答中爲釋迦，其他爲釋迦以前之佛。又引孔子與釋迦相比，證明「先釋迦而佛者，非釋迦無以名；後釋迦而佛者，非釋迦無以法」之意。

但在宗教，哲學的地位上，釋迦是偉大於孔子的。該和尚能引經據典，真大可令人佩服之至。

當我們興辭時，和尚看見寺外的三乘「滑竿」，（註一）用嘉定腔自語曰：

「三乘滑竿？啊！（註二）」

連聲讚嘆，如宣佛偈。我們不解何意。惟清越的「尾音，到了伏虎寺後猶在耳際盤旋。

（註一）用竹竿，竹片縛成之轎，人坐其中，如坐躺椅。

（註二）聽爲嘉定人語尾喜用「兒」字，如「之兒」。

四 峨眉山和尚的二句

真言

峨眉山和尚有三句「真言」，凡遊山客皆須經此禪機棒喝。又等於小學生之受人學面試。

出報國寺傍虎溪行二里，過川軍師長王陵基捐修的玉皇樓，再上，林蔭四合，上石級二百餘級，有木坊正面書「震旦第一」，背面書「布金林」，再上石級數十，到伏虎寺。和尚迎頭即誦「真言」曰：

「居士貴姓？」

「從何處來？」

「現任何職？」

朋友張容以學生，和尚亦無報國寺

圓滑。飯後由木坊左側路行，過無量殿

，出解脫橋。橋側有小路三十里通新開寺。旅川西人向和尚租得地權，築室避暑。由橋右上解脫坡，共九里，過雷音

寺，華嚴寺，純陽殿，慧燈寺各小廟。

伏虎寺

趙循伯贈



轎夫每寺必憩，每憩必吸「葉子菸」，大有武松醉打蔣門神時，「無三不過望」之概。

五 探測大峨神水來源

神水閣離慧燈寺四里，石刻極多。

神水池旁大石有陳搏書「福壽」二字，左有蘇東坡書「雲外流香」四字，稍下有「大峨神水」四字，道旁有明郭子章書「靈陵太妙之天」六字。

神水在大石後，由石隙涌出，方廣盈尺，清冽如冰水。和尚守其側，求人布施。山後亦有泉，但水味大異。有人因欲沿山鑿井，湧取水源。和尚出死力反對，沒有成功。

關上數百步過大峨寺，寺門有武裝同志持槍守門，問轎夫，知張斯可師長遊山駐此。

六 化緣的和尙會飽領

縣長的「手心」

轎夫曾建議宿大峨寺，因駐有「大員」，遷行二里，改宿中峯寺。

中峯寺上殿係新建，右樓尙未落成。入坐不久。張師長由大峨寺來。和尚趨陪，約談一小時，劈髯說募緣事。師長臨行時曰：

「現在不能定，到成都後看能夠幫多少忙，算多少。」

師長走後，和尚來殿廟中修葺需款。並言「二位先生請在菩薩前留名。」入山遇和尚化緣，此為第一次。

峨山和尚本有「化緣」之風，在縣城開朋友王言，最近峨眉縣長入山，羣僧持簿競求布施。縣長親筆每簿捐助「數十」，並囑在縣府領取。和尚如期收款，結果各痛領「手心」數十大板。經此喜劇，「化緣」之風亦有「今不如古」之歎了。

夜，月明如白晝，夜半，大風雷雨。拂曉始止。

七 雙飛橋

八月廿二日

夜雨後，曉日曠曠，白雲如水蒸汽，瀾漫廟中。蟬，已在樹上催人遊山了。

菩薩面前雖未留名，但所給的膳宿費却也很對得起和尚。出廟，過觀音寺

，龍耳崗，廣福寺，八里到雙飛橋，

雙飛橋的形勢像一把鉗，鉗的雙股是黑龍溪和白水，二水至此，合流一處；橋，便分跨黑白二水間如兩條虹對峙着。二橋之中有屋數楹，橋上數十步有清音閣，橋下二水匯合處有「牛心石」怒濤沖激，黝黑可鑑。橋樓有清人劉光第「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一聯。

由清音閣左側上行五里到牛心寺，很整潔。山形遠望亦如「牛心」。再沿黑龍溪行十里到三里橋。

八 洪椿坪

過三道橋後，舍轎步行五里，遇見一位洪雅的遊山客人，一同步行至廟。

洪椿坪又名千佛禪院，峨眉十景的「洪椿曉雨」，便是此地。寺外有二枯杉，傳爲周朝遺物。正殿樓上供「千佛燈」，燈柱雕空花蟠龍，據云費款萬餘元。再上有千佛樓，佛高一尺，已塑成六百餘尊。聘有工匠朝夕塑造。全廟的

氣象很覺不小。

入座，一個瘦瘦的青年和尙來接談，此公會在成都川大肄業，出手冊請留紀念。爲題道中紀行雜詩一首。

廟內藏有名人書畫，正殿有長聯一副，署名爲林拔生，記述廟的沿革及名勝頗詳。錄如下：

「峨眉畫不成。且來洪椿，看四壁蒼茫；盤然天池蔭屋，冷然清音當門，悠然象嶺飛霞，皎然龍溪澗雪。羣峯森劍笏，長林曲徑，分外幽深。許多古柏寒松，蚪枝偃蹇；許多琪花瑤草，錦繡斑斕，客若來遊，總宜放開眼孔，領略些曉雨潤玉，夕陽燦金，晴煙繡線，夜月舒練。」

「臨濟宗無恙。聖題公案，數幾個老輩；達哉寶掌駐錫，卓哉綉頸結茆，智哉楚山建院，奇哉得心咒泉。千乘共安居，淨業慧因，

畢生精進。有時禪機棒喝，蔓語

拋除；有時說法談經，蒲團參究；真空了悟，何嘗障礙神通。纔感他白犬啣書，青猿洗鉢，野鳥念佛，修蛇應齋。」

九 黃昏入洞燕子飛

離洪椿坪十五里到壽星橋，坐籃輿看諸峯出雲如棉花。過橋，步行上壽星坡，又名「九十九倒拐」數步一曲，名副其實。共十五里到仙峯寺。

廟中的知客師是一個胖胖的和尙。照例受過「面試」，入座看茶。胖和尙聽朋友張是上海口音，也怪腔怪調的說了幾句極不成的「上海話」。

廟宇很宏大，屋上蓋錫皮與鐵瓦，（九老洞以上各廟均用錫皮，鐵瓦木皮等代瓦）客堂內陳設有流行的彈簧軟椅。廟後仙峯山環立如屏風，門外羣峯排衙拱衛，氣象萬千。唯一可惜的是和尙太俗。

茶後，向和尙借風雨燈遊九老洞。

洞距廟二里，兩面皆臨絕壁，洞內道路寬敞，壁上燕巢無數。見燈火，嘯啾飛鳴。行半里到財神殿。內尙有小洞。據和尙言有人用繩縛腰，攜乾糧入內探險，行三日出洞，惟見荒山而返。

九老洞傳爲天皇問道處，又傳爲封神榜上的趙公明修道之所。附近六十里尙有三霄洞，橋夫言數年前曾有富順香客數十人「朝洞」演戲，突燄煙迸出，活者僅二三人。

出洞過先皇臺眺峨眉縣，斜陽照平原，羣山肅穆無語。夜，明月照鐵瓦。午夜，又小雨，不寐。

朋友張是夜亦懷然如有戒心。次日相告，深恐廟中和尙是「紅蓮寺」一流人物。

十 奇峯秀瀑

八月二十三日
由仙峯寺曉行，數百步過仙峯石，

高六丈，上刻「南無普賢菩薩」磨崖大字。路，全在山腰，峯梢相連處輒有瀑布小橋，綜錯其間，共十五里到遇仙寺，爲山中風景最佳的一段。

這一段山嶺土人名「九崗子」，實際，絕不止九峯。舉目惟見翠巖插天如屏，如萬軍營幕。你要看山，山便近在眼前；你要聽瀑，瀑布如水簾倒垂路上；雲，更是家常便飯，隨手可挹；而且，更可時時走入霧裏，去領略雲中生活的趣味。假如「山陰道上」使你目不暇賞的是「山」和「水」，九崗子更可以加上「雲」。走這一段山路，應該穿上芒鞋，扶着杖，緩步去鑑賞奇峯秀瀑，鑑賞雲影天光。始不辜負你的一番遊山勝業。

過遇仙寺五里到蓮花寺。和尙慈赤石如蓮花供佛側。出寺，迎風振衣，望下方煙雲。九崗子的羣山，到現在已全入眼底了。

十一 上金頂

蓮花寺到金頂共三十五里，全是上坡路。第一，是蓮花寺洗象池間長五里的鑽天坡，屈折極小，與山脚幾成垂直的線，上面常有白濃濃的雲。人，渺小地

如爬登「雲梯」。第二，是洗象池大乘寺間的羅漢山坡，稍平，亦長五里，石級亦整齊。第三，是接引殿太子坪間的七里坡，磴道爲亂石疊成，兩旁冷杉夾道，比鑽天坡的「雲梯」更長，更險。

在洗象池憩息後，出寺，密雲吹雨約二分。至接引殿爲十二時，晴日朗照，穿棉衣猶冷。轎夫視七里坡有難色，策杖獨行上山。平時走上坡路常覺不過「癡」，本日如「癡客」服「雲土」，痛快之至。到金頂爲午後二鐘。朋友張不慣爬山，遲到半小時。

山頂沉香塔，永慶寺被焚後，正培修。金頂正殿亦大興土木，據云耗款已百萬元，本年可竣工。山上喬木，長此

斬伐。恐「美人髻」終有一日會變成尼姑的腦袋。

十二 「他以為我是去跳捨身岩的」

在金頂正殿少坐，即赴捨身岩。岩上已先有三男二女憑欄待「佛光」。山下無雲，俯視萬峯俯伏，河流如帶。移時，岩底白雲鋪海，雲上現五色虹彩圓光，中有黑色人影。

一密斯尖聲呼曰：
「佛光！佛光！」

佛光現約一分鐘，白雲直撲岩上。對面五尺不見人影。岩上男女先生五人興盡返寺，我一人獨留。雲過，佛光又出，仍有人影。西望康藏高山，積雲亦散，諸峯如粉琢銀裝，隱現天末。五分鐘後白雲又上岩，天風刺喉，返寺，朋友張始來。在客堂略坐又同上「觀光」，但無海底雲，不可見雪山仍顯。下方雷雨初過，正西掛垂虹如半規，極美。

一和尚來請用午齋，談虹爲山中妖
「出遊。」

精吐氣，又談六日前有道人跳捨身岩，
阻之不及，墜岩死。

取後，晴日又出。朋友張疾行上捨
身岩。返時，對我說道：

「佛光這次看見了，但去時走得太
急。有一和尚跑來看我，他以爲我是去
跳捨身岩的。」

十三 象池夜月

由金頂回洗象池，恰是黃昏時候，
入寺甫坐，即傾盆大雨。

洗象池終年設有火盆，和尚更比中
峯寺殷勤，晚飯菜肴有火鍋荳蔻花之類。

本夜爲廢歷七月十五日，雨後，月
出，萬峯無語，聽萬嶺松濤，遠寺鐘聲
，應應俱清，良久不寐。 八月二十四日

十四 與猴居士結緣

清晨發洗象池，在蓮花寺分路，由
大路下山，三里華嚴頂，四里初殿，三
里長老坪。到長老坪時，正遇「猴居士

下山是朋友張的「滑竿」比我快，
我至時，他已向和尚買了一升蠶豆向「
猴居士」結緣。猴子大小共有百餘隻。
大猴從容地在人手中來揀食蠶豆，小猴
在樹枝上跳躍騰蹕，不敢近人。下樹，
亦被大猴逐去。

轎夫欲設法捕一小猴，甫動手，即
爲大猴嚙傷手指。和尚亦聲色俱厲，力
斥其非。

十五 十三斤半的佛牙

萬年寺離長老坪十五里，廟宇極大
，被焚後分裂爲三寺。前爲毗盧殿，有
玉佛及丈六三世佛銅像。中爲磚殿，普
賢所騎銅象重約二千斤，象牙亦長五尺
。後爲新殿，有貝葉書梵字經文。

我們在磚殿午餐，一青年和尚相陪
，自云「尙未到過金頂」，又出佛牙相
示，牙黃色如象齒，重十三斤半。

釋迦如來有此巨牙，豈不變成食人

的怪物嗎！

十六 龍門洞道中

出萬年寺過四會亭，靈官樓，金龍
寺，白龍洞各小廟，沿白水下行十餘里
，峽壁峭聳，飛瀑懸空。溪中有黑石如
舟名「普賢船」，溪畔有龍門洞，附近
黃灣有鐵索橋。沿途水聲淙淙，宋范成
大會泛舟遊龍門，稱爲峨山第一勝景。
但，龍門溪水，目前已受石礮沖塞，絕
無泛舟的可能了。

十七 又回到人間世來

下午五時回到峨眉縣南郊，轎夫指
點我看夕陽煙霧中的金頂輪廓。四日
山遊，不覺在夢中飛逝了。

入城，朋友等聽我們的簡述，認爲
本年遊山的幸運者。

夜，月色佳甚，與朋友王談重慶舊
事，談山中新痕，又商洽歸途事件。從
今夜起，又回到人間世來了。

八月二十五日

二十三年九月追記於重慶。

大眾語怎樣提高？

孫伏園

一、什麼是大眾語？

我這裏提出的大眾語是指我國大多數人所說的話。

我國大多數人至今未受教育，說的更具體一點，他們至今還是文盲。所以大眾語，大體上可以說，是文盲所說的話。

因為大眾語是大多數未受教育的文盲所說的話，所以牠有下面所列的幾個特質：

第一。大眾語只能說，幾乎不能寫的；理由是，說大眾語的人自己都不能動筆，能動筆的人又往往不能很忠實的記載大眾語。

第二。我國有許多種大眾語，每種都互有部分的相同與不相同；理由是，我國交通工具如此幼稚，生計艱苦的文盲又缺少機會利用這僅有的交通工具，所以許多種大眾語中間相互影響的成分不能很多。

第三。許多種大眾語中間雖互有部分的不相同，但有兩點是完全相同的，那便是詞彙的貧乏和語法的簡單。這都由於說大眾語的人全未受過有意識的語言教育，他們日常所用的一點詞彙與語法，全仗人家和親友鄰居的口耳相傳。在他們那樣的環境裏，只要不想求得近代的知識，這一點詞彙與語法是很夠的。

我們看了大眾語的這幾個特質，便可斷定大眾語需要提高，不提高是沒有法子應用的了。

所謂應用者，大概有兩種用法：第一種是用大眾語作教育工具。一談到教育，無論怎樣只用啓發，也不能不有一點新知識的灌輸，例如「國家」和「民族」這類詞兒，難道能避而不用嗎？而這類詞兒在大眾語中是沒有地位的。

第二種是用大眾語作教育內容。這就是說，把大眾語中所用一切詞兒的寫法教給大眾，讓大眾能將大眾語從口頭移到紙上。但這是斷斷不可能的：已用比較豐富的詞彙與比較複雜的語法者，一開口，一動筆，立刻將他所常用的詞

彙與語法不自主的湧現出來。教者與學者，總不能不說話，無論口頭的或書面的，一說話便很難自制了。

二、我們過去的努力

從前大家都以為大眾語是可以作教育內容和教育工具的。

只要我們做教育工作的人肯下最大的決心，和肯用最大的努力。於是十年前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同人們便首先努力了。

我們知道大眾語的詞彙之貧乏，但不知道牠貧乏到什麼程度，於是我們做了一年有半的選字功夫，把用途最普遍而可以上大衆之口的字多多選入，比較不普遍而不能上大衆之口的多多剔除，希望從一個教育者的立場，因努力的結果，而能得到較近似的大衆語的詞彙。

我們先從搜集白話書報入手，計有羣強報等白話報紙十六種，得七二六五一字；

南天門等舊劇及鼓詞十七種，得二二二七〇字；
三字經等舊讀物四種，得七四九五字；

好夫妻等平民叢書六六種，得二三五〇四四四字；印件以外，我們再搜集寫件，計有

發票，收據，定貨單，告示，傳單，請帖，借據，公司告白，車站郵局公告等單據十四種，得六三四六三字；

從民間搜得各類白話信等件四種，得三〇八八八字；

菜市帳簿及家庭日用帳簿等七種，得七二七九八字；

以上印件寫件內共含單字五十萬零四千六百零九。

此五十萬零四千六百零九個單字中，有一大半是重複的。我們第一步每將字重複的次數計算出來，例如「的」字一萬幾千次，「一」字八千幾百次等，

然後將重複的次數作為先後的秩序，順

次排列起來。如此在五十萬零四千六百〇九字中，約計共得單字八千。此八千單字排列起來一看，才知道裏邊用途最普遍，就是重複次數最多的不到一半，其餘都是不大能上大衆之口，就是由我們教育者的立場看來不應放入大眾語的詞彙的。於是我們在這八千單字當中挑了三千四百二十字，作為「通用字表」。

但是為第一步教授的便利，我們覺得三千四百二十字還嫌太多，於是再用了一道精選的工夫；先從三千四百二十字當中選得排列最先的一千三百字作為基本；再用二十人的同意。在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出版的一國音字典裏，主觀的選得了一千一百四十四字。又在陳鶴琴先生編輯的一語體文應用字彙裏，客觀的取得了排列最先的一千三百字作為比較損益的參考資料。結果共得一千三百二十字，這就是「基本字表」。

我們用這兩個字表來限制自己，平

時總不肯讓這兩個字表離開案頭。我們希望擺脫一切智識階級的用詞，寫出真正的大衆語來，讓大衆能夠了解。至於語法，也是越求簡單越好，不用長句，不用連句，不用套句，不用成語，並且少用聯詞。

這樣試驗了將近五年，覺得我們這一種努力包含着幾個必有的缺陷。

第一，我們用這兩個字表來捆綁我們自己，捆綁的目的是達到了，捆綁的代價卻沒有得到。我們用盡心血，去掉字表中所沒有的字，代入字表中所已有的字，做出來的卻是連我們自己也不能滿意的大衆語。我們只得到一副滑稽的聯語是「一生心血都用盡，千字文章做不通！」這就表示已受教育的人是不能再寫大衆語的了。

第二，我們選字的時候只注意單音字，沒有注意到幾個單音字的造成複音字，結果我們的字表雖是很嚴密而其實

是很寬鬆了。例如「的」字是基本字表中所有，「目」字也是基本字表中所有，所以基本字表不能限制我們用「目的」；「問」字是基本字表中所有，「題」字也是基本字表中所有，所以基本字表不能限制我們用「問題」。但在一篇大衆語的文章裏，且不說別的，只要加入了「目的」和「問題」兩個詞兒，這篇大衆語就算完了。

第三，就算我們的技術沒有問題的能夠寫出我們理想中的大衆語了，我們選字的時候也注意到大衆語的詞彙中應有的複音詞了，我們預期的教育上的效果依然是得不到的。試問大衆是能夠永遠乖乖的睡在我們教育者的懷抱裏的嗎？一旦城裏有幾個熱心的學者，跑到鄉下的大衆社會裏來講演，一開口便是「國家，民族，社會，前途，悲觀，樂觀，解決，方案，問題，目的，因為，所以，雖然，但是」一大串，大衆社會中

沒有一個人聽得懂，才知我們的大衆語教育沒有用處了。一旦鄉下有幾個大衆的代表，跑到城裏去要求參政權，因為大衆語的詞彙貧乏的關係，不知道要轉多少個灣子，纔把「國家」這個字兒所代表的意義表達出來，再轉幾個灣子才把「民族」這個詞兒所代表的意義表達出來，試問這種大衆語的教育還有什麼用處？

三、現在我們的語文教學研究

從過去的經驗裏，我們知道大衆語在教育上，不但教者沒有法子寫得出，即使寫出了教給學生也是沒有用。因此我們回想到語文教學的目的，本為提高語言，如果「國家，民族，社會，前途，悲觀，樂觀，解決，方案，問題，目的，因為，所以，雖然，但是」這類詞兒不是語文教學的內容，那麼我們何貴有此種語文教學？我們又何必除文盲？

一方面大衆語的詞彙，雖然不是我們教學的內容，我們也有知道的必要。

因此最近我們重做了一道選字的功夫。不過從前只注意單音字，這回同時注意單音字造成的複音字；從前選得基本字表和通用字表，這回卻要選得平民用詞表（就是本文所說的大衆語的詞彙）和新民用詞表；從前選得的兩個字表都作為教育的內容，這回卻只取新民用詞表作為教育的內容，而將平民用詞表作為參考的材料。

我先將新民用詞表和平民用詞表舉幾個例，以期下面說話方便：（一）新民用詞表中所列的詞就是上面曾經舉過的「國家，民族，社會，前途，悲觀，樂觀，解決，方案，問題，目的，因為，所以，雖然，但是」這一類；（二）平民用詞表中所列的詞就是「太陽，月亮，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男人，女人，老頭子，小孩兒，昨天，

今天，明天，」這一類。

常在智識社會裏生活而沒有到大衆社會裏走走的先生們一定不會相信「國家」和「太陽」這兩個斤量上沒有多少輕重的詞兒應該分列在兩個詞表裏。但這就是會受教育的少數人的用詞和未受教育的大衆的用詞的重要區別。會受教育的少數人能夠全用大衆所用的一切詞兒，沒有受教育的大衆卻很難得用新民用詞表裏的一個兩個詞兒。所以新民用詞表是我們的語文教學的內容，是大衆接受教育的橋樑，也是大衆受教育以後傳達知識發抒情感的工具。

但是大衆語的詞彙（就是平民用詞表）爲什麼不必作爲教育的內容呢？這里我不能不附帶報告一件事實，這便是注音符號實驗的有效。自從我們的注音符號教學實驗成功以來，我們便不把平民用詞看作教育的內容了。除文盲教育第一步教授注音符號，從此學生對於一

個不認識的詞兒，立刻可以讀出音來。

讀出音來是「太陽」，他便領會了；讀出音來是「國家」，他便查字典。實際上除文盲的課本，我們正在定縣實驗的新千字課，就包含這類新民用詞五百多個，「國家」這類詞兒是決不需要查字典的了。

這兩個詞表，現在還沒有完成，新千字課的實驗現在也還沒有結果，但是在提高大衆語的觀點上說話，下面幾點是可以預先報告的。

一，大衆語必須提高。提高大衆語的工作就是民衆教育。未經提高的大衆語，不能寫成文章，我們曾經努力的結果可以供大家參考。提高以後的大衆語便是國語，國語的一部份不能爲文盲所了解，所以「除文盲」工作始終是必要的。

二，大衆語的詞彙雖然貧乏，但據我們粗略的估計，總在一萬以上。在我

們的新千字課裏，這一萬以上的詞兒，只注音，不解釋，不作例句。

三，新民用詞選擇的標準，是一般智識階級口頭所用的，而不是他們所作的白話文裏所用的。據我們粗疏的計算，也有七八千。但在新千字課裏，我們只選取了認為最重要的五百餘。

四，大衆語之不易講與不易寫，凡知識階級均感此苦痛，但是新民用詞要上大衆之口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困難呢？據我們實驗的結果是沒有的。凡事從貧乏到豐富容易，從豐富到貧乏困難，這也是一件。我們試驗新千字課的平民學校的學生，可以用了他們新學會的新民用詞，和新從南京來的國府委員談天，國府委員誇獎他們的詞彙豐富，他們的父母們誇獎他們和國府委員所談的話簡直叫人不償。

五，大衆語是隨着大衆走的：現在大衆是文盲，所以大衆語是文盲的話，

詞彙貧乏，語法簡單；將來文盲逐漸減少，國內大衆已成非文盲了，那時大衆語與國語變成一樣東西，詞彙貧乏語法簡單的大衆語漸漸沒有人說了。這一步境界，就是現在大家夢想着的，一旦達到的時候，不但民衆教育成功了，整個國家也得救了。



秋深

水浮萍

月下

趙鈺權

一

月光下我在草坪上獨自地徘徊，
仰看着那對面沉沉寂寂的樓台：
「樓中的人兒能不能把窗簾拉開？」
月光下我在草坪上獨自地徘徊，
我無可奈何地低着了頭兒胡猜：
「樓中的人兒知否我心上的傷哀？」

二

草坪上洒遍了如水的月光，
寒蛩也奏出淒冷淒冷的哀響。
我仰問着天邊無聲的冷月：
你是否也感到孤寂的淒涼？
草坪上洒遍了如水的月光，
寒蛩也奏出淒冷淒冷的哀響。
我低問着草間悲鳴的寒蛩：
你的心頭是不是和我一樣？

大眾語和大眾畫

安敦禮

畫室隨筆之一

關於「大眾語」建樹的原則上，我想是無什麼問題的。不過在建樹的方法上，和推行的步驟上或者有許多意見不見得完全相同。這當然是個小問題，大家很可以慢慢地公開而真誠的作一種學術的討論，趨入一種同一的方式中，來實現這種新的大眾的需要的建樹。

在這裏關於「大眾語」的一切，不願作更多的討論。因為我不是語言學家，不敢妄作議論，以免貽笑大方。我所談的，是看到「大眾語」的建樹，而引起我建樹「大眾畫」的動機，在此處就是說「語」要「大眾」，「畫」也要「大眾」。

記得在三年前的一個秋天，法國藝

術哲學家艾里福爾氏應中央大學之聘，作學術講演。講題是：「世界藝術進化論」。內中大意彷彿是說：希臘的個人主義的文化，到現在已經是弩末了，世界藝術的末日也就要降臨在目前了。那麼，今後的藝術不是個人主義文化的藝術，是要走向合衆藝術的道上，把藝術變成大眾的，爲大眾所有。照此說去，工藝藝術和建築藝術，以及音樂是向前發展的趨勢的，繪畫倒漸漸地要崩潰了。當時我們幾位在場的朋友們，很受了艾里福爾這篇演說詞的感動，抱着一個很大的宗旨就是把「繪畫」大眾化。

但不是降低繪畫本身的價值，及近就低級趣味，而把繪畫變成一件俗物。

我這裏所提的「大眾畫」的建樹，

首先要聲明的是，在繪畫本身上的探討，想指示出一條光明的途徑。絕不包含着什麼主義在裏面，或是作什麼意外的宣傳。只爲的是把繪畫普通於大眾，並且是很容易普遍於大眾。換言之，「大眾畫」，就是最容易普遍，最容易使大眾得到同情的繪畫。這個界說，假使要認爲是確當是話，那麼，必須要注意到大眾的一切，再談到「大眾畫」的產生，因爲「大眾畫」是使大眾容易了解，使大眾容易得到同情的繪畫，故必須首先顧到大眾的要求。

大眾對於繪畫的欣賞和見解，雖說沒有接受過任何學說的宣傳，但非外行的，也不是像小孩子一般的心理。他們總要求着繪畫是自己實際生活的一部分；因爲是實際生活的一部分，才能使大眾感到興趣，和他們自身發生密切的關係。畫面上是他們自身實際生活的一

部的寫照，當然使他們易於了解，易於欣賞，易於體驗，更可說易於得到安慰和同情。換言之，就是容易接受畫面上所給予大眾的一切，和所指示大眾的一切，而變成大眾自己的「心」。

寫生的要求，同樣的在大眾的希冀之中。因此，才可以在客觀上給予大眾更深刻，更了然的認識即是由寫實的形體上感到滿足。但是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的寫實，更和照像式的寫實，刻板的作品，是要被大眾所擯棄的。更明白一點兒的說：大眾要求寫實的作品，而是極生動的寫實，以表現自己本身生活的真實性。不深刻，不生動以及死板的描摹，是為大眾所謝絕的。

「大眾畫」除掉上述的二種重要的條件之外，更要求生命的表現。在畫面上有活躍着的生命力，潛伏着大眾的生之歡悅，大眾的生之向上，生之滿足，並給以生命的振動，和生的啓示與安慰

。這種生命的表現——豐富的生命表現，催動着大眾和暗示着大眾，並給予着大眾一種生之前進的力，質言之，即是把大眾生活的中心生命節奏。表現出來給大眾一種更充實的生之力，而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大眾畫」更切實的需要感官的刺激，並且需要較熱鬧的感官的刺激。感官的刺激是引導着大眾容易走入畫的內層，說它是個媒介物，或者更為妥當些。在中國畫裏關於感官刺激是極其微談的。幾塊墨色堆成的山，幾根線條交叉着的蘭草，尤其八大的畫，感官的刺激可以說是非常的低弱。固然，中國畫是和西洋畫走的二條道路，另外成立了它的特殊的品格，不過非感官極敏銳及有繪畫欣賞素養的人不易了解。在「大眾畫」這方面，是要普遍的大眾化，必須避免掉為某種特殊階級的歡賞品，不要在藝術宮中過冷生活，為一二人玩味。

因之，感官的刺激是極需要的。

綜合以上所言四點——大眾實際生活的一部，生動寫實的要求，豐富生命的表現，需要感官的刺激；為大眾畫幾個基本的原則。關於實際上的建樹，只要不外上述四項原則，着眼於大眾生活的各方面去製作作品，自然脫離掉光怪陸離莫明所以然的作品，以及象牙塔裏的拱壁，一二特殊階級的消閒品了，而走向時代的人生的普遍於大眾的道上。創造出大眾所需要的繪畫，而使藝術界有個新的轉變，推進於大眾中去。

我將「大眾畫」的問題，胡亂的拉雜一些，希望藝術界的同志起來作個「大眾畫」或「大眾藝術」的運動，來提醒提醒落後的中國藝壇，提醒提醒昏在藝術宮中的藝術家（？）及迷了途徑的青年們。至於我這篇簡陋的文章，本來值不得發表，不過，倒願意作個拋磚引玉之舉。一九三四，八，八，苦病之中

雜詩

次陳后山秋懷韻 二十三年八月四日

堯公

驕陽熾朱明老農顛甘雨田乾饑婦困歸來泣空杆誰歎身爲犧失德從自數吾欲叩天閭難計閹者怒
顛泣力俱竭連疇看已荒可憐龍骨車晝夜猶渠忙集議飼潛蛟自沈於水鄉悲哉愚莫及此景胡能忘（浙江農民藉
兩相讓以人爲犧牲自沈湫潭者甚衆）

吾聞先哲言積谷同勸耕西方異耕具迥枯能爲策遼哉李惶教用意仁且深舊毀新不繼靈焉傷余心
晨興書紙尾薄暮闕孤院憂來無端倪銷以書一卷奇懷鬱不施汶汶非吾願因思介之推一笑復奚怨
澹蕩愛魯連傾側輕張祿障眼漫塵沙結意貞松菊試披冰雪懷內熱不可觸何暇譏羊頭已聽賣人肉
太白夜正耀殺氣騰八方兵車旣已會安用冠寇裳廿載骨未朽行復悲玄黃一觸必即發君其思履霜
短短五尺雄列國交稱道白晝一九飛血濺身立槁龍拏虎擲人敗棄隨風掃恐招坤軸翻地震山自倒（威奧總理陶
爾斐斯之死）

猶觀凡塞系因果思過半如何骨作堆舊藥猶不換大浸方稽天人亡吾其伴匝地毒氛來知否悲忽玩
平生浪游走萬里不知歸我是無家人奚以懷鄉爲獨念師友恩惘惘悲差池中宵揮熱淚孤心當語誰
常嗟張子房辟穀求神仙塵寰大自在身如火中蓮獨善夫豈難地獄將誰穿終期師子吼妙勝成諸緣

讀書雜記

攻之

生命，新的力量——是明白，簡潔，單純。

賽甫林那的二朋友是新俄社會棄兒

生活的一斷片，「棄兒」這是革命後新俄的一大問題，作者平淡地敘述這一社會現象，故我以為，這作品與其說是文藝的，不如說是為社會的：因為這作品的藝術價值實在遠遜於它的社會價值；但是文筆的簡潔或者也是一種新的作風的暗示。

又她的鄉下人關於列寧的故事，印

象很好，鄉下人所傳說的雖不失傳說本質的意味，而且這傳說本身所合的意識也正確而富諧趣——「白骨頭」是站在生產領域以外的，縱使你擁有着大權威與財富，無論如何總敵不過「黑骨頭」羣的集團的力；「黑骨頭」是生產的，是社會的主宰者。

這篇雜記，係選擇我的一九三一，一〇，至一九三二，四，的日記而成。

據說「日記」是種最隨意的文體，那末我的雜記當然是「認真」不了，所以她不能算是「研究」，或「批評」，或「介紹」；勉強可說是「讀後感」吧，但也有把某一篇東西述略，同時歸以我自己想說的話，不知可冠以什麼名稱。我

是個初習者，所記亦許全是外行話，全是「續貂」的勾當，也因事隔三年，所以她不一定能代表現在的我的意見。雜記內容有關於小說的，戲劇的，小品的；凡屬學術論文的或較長的，或不成體統的暫不刊入。我所讀的文章並不一定作雜記，我所記的也不一定屬於最好的

作品；不過只就興之所至，信口胡說一陣罷了。如說有的作者或讀者讀了我的雜記感到不滿，學一句老話，只得請他們原諒。

左視梨啞愛的表現法是獨特的，旅

途中對一團碎紙引起好奇，以至使拚合而鋪敘出一個城市流氓侮弄一個聾啞的柔弱少女的一個故事，想像微妙，真是上乘的作品。

左琴科的貴婦人是一個修自來水管

工人的一篇平凡的談話，貴婦人的醜態與無恥，在作者爽朗的筆下暴露得很自然，輕鬆而痛快。貴婦人在內容上或形式上是沒有傳統的束縛的，它原有新的

伊凡諾夫的幼兒——寫的是外蒙的

紅軍生活，是紅軍蹂躪地弱小民族的一個速寫——對，他的這麼簡捷的寫法，實有被決定為「速寫」的必要的。作者以俄人暴露本國紅軍的無理而並不予以掩飾，不管他是社會主義者，他的無畏精神真令人嘆服；至於以沙漠地帶的蒙古生活為背景，也是可以珍視的所在。

亞洛賽夫的豬與柏棋喜——九歲的

小孩因追逐一豬而被波蘭軍人視作「布黨」間諜被捕，羈獄六月，頻嘗壓迫。小孩是文盲，釋後「同志」教育他，他就跟「同志」卜莫司科而想不到回家去。後來他寫給他父母的信有說：

我們是同志……你們馬上不受苦了，……戰爭也沒有了，將來只有一布黨，……都成了一樣的同志，也不去心疼我們的豬，將來我們不僅只有一個豬……

後來我就從莫司科回去了……

聰明的作者很能把握孩子的心，從孩子的心也反映了波蘭軍人的強蠻無理。

想來這是取材於十月革命後國際帝國主義圍攻蘇聯的戰事的。

——上見曹靖華譯《煙袋》

寫到這裏，偶翻到一九三二，二，二四的日記，內有詮釋「同路人」文字一段，而煙袋所收諸作，均屬「同路人」一派的，故特錄如下：

下午讀革命後蘇俄文學，對「同路人」一詞略有所理解。「同路人文學」特羅茨基解作從十月革命到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過渡期文學。同路人表面上無派別，政見，他們站在國民的立場上，以自己認為合理的意見去認識一切，寫述一切，批評一切。他們以革命故事為題材，與無產階級同情而接近的，他們是從文藝現身而趨向於革命文藝的

建設的。他們與無產階級文學建設正走着相反的路，因為後者乃是由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進到無產階級文學建設的路綫。

小泉八雲「論文學團體」——他說除出一人不能達到之目的，或公共之利，或為獎勵之性質外，文學團體是有礙參加成員的思想自由的，文學團體應建設在友誼與同情的基礎之上，而這團體之結合最好不要超過三人。

——見 Talks To Writers

高爾基村之光榮——這是寫連貨馬車夫的爭執，就工人自己圓滿地解決了一篇東西。甲謗乙的妻曾和甲私通，乙和妻決絕了，乙的鄰人去找甲要他說明乙妻怎樣和他私通的證據。在工人大會中，工人們決定了因甲的謗言使乙和妻不睦而乙妻的生活費應由甲負擔，但

這時乙却願和妻重好，絕不願承納甲給予乙妻的生活費。小說將終篇時有說：

「我們是簡樸的工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自己的理想和意見。我們有一種權照我們所喜歡和我們所以爲最好的，造成我們的生活……」

「……雖然我們沒有讀多少書，我們能夠嗅出這真理——有一種強烈的氣味在上面，這是永遠一樣的——這勞動的汗的氣味。」

晚間讀高爾基的三個短篇——哲學

教授與詩人都是寫一九世紀末葉俄國的知識分子的，諷刺得很有力，談諧的意味也很濃。消極抵抗是談無抵抗主義的，他的意思大概這樣：無抵抗主義苟能利用得會，可成爲一種有效的消極抵抗；但一味無條件地倡導她，那這結果沒有別的，除了滅亡。這意見與批評家盧那却爾斯基的頗相吻合——此說見盧作

托爾司泰與馬克斯。

——上見東方文庫「俄小說集」

瑞典斯特林堡的秋，——結婚十年的夫妻的「愛」與「生活」已演進到秋所寄托的氛圍里，即使彼此別離月餘，在夫認爲有重溫青春舊夢的可能，去到十年前一度沉醉的所在，而邀妻來給生命以次度的溫感，但二日內島上的遭遇處處令人懊傷，從前是熱情，多趣；現在却是清冷疲勞。

這是丈夫想到過去的妻而看到現在的妻所想到的；

It Was Not She! 所以當她說要上「槲樹山」(Oak-Hill)去採野莓時，他不得不答：There are no wild straw berries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it's autumn'.

於是她也不得不這樣感慨：Then come along, Well go home It's no

Longer summer, autumn is here

「人們的生活是只有一度的，」這是一句多悲哀的話。

——上結婚生活

美 Theodore Dreiser 的「The Lost Pheobe」是一個感傷的故事，描寫深刻動人，很有俄國風味。老農夫亨利因妻死而神經昏亂，而瘋狂。生前他們是相互爲愛的一對老夫婦，沒有子女，共患難者已幾十年，雖有時也有細小的口角：

——烟筒在那里呀？

——你自己知道的，

——呀，是你給我放下的呢！

——亨利，你不要胡鬧，你再胡鬧

下去我要走！我看你走了以後你怎樣生活下去？

妻故後，老農夫居然也夢到跟妻吵嘴，後來甚至意識的地感到妻是真的爲

了口角而出走了，於是他到鄰近農家去逼尋他的妻，變成一年老的瘋狂的漂泊者，要知道農村里沒有設備良好的瘋人院，而鄰人雖同情他，但也無力能使他去就醫，最後終于在一山巔因如發狂高叫他的年老的終身侶伴費奧白，而不留神地跌死在山巖里。記到這里不由使我想到最近在時代畫報讀到的黃嘉音氏的茉莉。

德列塞是屬於白璧德的叛徒之羣的，爲文不講究格律，所以很有人批評他的小說結構很是散漫。

——上見Free And Other Stories.

日本平野重治的初春的風是以共黨檢舉中因父母被捕而累及嬰兒之死爲題材的一個短篇，很能寫出統治階級猙獰專橫的種種相，故事是平鋪直敘的文筆很是生動。

林房雄的油印機的奇跡——寫共黨大檢舉中，一包探並不因遭對方即共黨敵視而懷恨，反以同情彼等而營救大檢舉中的重要份子，最後終于辭退包探勾當去做繭商。技巧上我以爲不能說是成熟的，人物的刻畫也覺過於浮離；但內容却很能令人相信是實事就是的。包探的同情發軔的理由，頗值得思考。這小說使我聯想到格列高樓夫人的一幕月亮升起來的時候。

——上見初春的風。

施熱存的短篇小說我讀得不多，除這篇葦蕩以外記得在「新文藝」某期中讀過一篇。但從此我知作者是能以精細的匠心圓熟的筆力，控制某種特殊以至十分平凡的事物，而予讀者以明顯的印象以及悠悠然的愉快的。

葦蕩是以一男人誤解妻的由衷的隱望爲題材，以一小平凡段的日常生活來

鋪張的一篇短小的創作。普通男人對家事因被生活的鞭所驅策總是漠不關心的，不經意說自己將爲妻做「蕩」，在妻不特引爲趣事並且切切殷望，不料夫以偶然的粗莽，未審妻的一種變態的心理，乃給重大的失望。但主人公最後總于好像是自覺的。作者在終篇時有一段說：我好像驟然間失去了一切，感到通身的惆悵。潛伏在她秘密的心中的一重戀愛的新慾望到這時才揭露了出來。我是完全誤會了她，我拿了一個卑劣的男子底心去測度……她了。自從上星期我不任意地答應了我來買菜做菜之後，她一定是早就懷着這種慾望，她幾乎是變態地渴求我給她做的菜底新的味道。而這種心理，這是應歸咎於我，我底粗魯，我却始終沒有發現。

——上見小說月報某期。

因爲讀了葦蕩使我去翻施氏的上元

燈，本集除擬牧歌的一段外其餘都讀過，現在只就當時記下感想的幾篇記在下面。

上元燈可說是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換上了時代的新裝的一篇東西。主人公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是十分溢於言表的。主人公以一窮書生急慮着因窮而失少女之愛，他是憧憬資產階級化而自疚在經濟上是個沒落者。

周夫人是寫作者幼年時代一種無知人世的經歷的。周夫人以二十幾歲的青春寡婦垂愛一個天真的兒童。這是使人溫感的。童年的嚮往固然耐人尋味，而故事的背面却孕育着多量的哀感——在舊禮教束縛下年青的寡婦是被迫着度這樣的一種變態生活。

梅雨之夜與粟芋——前者是寫作者兩天在途中遇到一個冒雨的少女，因一

種通常的同情心裏的衝動，竭力想把自己的好意獻給這少女，在自撐雨傘送少女的行的剎那間，主人公對少女又起了

莫明的奇異的猜揣——以為他是他少年時代的女友。這實在是篇輕挑人心極饒興趣的創作。作者在先以雨天的話談資料開首，這很能表現作者創作態度的舒泰，周作人的所謂「不吃力」也許就是指這種地方而言。後者是寫人類因社會地位的改變而改變他自己的一切行爲的一篇東西。襁母升做塾房後，對待前母的子女的不關心去代替前母在時的關心；故事前半篇是充滿了生的熱情，後半篇却被的冷酷所代替！

——上見上元燈

巴金的奴隸的心——主人公大學生敘述他祖先的奴隸生活，他不羨慕一切而是否認一切的，沉靜而寡言，結果死於革命。故事幾乎是概念底的。在中國

奴隸制度是怎樣演變到現代的呢？一個現代大學生在家中可領着十六個奴隸麼？

——見小說月報某期。

Lady Gregory 的一幕劇，The Rising Of The moon 爲愛爾蘭女作家，作有戲劇及劇論多種，關於農村的小品文亦不少。該劇大意是寫一個窮人終由於同情心的驅使捨了國家的賞格而放走了一個政治犯。這政治犯在劇中是作爲一個歌謠賣唱者 (Ballad Singer) 而出現的。本劇與愛爾蘭獨立運動頗有關係。

——見 HUI ZIN GA 輯 The

Post One-Act Plays

晚讀乞訶夫的求婚，屠格涅夫的在貴族家里的早殮均係獨幕喜劇。全是對當時俄國地主階級的一種冷諷熱嘲。前

者開首求婚，而求婚二主體忽轉向土地之爭，以及無謂的鄉曲之見的爭辯。一方面既因覬覦財產想竭力避免雙方的衝突，另一方面則又不能克制自身的利己心，所以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完全是陷於矛盾了的。

後者爲主的場面是年老的兄妹的分家，從中引起許多不相干的人與人間的爭執，如兄與妹，警長與亞，貴族與貴族，因妹的無理而引起妹與亞，蘇等，也因為亞冒犯了兄的家族，而引起家族名譽之爭，至于兄妹之爭在這時當然消聲匿跡了。爭執的場合雖如此複雜，而實際人間的爭執總是這樣複雜這樣令人發噁的。

(註)「亞」「蘇」係劇中人名簡稱——上見曹靖華譯盜貨

骷髏的舞跳內收日秋田雨雀骷髏的舞跳國境之夜等三個獨幕劇，這在初中

時我就讀過。這幾天看了平天及日公演，對戲劇興趣突濃，因此打算把秋田氏的劇本重讀一翻，我覺得這不是無謂的。

國境之夜——作者對主人公的描寫

很是深刻，他是屬尼采主義一典型的，意志堅強，有自信，能實行。他說自己「從沒有攪擾過別人」(?)所以他希望「不要別人的生活來攪擾他的生活」。他也不承認「爲了使自己的生活不被攪擾」，「使真正攪擾了千百人的生活」；雖然他深知攪擾別人的生活，乃是一大罪惡。可是他實在是「驕傲的竊賊」是資本案，他自己承認他的所以有今日乃是他勞苦的結果，因此他又是極端的吝嗇人。在蝦夷島，他剝奪土人，但他能拒絕蝦夷島的三個旅行者的請求寄宿而目睹他們在雪中活活凍死，同時他自己則安身在爐火熊熊的爐旁。

骷髏的舞跳——這是以東京大地震

日人任性殘殺中國人及韓人爲背景的，但是在這場無理的屠殺中，不是沒有思想正確的日本青年，他認識了他在世界的地位，無疑的他們是有他們的將來的。作者是個社會主義者，所以在劇中大膽地痛罵了，諷刺了當時的一般盲目的日本愛國青年。在幕下前，有「自驚團員變成化石」，變成骷髏這場面，這也許是屬於象徵極端的國家主義的滅亡，而全劇都大半是現實的題材這或者是本劇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本劇與田漢的一致在表現上頗多吻合之處，但後者則較爲單純，因為她可說完全是一種現實的象徵化的處理。

晚間讀 W.S.Maugham 一篇小品

Cabinet Minister, The Student of Drama 全是寫的關於中國的事，古玩家的中國可內閣總理，浮誇淺薄的中國留學生，被副苦得十分利害的，不過在文章中可看出作者的道地英國紳士氣也很濃厚。

——上見 “a Chinese Scenery”

梁遇春的小品失掉悲哀的悲哀，——

一個人由青年轉入中年，普遍稱為透視了人生的一時期。當這時對人生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努力幹也不去自殺，



亭子間分租

升洪作

只是爲了生活而生活，沒有希望，沒有快樂，以至連悲哀也失掉。這是該文內涵的意思，而由一種友誼關係的變遷襯托出來。

——見某期奔流

青蛙聲聲

黃嘯空

青蛙聲聲，
喚不起人間的迷夢，
却自譜成了田間的歌曲。
譚譚譚譚。

農夫勞，
農夫勞，
可是爲了我們，
還是爲了田戶，
從薄霧朦朧中來，
忙到了黃昏時去，
荷起了鋤頭的兒女老婆。

農夫苦，
農夫苦，
他們唱悲歌，
我們和哀曲，
早晨到晚上，
唱到喉嚨破，
還是無誰聽得懂，
譚譚譚譚。

在綠蔭下小步，讀夏日漱石的小品
貓之墓與火鉢，趁這初夏之晨，在小園
中讀這種哀婉由衷的小品是很適合的。
貓之墓使我想到我的童年。



塑像

夏晨中贈

爆芽豆

徐思蕊

「爆芽豆！……」

沈重的脚步在小巷中擾亂了清夜；那悽愴的顫音抖入窗來，同時似乎擠進了人生的悲哀；在這靜夜交織的窮，愁，沙沙地！脹破了喉嚨，在溫馨的春夜裏泛動！給我這個尙可安眠的人感到些同情的慚愧。然而，你自同情之他自叫喚！沙沙的喉嚨需要的是糧食，不是飽着肚皮的人們所空感的同情哪！

爲了某種事故我到了這S市的親戚家裏。在這不熟悉的房間裏，不熟悉的舖位上，想起了日間的小靈魂們，夢也不能安甯，何況醒後受了那窗外顫音奔放的打動？

日間的那些小靈魂們在我的思緒中

渾亂的活動了。在今天下午陪着秀妹們去看育嬰堂中的小孩子們！這些小孩兒是今天剛來，從X鎮搬移到這S市。市民們很歡躍的懷着異樣的憧憬，呼喚着，帶着自己的幸福的孩子們，「去看孩子」！這是在人家面前的熱炒話。雖然他們也早已知道是和平常的孩子們一樣，有鼻子，也有眼睛。……

我們在絡繹不絕的笑聲裏，熱鬧的街道上悄悄走着，秀妹等談得很起勁；開展在目前的歡樂，不禁使我想起了日本的櫻花，和西山的紅葉！

——這也是韻事啊！

到了目的地，早已站着了很多人，在嬉笑的盼望中，「怎麼還不來呢」

？

秀妹等和那些婦人，姑娘們在談笑，我呆立在河岸邊，再也捉不住我浮動的思想；幾個活潑而幸福的小孩兒們把碎的軀塊，挑起了水面的波花！

「來了來了！……」聲浪捲出了他們和她們的脚步。遠遠的一隻小船，我們的眼光把那載着孤兒們的小船拖近了來；船後一線靜浪，失落了小靈魂們的呻吟。靠岸了，沒有一個豐滿的臉。！怪可憐的，失却了父母孤單的小靈魂們！等一個個搬運上來，眼光那麼無神的，然而却睜得很大，接授那些歡樂的人們口中憐惜的音浪。

一個年老的婦人拿出六個銅子，向身上賣爆芽豆的買了一些給那些能吃的孩兒們。據秀妹的朋友靜君說：那個老婦人，是爲自己的孫兒修福的。

——啊：那些一粒粒的豆子，爆出了一點點的生命嫩芽；雖然他們自己

帶會受了成長的脆性，然而，受了滾燙的煎熬後，也只好團居在桶中以待人的青睞而已！至於那些產生牠們的穢子們，也早已失却了保愛的毅力，爲人們燃盡了精力了。……

在歸途中，我不能不這麼想。

「爆芽豆！……」

淒然的聲浪在溫靜的春夜裏浮泛上來，終於和那沈悶的足音無力的沒落，而消逝在小巷的盡頭了。

我明天決定離開此地了，雖然親戚誠意的留住使我拋下了感激，和這清夜的顫音留下了我的依戀！

聽，晨鷄的聲浪抹着黑夜的威力，黎明在這聲浪中跳動了。醒醒吧，甜夢的人，揩一揩掛在你們眼角上的惶怙的夢！……

「爆芽豆！……」淒然的聲浪在黎明的薄明裏又折回這小巷中來了。

五·十三，一九三四夜追寫於南運。

一婦人

金仲芸

我看見大路旁有一個千斤重的石磨，這石磨下壓着一個青年的婦人，頭頸上坐着一個男子，

脚面上匍伏着兩個嬰孩，

兩手不停止的抓着泥土，

她既不微笑也不呻吟，

我不明白這婦人有何過錯，

我就高聲大叫的詢問：

一婦人：

你可是觸犯了這嬰孩及這男子，

這石磨又是第幾等的極刑？」

婦人說：

「這男子他是我的情敵，

孩子們是我的靈魂，

他們都是我的生命的半個，

我何能觸犯了他們？

我看你生得兩目炯炯，

如何看不清楚壓着我的就是石磨中的金銀？

這個青年婦人的妙論，

使我革了命的心弦打了個重重的寒驚。

女兒書

天瘋

多情的兒女，無一定對象的，泛愛着塞邊的戰士。

她假手於穿綠衣的人的間天使，

帶到前綫以春閨裏朝夕傾倒着的赤心兒：

一同胞！努力殺敵！

我掛念你們是無間遐邇。」

這是多麼可欣幸的喇？

看！在很悅目的華箋上，

竟寫着一行：頑豔欲絕的相思字。

多情的兒女，不求一定反應的，

單戀着塞邊的戰士。

她假手於穿綠衣的人間的天使，

帶到前綫以春閨裏朝夕拂拭着的淚珠兒：

一同胞！爲自衛而戰！

我在忍痛的替你們祈死。」

這是多麼可憫哭的喇？

看！在已變色的華箋上，

竟寫着一行行悽悽欲絕的傷心字。

牯嶺之夏

李建新

在牯嶺，清晨有寒意，雖時間已是夏天。

對面山峯上尚有薄薄的一抹東西，在山中叫做霧，而在山下看去却是雲。

在薄霧中，有兩個人影在輾動，淡淡地疎疎地却也看得清晰。許多洋樓的窗子已是在移動，在窗內隱隱地可以看見一二個人在作一些什麼東西；精細望去，看見一些女人在整容，在換衣服，在凝視窗外出神，男子也隱約望見一些，他們大多在結領帶在着遊山履。

林中的路上有不少的短衣工人在忙動，男的，女的，提籃的，担物的，忙碌地服役那些如花一般供人玩賞的女人，也服侍那些在球場上跑，在街上逛的

男子。一會兒白雲徐徐地斂了去，露出一片碧綠的青山，在山中襯出一簇簇的紅綠的屋頂。

孫女士看得出神，她從溫柔的床上爬起來，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和頭髮，披上一件綠色的絨衣，手中捏着一根輕巧的手杖往外面走。

她愛晨光，她愛清露，她更愛清晨中的鮮潔的大空清氣。山間的清晨該是爲詩人設備的，然而也爲孫女士設備，因爲她有愛好牠的心情，雖是她不是詩人而是美術家。

孫女士一個人飄飄地向着一條曲徑走，有時綠草拔到路上，露珠洒上她的長絲襪，她用手杖拂開草好讓自己走；

不過她愛好那草上的露水，瑩晶光燦，如同粒粒的珍珠。抬頭看樹，碧葉在上而滴翠，陽光從樹葉中洒下，洒在她的身上和臉上，這使得她快樂，她歡喜這種的特別的景緻，她是一個不缺少逸趣的女人。

她走到一條溪水邊，溪水在她面前潺湲，好似悠揚的音樂。她看了一會水，不想走，溪中有許多潔白的亂石，她在石上坐了下來，一面看水，一面看山容。

在溪水的下遊有一個木橋，橋上有欄杆，幾個西洋小孩從橋上走到水中的石上；他們從溪石往上走，直走到不能不止的地方，於是他們在玩水。水灑到各人的身上，發出一陣哄笑。孫女士看得出神，於是她也自己一個人在暗笑；孩子是可愛的，她在默默地爲兒童祝福。

從綠蔭中回來，走到房中，坐在一

張沙發上，目光向前望，瞧見桌上有一封未拆的信；這使她歡喜，無論牠所帶來的消息是好是壞。她忙起身去取來，看着封面，她快樂，因為她對於那手跡很熟悉，拆開信看，信內的話叫人心喜：

芝，我的芬芳的心；你不要太驚訝，因為你的迦昨天下午到了山中，我本想即時來看你，初到一切不便。今天下午一定去你那裏，盼望你不去。我有千萬的溫柔的話要向你說，我的心同你的碧迦這信一齊飛到你的身邊。

這使孫女士快活，雖然她也有點驚訝；實在她的心底也在時時想到他，不過她既沒有法子叫他來，因為他有他的不能離開的苦衷，今天她想不通，她不想；快活使得她陡然如同一枝花兒逢了春天。

到了將近下午，孫女士的心在跳動，是爲着快活而跳。碧迦快要到她的面

前了，她的以後的生活將更有濃豔的光輝了。爲得愛美的觀念的驅使，她想將她自己裝飾得更動人，更可愛。她先是跳下盆沐浴，以後將她的衣服澈底換得煥然一新，又在身上加了一些香的東西，穿着一件白紡綢的旗袍，足上是長統白絲襪，白色的皮鞋，她愛白。身都是白色，除了漆黑的披在頭上的柔髮。

自己照鏡子看，在鏡中露出來的是花朵鮮麗的花；臉的白潤，眉目的清秀，她自己都愛好自己。她向鏡裏嫣然一笑，她快樂她自己的美。

她正在期待，碧迦踏進了她的門內，本來在等他，但一看他忽然飄了來，反而微吃一驚，不過她的驚訝即時使被她的欣慰的面容掩去了。他說：

「芝，今天能再見你！自我那天送你以後，我差不多一天到晚神魂追隨着你，你總想不到我今天會到山中來的

。我在上海悶得慌，我便不顧一切一個人悄悄地來了，以前我不給你通知。一則信未到也許人先到了；二則我想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和一個意外的喜。

她快活，她的手承住了他的手，笑着，是心坎中流出的笑。她說：

「你來得正好。我在山中很寂寞，雖是此間有千千萬萬的青年男女，但少了你一個在內便一切都平淡無意思了。你住在那裏？我這裏的房有不少空的；你搬到這塊來住如何？我們明天去遊名勝，你當然樂意。」

「你若願意，我一切都照着做。我刻下住在一家西人的旅館裏，在那裏並沒有什麼好；遠離着你尤使我覺得快然。好的，我便叫人將行李搬到這裏來，若是你歡喜。這山真好，處處有風景，處處有名勝，處處有古蹟，更處處有流泉。以前我會來過，但是走馬看花，這一次我要遊個痛快；有着你在一起遊

更加有興。伴愛人，遊名山，真是幾生修得到？」他說，他大興奮了，使得他說的話有風趣。

芝聽了他的話更快活，她即時着人將他的東西從旅館中取了來，她不要他自己去勞動，她在她的住室的左邊爲他佈置了一間精雅的臥室，房子潔白，几淨窗明；她在那裏又爲她擺了各種的花，各種的畫，窗帷和桌布，都精巧可愛，因愛美術，她知道如何取悅一個男子。

男人是意外地滿足和欣慰，帶着一種愉快的心情便在這裏住下了。

晚上有月色，清光映在他們的屋上，映入她們的窗中，有興趣，她同他出外，在月色下散散，抬頭望月，月當正空，月光從碧葉間照在她的臉上，使得她更可愛。他攜着她的手在一條曲徑上走，遠遠近近的燈火在他們的週遭閃動，如同點點的金光，偶然也有一閃的螢火，從她們的臉上掠過，待她用手去撲

，却早已飛過去了。

走了半里遠，前面有一塊大的岩石，他們坐在石上，看月色，看夜的山容，聽流水聲。

她現出異樣的微笑，她的臉浴着月光更美。男人這時笑，笑他自己的幸福。

「你看，有一位天仙在山中，」他笑着說；起先她以爲真的有什麼仙人了，及致她悟到是說她自己，她便笑着將牠瞟了一眼，坐了一會，談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們在夜涼如水中走了回來。

說好了明天去遊名勝，次日真的起得很早。名勝多，先去黃龍寺；又因爲要隨走隨看，決定不坐轎。早上着人到街上去買了些東西，麵包，牛油，果子醬，還有一些其他西方的食品。吃過早餐，從寓所動身，碧迦穿着繡裝，孫女士仍着旗袍；男的現出英勇，女的現出窈窕，是美麗的一對。又因爲不要帶人去免去他們的形跡的許多不便，碧迦便

自己攜了食物，她則拿了一個小相機；自己提，並不費力。

從吼虎嶺下去，走了一些住下的曲折的羊腸鳥道，到了黃龍寺。在路上，他們有趣。有的地方女人不好走，他便扶着她走，這是一種自由的相助，她不喊，他更不用喊，她的手便放到了他的手中。在平敞的路上他們有時且握着手走，這樣忘記了旅行的吃力，且又方便談天。

黃龍寺是一間簡陋的古廟，廟前有些黃花，還有綠樹。寺內和尚拿着手杖敲地下的一塊露出地面的巖石，鏗然有聲；和尚說這是龍腮，他這樣說，他們這樣聽，於是出來，到了離寺不遠的幾株大樹前。那樹據說是晉朝種的寶樹，樹前有石凳，可以坐，他們倆個便坐了在那兒。這是合宜留紀念的地方，芝想拍照，他爲她拍，拍了兩張；她又爲他拍了一張。於是走，去看黃龍潭，潭

在下面，潭水並不大，有小瀑布從上瀉下，水瀉入潭，濺起浪花，瀑布轟然有聲，微震山谷。

他和她坐在一塊潭前的大石上，眼看着水，發出欣喜的微笑。他的含笑的眼光落在她的臉上，她承受着他的含情的眼光，現出一種嬌憨的媚態。山谷中沒有別人，只有他們兩個，這更於他們相宜。他奮興，她也不少趣味。設若他們的心可以比作兩朵花，這時兩朵花該是開得更驕麗了。他歡喜，擁抱着她的身子，她沒有依照虛偽的方式拒絕，他的臉偎着她的臉，接了一個深長的吻。

吻甜蜜，在這佳山水中更有另外的詩意。看到帶來的東西都想吃，因為快活，吃的東西更有味，更甜。吃完了，照相，她坐在水邊拍了一個，但沒有法子拍他們二人的，於是拍了一個龍潭來補償。

她會唱歌，他要她唱，將這水聲和

以歌聲他說更能動人；他的想像不會錯，因為當她唱時，她的聲音的柔美足使山靈感到迷戀。

看太陽斜西，他們覺得該是回來的時候，走到家裏，愉快仍然溶着他們的心靈，身體沒有疲乏，腳沒有酸意。

孫女士的心中有許多事叫她快活：她有愛人在她的身邊，她有優美的生活。這愛人是如此地愛她，他以她為他生命，而她也把他當作靈魂。他漂亮，她美麗，他們是天然配合的一對，她只有欣幸，沒有絲毫的不滿。他呢，也和她一樣，在他自己欣幸，欣幸他有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

在夜間，他們更現出特別的趣味。她在看小說，看得有趣，嗤的一笑。這時他在寫文章，看見她笑，一枝水筆自然然而從他的手中放下；她指給他看，他也笑了。他寫的是遊記，也是日記，寫他所想的事，寫他所經的事，寫到有

趣處，她要看，他故意不肯，及至她做出鬼臉，他便給了她；他是會使一個女人先瞞而後喜的。當然女的也不是對於不看有什麼損失，但她却不看也故意要看，她不肯放棄觀看她的一切著作的權利。

以後幾日他們還是遊名勝，他們到御碑亭，到仙人洞，到天池，到捨身崖。在天池有小小的魚，據說是龍魚，但並不是真的龍，真的龍只存在人的腦中。他們看那山下的人寰，江流如同素帶，山丘如小堆地呈露，田畝，阡陌，村落，以及塔影，都歷歷可數。

他最愛那一片無邊的綠，愛那無盡的天然畫圖。

她們到了捨身崖，望望下面，深不可測，淵中悠揚的水聲，冷然入耳，她怕，他却神色怡然，他換她坐在崖邊；他笑着對她說出一個他的認為有詩意的幻想，他的話是這樣，聲音低而柔和：

「芝，你看這崖石多雄偉，多險；

名字叫做「捨身崖」，叫得不錯，這是

合宜於雄壯的死的。不過一人死，無論

是因爲壓死，失戀，餓驅，或者其他的

什麼緣故，總覺有點單調，死得不暢快

，若要死得悲壯而又死得溫柔，最好是

二人。當然我說二人，不是隨便的二人

，而是兩個男女，兩個正戀得熾熱的男

女。爲什麼去死？或是因爲要保存她們

的永久的熱烈的愛在人間，使得後人生

出無窮的豔羨相憑弔；當然因爲熱愛後

的虛空或幻滅也可以。那時她們發身一

跳，兩個身子熱烈地抱着往下飄，那是

何等地溫甜。如同我們一樣，假如我們

這時實行這種的理想，你不覺得愉快嗎

？」

女的笑，不作聲，顯然同情他的話

。不過她沒有意思要她們自己實踐這種

理想，至少現在沒有這種勇氣和必要，

她說他還沒有嘗盡她所應享的溫柔，

說她要等，等到她心滿意足，然後再和

他手挽着手兒一同從崖上向大空飛去。

他快樂，她也心意溫甜，幽靜的山

中只有他們兩個。他們抱着接了甜蜜的

長吻。

看西邊的太陽，有特異的色彩，而

且特別大，是天色不早的徵候；她們迎

着晚風，手挽手，肩並肩，走了回來，

有一天，他們想到游泳，這是山居

的人的最好娛樂。在上海，他們曾有泗

水的愛好，不過孫女士不很會，而碧迦

却能沈浮自如。游泳的時候是在下午，

從太陽當空直到暮色蒼茫。他們因爲要

享樂這新鮮的遊戲，午餐後休息一會便

動身了。從幽徑裏走，綠葉披到面上，

高低紅綠的樓榭從眼前警過。西國男女

絡繹不絕地從山道上來往；女的十九都

是光着腿。爲什麼要光？她們自己都弄

不明白，不過無論如何她們不肯放過這

一點。別人光腿，她也得光，這是時尚

，如一陣狂風吹着草，偃，否則豈不落

伍？青年的女子誰肯落伍？於是孫女士

的腿也跟着光了。

到了一個山嶺，路慢慢往下陡斜，

眼前望去，是亂山，亂山盡處是高峯，

峯外便是白雲和青天。她們都被那遠遠

的山光攝住了，然而斜坡還得要下。在

偶然沒有人的轉彎的地方，他扶着她走

，轉了彎向左走，路稍平，一會兒到了

山谷的平地。溪水潺潺地流來，如同他

們唱着歡迎的歌。怪石在溪邊亂列，山

鳥在樹上飛。林中洋樓三五地峙立，使

人聯想到武陵桃源，而他們自己便成了

桃源中的人，想到這裏，他和她都欣悅

，於是游泳池在他們喜慰時呈露了在他

們的眼前。

池爲長方，是岩石結的。水從溪中

來，經過一木橋，流入池內。池上淺下

深，十端有一木架，人可從上跳入水。

左邊有篾蓋的棚子一排，上排爲男，下

排爲女，棚內又隔成小室，如蜂房。棚外是高梧，梧蔭下有木榻，是預備給人坐的。到了那裏，他們走進男女的更衣室，各換了浴衣。

她的浴衣是紅的，這更使得她顯出嬌艷和美麗，走到池邊，他早已在那兒等，於是他奮身往池中一跳，她沒有跳，她的游泳的技術還未高到這一步，不，他要她試跳一下，因爲想冒險，她未有拒絕他的慾態，在男子的衛護之下，她也將身躍入水中。

在水有種異樣的味兒，這一池碧水似乎是快樂的源泉，他們都快活，有愛人陪着泗水的人不應當盡量地快活嗎？他的泗水的技巧的確不壞，他有時潛到水底許久才漫漫地浮起來，更險的是跳，他走到木架的最高一層翻身往下一躍，碧水濺成銀白的花，她爲他心地吃驚，但他却若毫無其事地隨即從浪花泗到了她的身邊，他向他微笑，這一笑却是

表示心慰。

他和她隨後在水中上下隨意地浮游，遊倦了便爬到池邊石上晒太陽，她本來美，這時穿着浴衣却更顯得豔麗，她的一身的曲線纖細地畫了出來，使得四週的眼光不時地集中在她的身上，她雖微感忸呢，但並不胆怯，她有她的愛人在一塊是什麼都不怕的。

忽然一對西洋的男女爬到了他們身邊的石上朝着陽光取暖，男的和女的都很年輕，兩個人的親密的情況可以藉着他們的欣笑活活地畫出，孫女士在心中笑，她笑爲何在這時的水邊竟有兩對中西的過情的男女。

他和她再泗了一回，覺得應該回來，於是各自歸到更衣室去換衣服，到他們回來時，池中和池上的人都陸續地走，因爲西邊的太陽在啣山。

路上有涼氣，涼氣吹着她的旗袍，微微作響，又拂着她的短髮，使她更加

嫵媚，走到一條沒有人的綠葉掩映的地方，他抱着她接吻，她並不拒絕，她知道在這美麗的幽境裏是應該有這種的臨事來點綴山靈的寂寞的。

在山中他們的生活是詩的，同時也是畫一般的，他和她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她要作什麼他便也隨着她作，他所要作的她也是一樣，他和她雖是不同的兩個男女，不過她們的心却只有一個，而且他們的趣致也是全然劃一的。他們在山中另外的消遣，那便是拍球，球場用粉白的灰土鋪成，柔和平坦，球落在地上，反彈到恰好的高處，球場的四面是低牆，四面是鐵絲網，網外是一條溪水，流泉穩隱有聲，拍球的人有男有女，西人比中國人多。

拍球也是在下午，他和她對於這個都有相當的技能，都不缺少興趣。有時他們連續拍一二小時，並不倦，與會是可以消除疲乏的。

從球場出來，他和她都想像遊松樹林

。松樹林在一座山嶺中，內面有一條大路，叫作松林路，因為路幽靜，曲折有趣致，而且在路上徘徊時可以看見紅樓碧樹，遠峯近嶺，所以山居的人都以遊松林當作一種無上的快樂，尤其是青年的男女，在那裏，便于談話，可以相當地表白他們的戀情，所以遊人中以青年男女爲最多，有人叫他作情人路，並不完全不符事實。

孫女士是知道那路的這些優異的，不過她更愛的是他的幽邃，自然別的優點她也並不否認。他自然也有同樣的感覺，于是他和她又多了一個散步的勝地。

這一天，遊人真不少，一對對地來，一對對地去，時髦的衣服，漂亮的面孔，微微的笑容，陣陣的幽香，使他們忙于接應，實在呢，他們也是別的遊人所驚爲天生的美滿的一對，孫女士的美

麗的體態和入時衣飾更是遊人的目光的集中點，她雖覺有點不便，不過她却愉快，一個女子是歡喜青年的男女的目光的追逐的。她也並不嫉妒，他只有驕傲，爲他自己得着天仙似的女人欣慰。

天晴了許久，在山中這是難得的，因爲晴久了應該有點水分來潤濕，於是

在山坳裏有濃濃的雲霧出岫，霧雖濃，色却白，因有風，飛得快，剎時間茫茫地一片，不見天，不見地，人影樹影屋影，全是白色瀰漫裏，有奇趣。孫女士大樂，她愛這種的霧，因爲在山下找不出。上海多的是煤烟，在化平有黃沙遮天，然而沒有霧，沒有如這山中的白色的霧。男的呢，也只有快樂，沒有厭惡，他是對於新奇的景物有深的感應的。

他們都感到興趣，女的想到捉迷藏是這裏最合宜不過的，男的對於這有味玩法的也不缺少興趣，他們真的在外面

這樣玩起小孩的遊戲來。

從白霧中忽然洒了幾點雨，雨從樹葉落到他們的身上，她便先從林中往屋內躲，他也尾追了來，名是爲得捉她，實在也是怕雨，他到了屋裏向她一笑，她的笑早在臉上似乎要掉下來，在一笑中他們結束了他們的兒童的遊戲。

晚上她們想到跳舞的樂趣，跳舞場距寓所並不遠，她們真的去了，到了那裏，最先惹動他們的眼睛的是華麗，是輝煌，再次是人，男的女的，中國的，西方的，滿座都是盛裝麗服。她們來此似乎是爲比賽衣服，會跳不會跳不是他們所要管的。場上這時正有人在舞，音樂悠揚地達到戶外。

他們走到廳內佔了兩個座位，看人家跳，自己也感到一種快樂的滿足，自然白種人比黃種人會跳，因爲她們跳得勤。在中國跳舞是特殊階級的時髦的消遣，不過她們之中也來跳得令人默然讚

的。

看了一會，孫女士想到也要真的一試，於是她和他真的入場了，他們對於這事都有相當的經驗，所以雖是列次在這裏舞，並不慌，實在呢，許多觀眾都在那裏暗暗地欣賞她的舞態，有些西國的男子當她舞後想和他舞，及至看到她和他的親密的情態，他們不的敢啓齒討沒趣。

一看錶快近十二點，她向他示意要回來，他沒有說一句話，會意她站了起來，她便挽着他的臂往外走。外面稍有風，她有點畏寒，他拽着她走，他的勢力溫暖了她的身體和靈魂。

淡淡的月光從林中透來照在她們的身上，更顯出她的亦美的體態，走到中途，輕輕地他問她低語道，「愛，倘若在這樣的月夜，在這高山的幽林中，在這綠草如茵的地上，在這人聲靜悄的時候，有兩個戀得如同火熱的男女作着青

年男女所應作的事，你覺得怎樣？」

男的一說完便無聊地笑了起來，同時孫女士的含羞的微笑也在月光中淡淡地映了出來，她懂得他的這句的意思，她不好回答什麼，男的笑望着她的臉似在迫待她的答語。

「你設想得太奇特了，叫我如何回答？」孫女士不好過却他的意思用着道辭回答說。其實在她的心中她也覺得那是人生中最有浪漫意味的事，她却沒有這同樣的胆量說出。

在默默地互相一笑中，她們勝過了一個大大的試探，她在這時候覺得她們的愛情還得讓她自由地生長，早熟的果子終不免有酸味，他也早已了解這個，他看見她沒有正式回答他的話，便沒有再問下去。

在山中還有一種消遣的地方沒有去，那時電影場和音樂會，他很愛電影，而她却更愛音樂，音樂和電影，上次是

音樂，下次是電影，時間並不衝突，因而他們又以同去，她的興趣濃，看見兩國男女登台奏技，她靜心諦聽，她的心神幾乎全被那歌喉琴韻攝去了，因而使她這時或時感到一種被遺忘的痛苦，不過他也有報復的時會，那是看電影，當好的片子在銀幕上映出時，他的全心都注意在電影上，他是在她的身旁坐，他的神祕布晰時離開了她飛上了銀幕，她固然也愛看，不過她並不如他那樣迷，於是她覺得他的一顆火熱的心暫時無處安頓了，他和她是會藉着機會激起波瀾，以增加他們的愛情的熱度的。

他和她在山的生活便這樣一直往下過，他們忘記了一切，除了他們自己的對方。





潘惠霖攝

跋涉（錢塘江邊牛車）



奔馳

潘惠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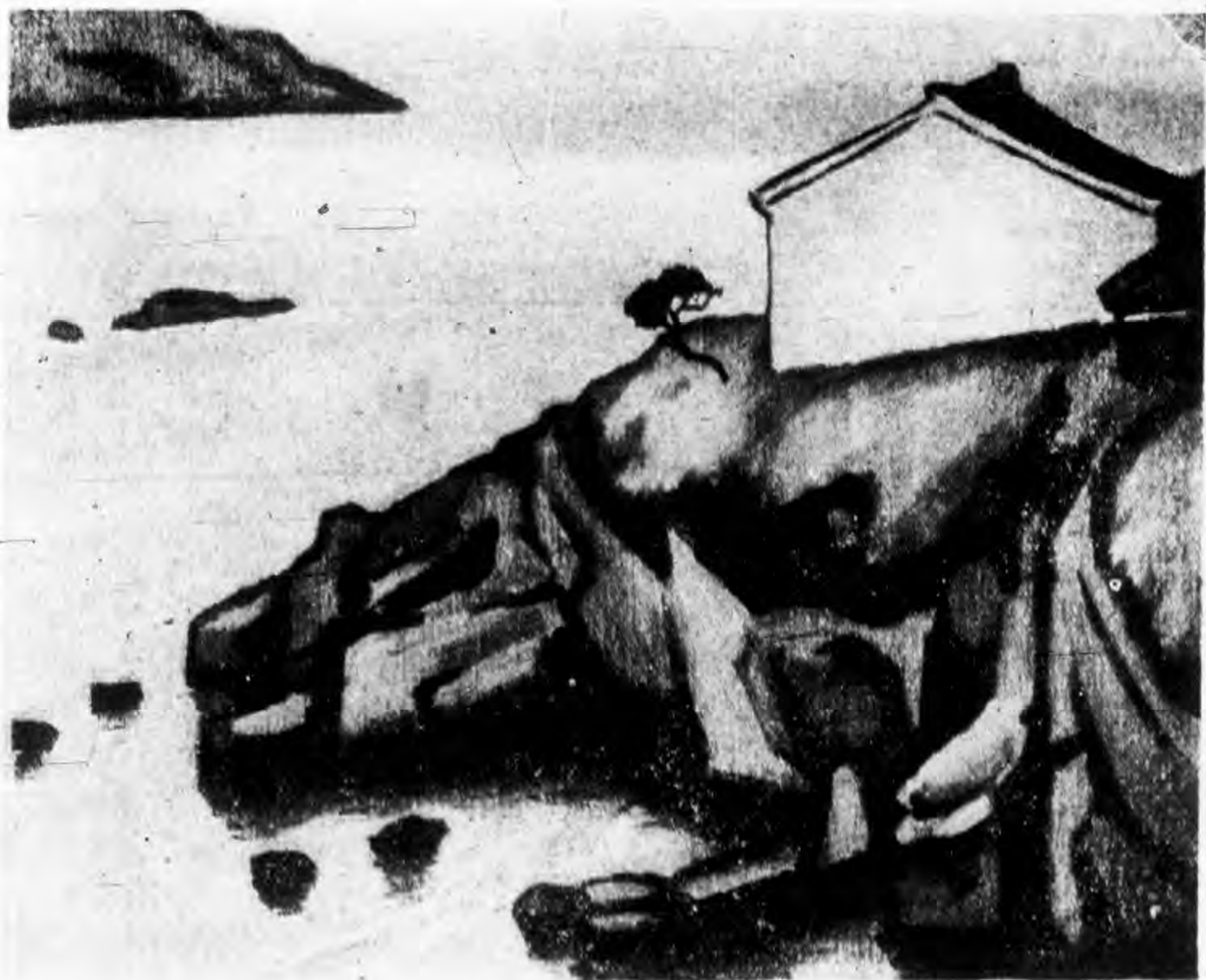
倪貽德個人展覽會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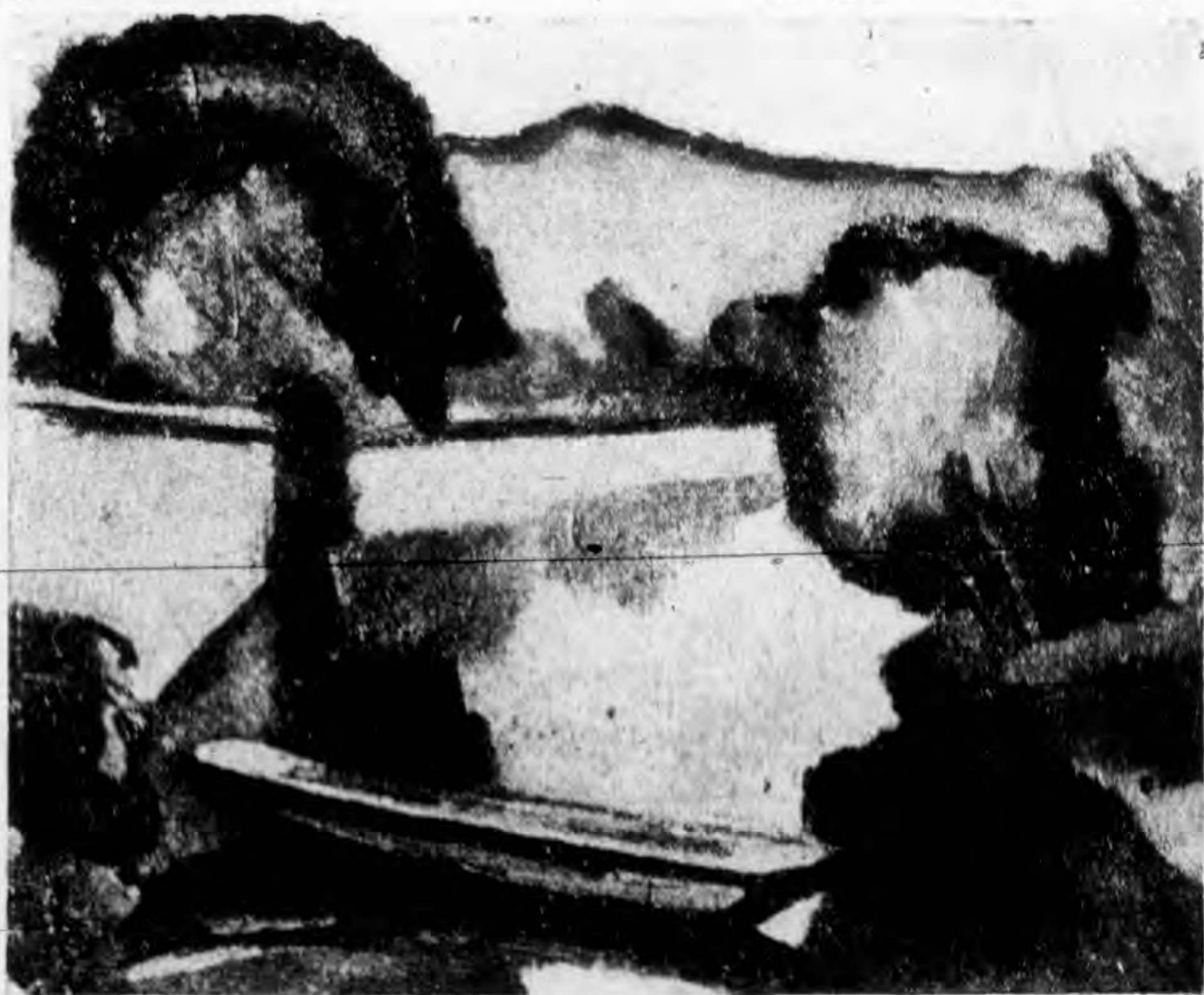
（州杭）場木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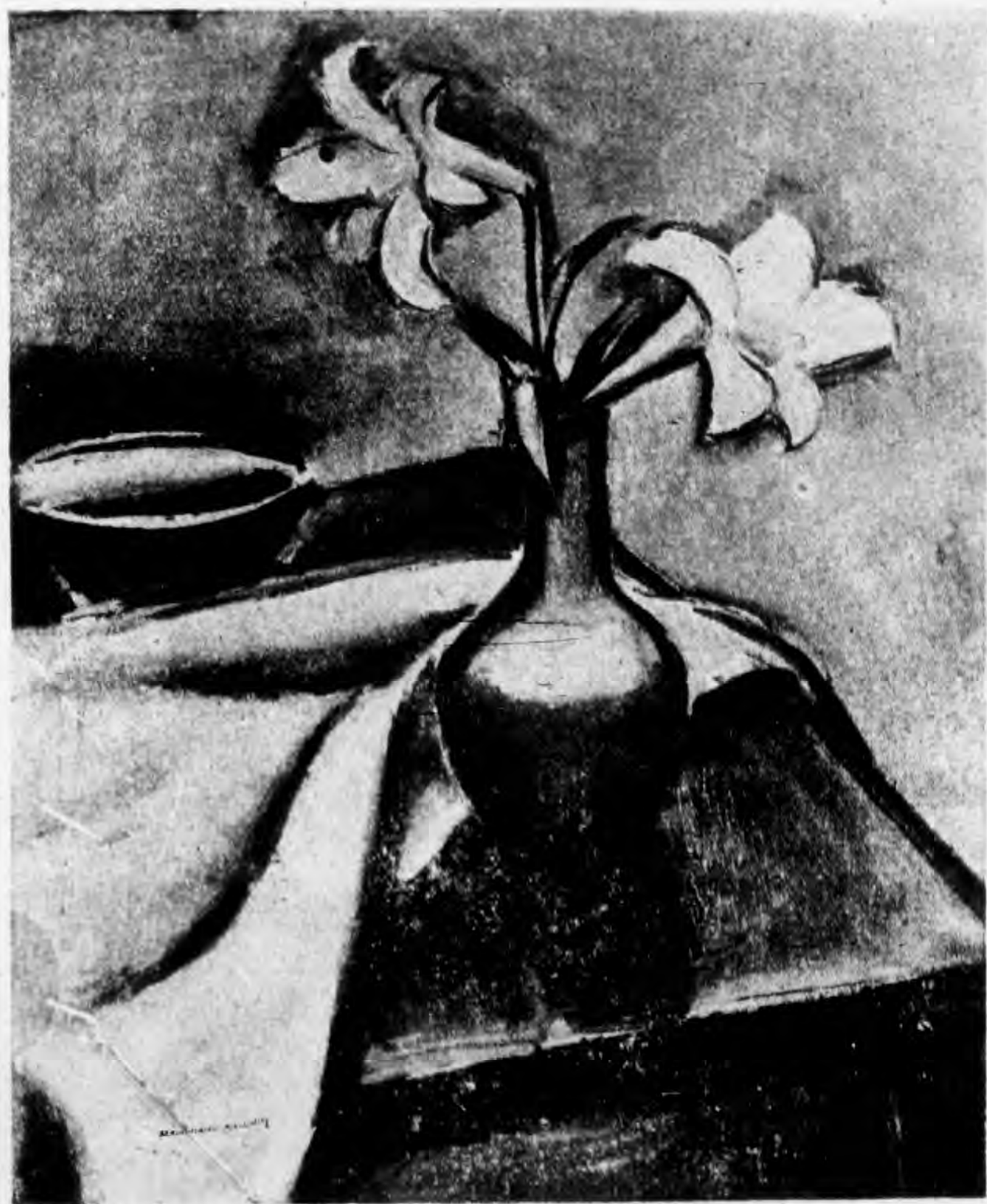
（蕪常）柳 秋



潮音 (陀普)



秋老湖山 (湖西)



百
合
花

倪
貽
德
作

生命是如此的長

塞拉沃作
曉茅譯

下面信上所稱呼的女人——她把這些都退還給我，由此證明，她的最後的悲苦的思想已經從她的腦子裏消失了。

——仍然在活着，但是，現在她已經遠漂他鄉，一切都忘記了。自從大風暴在她的心裏絞擾以來，已經是很長遠了：自從她達到平靜的海水以來，已經是很長遠了。自從她結束了戀愛的悲痛以來，已經是很長遠了。假使我所公佈的這些信件要到了她的眼前的話，或者她已經不認識牠們了，因為戀愛是如此短促的一件事，而生命是如此的悠長。

六月二十日

太太，

說來奇怪，爲什麼我要寫信給你呢

？在以前，一向我沒有給女人寫過信；一向我也沒有爲着哪個女人而做一首詩，但是，昨夜我寫了一首詩給你，今早天剛亮時我就把牠撕掉了。今天晚上，就這時候，我正在給你寫信。這一切都使我莫明其妙。自然的，或者我是因爲至聖的，神祕的熱病而受罪，或者，我自己越來越像小孩樣。三十歲的人還像小孩樣，這是應該讓人家臊的；特別是我這樣具有一種成爲強狀而且智慧的名譽的人，我不敢失掉了我的名譽。我想像你現在在大笑著：這種想像很使我難受。事實上，你是常大笑的，我從沒有看過你微微的笑一下。你笑的時候，兩

頰發白，而且，在你的眼睛裏帶着一種烟燦的亮光，這種亮光似乎是從你的眼睛的兩角發射出來的火花；然後，兩個鼻孔稍微一顫，兩張嘴唇在兩邊一動，因此，你的牙齒就在下邊露出來了。任何事都能使你傷心嗎，——你這個對於一切都持着笑的態度的人：告訴我，我一定立刻就把牠轉好，好像看到你的愁思樣。我相信你從來沒有想過，就好像你從來沒有微微的笑過一樣。你的明信片是這樣的芬香，而且這樣的小巧，這樣的生動，這樣的會說；字句又是這樣的快活，輕捷。但是，剛好在一個拐角上，跳出來一個字，和藹而憐愛——「夢」……太太，你做過夢嗎？我做過，常常

做，我喜歡什麼就做什麼。同一時間裏，有些事是非常的美麗而又非常的悲愁。我想夢都是命定的，在夢裏一個人的意志完全成了附屬物。你夢見什麼？我問你這樣粗心的問題，結果只是得不到你的一點回答。假使你要告訴我所夢見的東西，那我一定要恨這種東西；假使你要告訴我了，那我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了。我承認，太太，我害怕，我不能告訴你我害怕什麼；但是，這種無名的畏懼——正因為牠是無名——要算是頂大的恐怖了。那末，你一定要信託我。告訴我未來的，……不，這很危險；那末，過去的吧。你非常奇怪的就走了，我敢發誓，我覺得你走的未免太早了。我有許多非常奇異的事都要告訴你的，縱然，假使你再多住兩天，或者，我也不會把事情告訴你的；可是我覺得我一定要告訴你，——正像我現在在這寫信樣。走的那天是星期一，

因為你走，誰也不願來開始這個星期；但是，假使你要等到星期六才走，那末，我一定得說，因為你走，誰也不願來結束這個星期。你穿的是黑色的服裝，我奇怪，是不是你給誰穿孝呢？——也許，或者為什麼事？呵，太太，把埋葬在你心裏的墳地裏的人的名字告訴我吧！那時天才黎明，你記得嗎？——一個暗淡的黎明，暗淡如同陰濕而且入睡的城的本身樣。我們幾個人陪着你到車站，我們都有點昏迷，天氣是太早了；你大笑着，我記得。隨後你就挨個的握手，當輪到我的時候，你停了一下，站在馬路上，我們握着手。我看着前面的路，你看着底下。你輕輕的對我說：『謝謝你』，你為什麼要謝謝我呢？我不能回答你，因為早晨的輕風使我的聲音微弱而且顫抖。隨後你跳到車裏去，我們都擠在一塊對你搖着手，看着你走去。

不，錯了，我並沒有看見你走去，在黎明裏，在我的眼前有一陣霧，那天，我做了些什麼事，我不知道。人們說我打圈子繞，看着像害了瘋土病樣，眼睛瞪着。我對你說，我自己都感覺到非常害臊。我渺渺茫茫的記着你帽子上的那根羽毛在風裏面飄擺着。為什麼你要把我的手絹拿去同你的放在一塊呢？你寫信告訴我說，當你走的時候你的小鳳仙花死了，……或者就是因為你走了的緣故。關於這件事我很傷心，因為孤單的緣故，一棵鳳仙花死了，將來誰能斟酌到牠呢？一個也沒有。我想或者有一個花的天堂。有一些是應該進地獄裏去的，牠們使人們犯了這些罪過。地獄該是多嗎的可愛呵！許多的花永久開而不謝！從這封信裏，你可以注意到我是很高興的，——真是很高興。實際上，我向來都是很聰明的，我的朋友告訴我說誰也比不上我。呵，假使我要不怕說

句笑話的話，我要說我在拚命的開玩笑。
• 我的親愛的太太，我已經給你寫了這些該打的粗事，但是，我還請求你允許我再寫兩句，——僅僅只再多這一點。一切的事或者你能原諒我，或者不能原諒我。我是一個罪人，同時，我也是一個小孩——一個咕噥着，發抖着而且警告着的小孩……

路沙諾

再者：你正要到里坊去洗澡嗎？沒有……同伴嗎？

九月十日

我的可憐的人兒，我的可愛的人兒，我的多情的猛虎，我的親愛的，生着迷人的眼睛的小鹿，我的小冤家，我的满腔的熱情呵！

快寫信給我吧，——快！而且告訴我我說你愛我，告訴我，我是你的路沙諾！打一個電報給我告訴我你愛我吧！白

從前次同你見面以後——自從我最後看見我的黑眼睛的浪婦以後，到現在已經有兩天了，在這兩天之內我沒有看見你，這很使我不耐煩而且不能不想牠——直到明天的晚上才能看見你。我正在發燒，老是發燒，你就是我發燒的對象。天呵，愛情是多嗎有力呵！在我的胸部裏有一種感覺，就是在肉體的本身裏，好像有一根藤子在我的內心裏長起來，長起來，又掉下去了，左右擺動着，咀嚼着我的心臟。現在我又重新出世了，可是這只是爲着在最近的將來被人家碎撕，討厭而已。在我的頭部裏，正在發骨的下首，我可以感覺到有一根釘——非常的艷麗——釘在我的腦子裏。因爲失眠，我吃了點安眠藥。安眠藥對我很有用，但是還不及你的吻，我更愛你的吻，真的，我更愛你的吻！麗麗亞，我的百合花，我昏迷了！我已經跳出了真實的圈子：從你，你的靈魂，你的肉體

，你的尊名之下，我獲得到了我的生命，而同時我又是在輾轉的苦楚中。消耗事業的輪子圍繞着我，我能聽見朋友們對我說話，我同他們握手……但是，這一切都似乎只是紛亂的幻想，一種渺茫的喃喃語，或者只是淡暗的景色——霍夫曼(Hoffmann)所夢的事物。只有甜蜜的，嫵雅的，潤色的，芬芳的，珠音的，壯整的，多情的，震悸的標記是愛情！麗麗亞，我昏迷了！我們都是神志昏迷的哩！麗麗亞，我的供奉神的貞女呵！你穿着紫色的衣裝，到像是奉祭的女神。太陽照耀着，但是這有什麼用！今夜的羣星也要輝煌，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因爲你既不在羣星之中又不在太陽裏。我要死了，親愛的太太呵！救救我吧，我請求你！一切的事我都指望着你，——謝你賜我生命的恩惠！謝你的仁慈，你是我的大馬色。來吧，你一定不要讓我死去。愛情是多嗎可怕的東西啊

吧。呵，同我一塊活着，麗麗亞，而且

十二月二十日

親愛的朋友：

從你的最近的一封信裏，我看出來你仍舊是在激昂，不安，而且興奮着。

！當我停一小會，想一想我自己真是像什麼樣的時候，那是多麼的駭人啊：爲着危難，我的意識被奇異的渴望吞沒了！爲着身臨絕崖——這是熱情，我被瘋狂的慾望征服了！麗麗亞，我的麗麗亞，我的，我的，我的！你的書信是你的真情，我心裏全然知道。牠在我的頰下燃燒着我，牠已經刻印到我的心裏。你一定不要再像那樣寫信給我了；你千萬不要驅使我發狂吧。你的信像流動的火。給我書……給我冰……我要燒死了。呵，可愛的麗麗亞，爲什麼你這樣的可愛呢？這樣的不知人事的殘暴呢？這樣的有意識的仁慈呢？我這樣的愛你。不要告訴我你是誰，我不希望知道你：我只是需要愛你，你這個可愛的，神祕的小東西。你這個妖精，你把我的心都扯出來了！但是我不希望知道你的秘密。安靜吧！安安靜靜的同我一塊在我們的愛情的深沉的，深沉的祕密裏死去

吧。呵，同我一塊活着，麗麗亞，而且

愛我！你是真正的惡魔的化身，你是一個烈燃的亮光，你是盛焰的正午。對於

我，你是代表着戀愛的最高的公式，比

任何的想像都驚奇。我的想像，我的腦

海，我的心，我的雙眸，我的眼睛都是

在狂野的同你戀愛着，明天夜晚你就可以

以看得見的。假使你要不來的話，那就

等於拋我下地獄了。在這種煩悶的等待

中，我的心裏絞亂着，苦痛着，好像有一

條蛇樣。呵，天啦，這是什麼樣的戀

愛呵，無情，而又如此的無法挽救？這

是什麼樣的戀愛呵，笑是悲痛，眼光是

火？天啦，天啦——這樣我真忍受不住

了，這真難受呵：牠把我絞撕成粉碎，

我的心要炸了，我的頭要炸了！呵，我

的這種狂放的，難和解的愛情的戰慄，

燃燒，遊疑，震悸，激昂，熱情，我還

能說得出來，而且，我的激昂也使你神

志不清！我要燒毀了，麗麗亞，我要死

了。

十二月二十日

親愛的朋友：

從你的最近的一封信裏，我看出來你仍舊是在激昂，不安，而且興奮着。

靜一靜你自己吧，極可愛的麗麗亞。想

一想，你正同我一樣的都有那末多的責

任。我很親密的愛你，你知道我的舉動

，這也用不着再重複的說。你是我所愛

過的惟一的女人，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

看見你再安安靜靜，從從容容的。我並

不希望因爲擾亂了你的生活，而使我感

覺到一種懺悔，我準備在愛情的火焰上

犧牲我自己，假使這樣能使你快樂的話

。我親密的愛你，——你知道我的舉動

的。假使愛情完全存在的話，那末，以

前我的確是愛過你了。對於已經變成了

我的生活的指導的原則的傲慢的輕視，

我希望能慢慢的灌輸到你身上。冷淡吧

，輕視吧，這樣你將可以快樂的。不要

強迫你自己去看別人的哭泣。自己也不適合於你這樣高大的心靈的。或者我們起來，你沒有看見過我這做嗎。生命是要流淚；只管大笑，你就可以快樂了。不久又要相見了，我請求你記住在那天如此的一種渺茫而又神志不清的東西呵。懷疑也同樣的有牠的樂趣，而且懷疑是 要一能自治點。把你的感情與歡笑都藏。

路沙諾

菩薩蠻

(輕夢詞之三)

葉塵

千門萬戶猶深鎖，
行人三四參差過。

殘月滯西天，
路長沉曉烟。

隔簾獨眺疎林樹，
寒禽幾尾頻來去。

驚見綠衣人，
過門入比鄰！

北風侵透玻璃冷，
更闌人臥虛房靜。

擁被不成眠，
嬌姿蕩眼前。

夢魂昨夜留君側，
低頭細訴相思熱。

悽動素關心，
淚珠流不禁。

錦衾春樣暖，
甚夢留嬌嬾？

思樓入金閨，
玉人寧得知！

往時相愛意，
膠漆何堪比？——

惆悵轉空房，
值君當斷腸。

蘭閨人念否，
遠道同心友？

密意是雲牀，
任君春睡長。

覺來思萬緒，
緒緒都無據。

再度見伊人，
相憐終此生。

文藝消息

大衆語的問題甚囂塵上，而錢玄同先生尙未發表意見，錢先生爲文字學語言學專家，師範大學及北京大學老教授，白話文運動的健將。記者詢其對於大

衆語的意見，他說：「我們一動筆，就覺得非大衆口中之語，例如，有一天出考題，要想用口語來代替『試舉例以說明之』。簡直想不出大衆是如何說法。創立一種大衆語，指定某地的一種語言爲大衆語，或混合各地的幾種語言爲大衆語，均無不可。不過，像現在討論大衆語者的文字，僅僅加進『奧伏黑變』這一類名詞，我是不敢同意的。」

琵琶國手朱英先生遊北平，人力車

翻，傷左手，而琵琶頭亦斷。幸醫治得法，人琴都已復原，日前回南，仍任上海音專杭州藝專授課。

九月十五日起，倪貽德先生假上海大陸商場開個人畫展，計有油畫五十幅，肖像靜物及風景，均有獨到之處。定購者頗多，本刊插圖中選載數幅，以公同好。

杭州藝專教務長林文錚先生編『易水別』一劇，在京杭各地開演，甚爲成功，今又編『西施』已在排演中。該校教授李朴園君，亦編『鄭成功』五幕劇，今冬可以開演。

廣州青年會敦請畫家黃少強先生舉行其個人繪畫展覽會，黃氏善寫民間疾苦，家國哀愁，并能特立獨行，自創風格，此次陳列作品凡一百三十餘幅，純粹的關乎民間生活之藝術作品爲題材。計開會八日，參觀人數異常擁擠。

東南日報副刊『沙發』將於國慶日出版增刊，主編陳大慈先生已徵得名家稿件頗多。

在日本學藝術中國學生，組織『中華旅日作家十人展』，在東京堂舉行，頗引起社會的注意，請參看本刊插圖。

北平發起文藝茶話會，到六十餘人，并推舉盛成，曾一樞，薩空了，王青芳諸君負責召集。

北 行 列 車							站 名	南 行 列 車						
齊津混合	濟津混合	徐濟混合	浦徐混合	津浦快車	平浦通車	滬平通車		滬平通車	平浦通車	津浦快車	徐濟混合	濟徐混合	津濟混合	津濟混合
78	76	74	72	22	306	302		301	305	21	71	73	75	77
						16.00	上海北站	7.45						
						23.15	南 京	24.00						
			7.35	10.00	19.15	1.40	浦 口	21.15	8.00	19.00	20.20			
			9.37	11.40	21.06	3.05	滁 州	19.36	6.23	17.30	18.17			
			15.12	16.11	1.13	6.38	蚌 埠	16.19	2.20	13.23	12.30			
		7.20	21.55	21.30	6.30	11.05	徐 州 府	12.11	21.02	7.45	6.10	19.30		
		9.59		23.45	8.38	13.05	臨 城	10.10	18.20	5.15		17.15		
		13.23		2.55	11.42	15.47	兗 州 府	7.50	15.30	2.26		13.46		
		13.56		3.23	12.08	16.14	曲 阜	7.14	14.37	1.24		12.50		
		16.45		5.42	17.27	18.15	泰 安 府	5.43	12.42	23.29		10.33		
23.00	12.00	19.18		8.28	17.05	20.45	濟 南 府	3.33	10.16	20.54		7.25	23.35	6.05
3.26	15.41			12.10	20.52	0.25	德 州	0.20	6.15	17.03			19.47	2.20
7.34	19.18			15.48	0.31	3.29	滄 州	21.39	2.30	13.22			15.58	21.57
11.50	22.58			19.38	4.13	6.30	天 津 西 站	18.53	23.01	9.47			12.20	17.20
12.03	23.10			20.10	4.40	6.55	天 津 總 站	18.40	22.45	9.30			12.05	17.00
				20.20	5.20	7.30	天 津 東 站	18.20	22.20	8.50				
					8.19	10.24	北 平	15.05	18.50					

津浦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實行